武侠与歷史

265

封面說明

故宮乾淸宮前「江山社禝」

乾淸宮位於「外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之北的乾淸門內，爲「內廷」部分之大殿。於明代時爲皇帝之寢宮，淸代則作爲皇帝辦理政務之處，淸末亦曾於此接見外國使節。圖爲乾淸宮前之景。

美國

積家

香烟

濾咀潔白高貴

烟味特別香醇

總代理：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侠与歷史

第二六五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出版

龔芝麓與顧橫波	疑史樓主	4
血衫劫	霍愛迪	10
實用自衛武術	袁鐵虎	17
俠盜白金龍	羅天	22
崇禎皇帝的末日	蘭陵	30
玉女銀鳳	冰鴻	36
聖劍魔筆	上官厚	49
丹心一劍	琴心	56
勾命符	端木玲	62
天龍八部	金庸	80
狂波俠影	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storical Novels Publish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歷代才子佳人傳

龔芝麓與顧橫波

疑史樓主

「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

上面這首詩，是崇禎十二年己卯，七夕後二日，龔芝麓在顧橫波的小像上所題的。這時顧橫波還是秦淮的妓女。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人，明崇禎進士，崇禎十六年，授兵科給事中，第二年，流賊李自成攻陷北京，芝麓逃不脫，被李自成任爲直指使。順治入關時，芝麓迎降，以原官（卽給事中）起用，其後又罷官，康熙間官至禮部尚書，卒諡端毅。

芝麓爲人放曠不羈，頗爲時人譏議，但他的學問却極爲淵博，工詩及古文。與錢謙益、吳偉業齊名，並稱爲江左三大家。

顧橫波是明末時秦淮名妓。余澹心「板橋雜記」中，有顧橫波傳云：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並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肢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眞（馬亦爲明時秦淮名妓，作者註），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

「家有眉樓，綺窗綉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

「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

巾紮褻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艷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東一傖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篤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塡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

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結一時之風景云云。

『傖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傖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菴堂中，顧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

以上表明了本篇的男女主人身世，下面就要說到他們的故事了。

南京臨秦淮一帶，築有水榭，通以板橋，某中多半是妓院。妓院中有李家，寇家，董家，沙家，卞家，顧家等，都是以鴇兒的姓氏作稱呼。

這些妓寨，俗稱舊院，也叫河房。也就是余澹心所謂「文鴛彩鳳之區」了。

舊院中的顧家，自從有了個顧橫波，便大大的出名了。這顧橫波生得美麗，性又聰明，鴇母自小便訓練她，使她具備名妓的資格。果然顧媚不負她所望。

顧家除了顧媚之外，還有一個妓女名顧喜。這顧喜也長得很好，肌膚如雪，眉目如畫，顧盼含情。

可是當顧喜發育成熟之後，卻長得比通常的女孩子高大，而且身上多肉。體格健美，如果在今天，顧喜一定成爲傾倒一時的名妓。但在明末的時候，一般人喜歡荏弱纖小的女人。這一來，顧喜的樣子雖然端好，但因爲她太高大了，便不爲時尙，人們叫她作顧家屛風，又稱她爲顧大脚。

顧媽媽見顧喜這樣子，當然不會寵愛她的。

她給顧媚起了間眉樓，却教顧喜在樓下的一個小房間裏住。這就顯德顧媽對她們兩姊妹是怎樣的偏心了。

還不止此，顧媽媽一早便讓顧喜給客人梳櫳了。那時顧喜還不足十六歲。只是外表看來，像十七八歲。

顧喜生性隨和，媽媽要她怎樣便怎樣，本來不足十六歲的雛妓，一般很少被梳櫳的。

媽媽既偏愛顧媚，顧喜自問沒資格和顧媚爭妍鬥麗，也不敢妒忌顧媚，只有對媽媽更加溫婉，媽媽教她接那個，她便接那個。

事實上顧喜也能替顧媽媽賺錢的，她也有不少熟客。所不同於顧媚的是，顧媚的客人，多是風流才子，慕顧媚的才華姿色而來。顧喜的客人，却是慕肉屏風的肉而來。

由於顧喜的性情溫婉，舊院姊妹們，對她都有好感。卞家賽賽，寇家白門，李家雪衣（十娘），和董家小苑，都和她很要好，不斷介紹一些高尚的客人給她。

特別是董家小苑，她的艷名和才名，不下於顧橫波，姿容秀麗，體態輕盈，眉嫵嬌慵，都沒有不及顧橫波的地方，她成名比顧橫波還要早些，但顧橫波現在却趕上她了，而且對她頗有傲視之意。小苑大恨，不知不覺對顧喜更加同情。

小苑每逢有名士們在她的河房宴集時，便介紹顧喜出局，並在客人面前為顧喜揄揚，說她雖然高大，但並不臃腫，碩人頎頎，不損其美。

小苑這樣做法，當然是想扶起顧喜，壓低橫波。同時也有點替顧喜不平。可是，小苑雖然費了很大的力量，畢竟不能使顧媽媽待得顧喜好些。

一天，如臯名公子冒襄，在董家宴集，在坐楊龍友，余澹菴，吳偉業等都是知名之士。

小苑照例把顧喜召了來湊熱鬧，正要替她安排陪侍吳偉業。

就在這時候，院子裏的打雜送上一封信來給吳偉業。吳偉業看了之後，便穿上衣服，準備出去。

顧喜見了，便向吳偉業問道：「你要到那兒去？」

「到你們顧家去。」吳偉業說：「錢牧齋知道我在這裏，他遣人召我。」

「我勸你也不必去吧。」顧喜說：「這兒熱鬧比眉樓高興得多。你到了眉樓，管教你受不了。」

吳偉業說：「錢牧齋的召喚，那是不能不去的，如果我不去，他便過來，那就更擾主人了。」

顧喜聽了只得讓吳偉業去。但她對吳偉業說：「那末，請讓我和你一同去吧。」

吳偉業於是向冒襄請求道：「讓顧喜帶我到顧家去，恕小弟不奉陪了。」

冒襄答應了，顧喜更和吳偉業到顧家院子來。顧喜是大脚，走起路來並不下於吳偉業。好幾次走到吳偉業的前面。吳偉業索性走在她的後面，領畧顧喜走路時的婀娜姿態。

顧喜身長玉立，是以她的身體雖然龐大，也不覺得臃腫，反因為高大，特別具有姿致，加以她的腰身纖小，臂部寬濶，走動起來，格外好看。如果顧喜生當現代穿起緊身的衣服，那還要更加動人，可惜那時的衣服，都是寬大的，不能够十分顯出她美麗的身段。

「吳老爺，為什麼你走得比我還慢？」顧喜走得幾十步，便停下來向吳偉業說。

「不是走得慢。」吳偉業說：「只是想欣賞一下你的背部姿態，顧喜，你的背姿，實在太可喜了。」

「喲！」顧喜笑着說：「你是頭一個說我的背部可喜的。目前的化錢老爺們，都喜歡嬌小玲瓏的身段，像我這種龐然大物，空有肉屏風之稱，總不及香扇墜？」

「那一個是香扇墜？」吳偉業問。

「香扇墜就是李香君，你不知道麼？阿房裏的人，誰不知李香君叫『香扇墜』？」

「原來如此？」吳偉業說：「嬌小玲瓏有嬌小玲瓏的好處，但好處只是懷中婀娜袖中藏，可以褻玩而不耐遠觀。不及你這樣的身材，遠觀更美。」

顧喜笑道：「我只可以遠觀，那有什麼用呢？我不能够只供人們遠看啊？」

吳偉業說道：「你遠觀有姿態，近湊有香味，可以說遠近都吸引人。」

顧善回眸向吳偉業一笑，說道：「你可說是我的知己，如果我有嫁人的一天，我願終身的侍候你的。」

說着，他們已經到了顧家院中來了，果然，顧家院中，闃沉響遍，沒有笙歌，只有一點兒燈

火，這和董小苑的院中，熱鬧冷靜，沒得比較。

顧喜領了吳偉業進院，自有院中的僕役過來招呼。他們以為顧喜領的客人同來，便向她問道：「姑娘，你們□到房間裏還是要在客堂開宴？」

「都不是的，」顧喜說：「這位是吳偉業吳老爺，媚娘特別使人請他來的，錢老爺要見他，是以我帶他來。」

顧家院中的給役，聽說錢牧齋要見吳偉業，連忙領路帶了吳偉業上樓去，顧喜卻不再跟去。

吳偉業詫異地問道：「你為甚麼不上來了？」

顧喜搖頭道：「人家是詩妓，我是肉妓，我若進眉樓去，豈不辱沒了詩妓，我何必送自己上去受人奚落呢？」

吳偉業想起顧喜剛才在董家遭遇的情形，深深了解她遭人奚落的苦悶，也就不再強她，只對她說道：「待我見過了錢牧齋之後，再到你的房間裏去便了。」

顧喜欣然道：「吳老爺如果肯來，那我便不再接別的人客了，最怕你聽了別人的閒言閒語，改變了初衷，害我苦苦的等候你。」

吳偉業笑道：「我豈肯失信於女人，你回到房間裏等着吧。」

顧喜轉身去了，吳偉業不禁太息道：「她和顧媚是同院的姊妹，怎麼顧媚也會輕視她呢？既然看她不起，為什麼又做同院姊妹呢？」吳偉業根本不知道，顧喜到董家，只□董小宛的主意。

來到眉樓，只聽得琴韻悠揚，丁東不絕，吳偉業暗道：「原來顧媚正在彈琴，並非作詩。」但細聽下去，這琴聲又不成曲調，原來只□眉簷的鐵馬，互相敲擊的聲音。

吳偉業來到樓上，見除了錢牧齋之外，還有龔芝麓，侯朝宗，吳次尾等，合顧媚共是六個人，正談得開心。

「駿公到來我們正好作詩會了。」龔芝麓對吳偉業說。駿公是梅村的別字。

「我只道請我來喝酒。」吳偉業說：「原來要我吟詩，酒腸正枯，詩腸何堪搜索？」

顧媚聽了，馬上教人燙了斤陳花雕，取了幾樣小菜來，讓他們一面喝酒一面談詩。

這六個人在眉樓上談詩論文，自甚熱鬧，可憐在樓下房間裏的顧喜，卻在數盡更籌。等待吳偉業到來。不料吳偉業早已把她置於腦後了。

不覺已過三更，顧喜的房間裏依然紅燭高燒，燈鏡未掩，顧家院的鴇兒顧媽媽，走了進來，對顧喜說道：「你今晚又沒有人客在此。為什麼要在房間裏點得燈火通明，豈不□浪費了燈燭麼？」

顧喜深知顧媽媽是吝嗇成性，每一個錢都要計算到的，只得向她解釋道：「孩兒本待睡了，不過，剛才是吳偉業吳老爺對我說過，等他一會還要來，所以不敢就睡。」

「那一個吳偉業？」顧媽媽改容向顧喜問。

「他是新科進士，剛才我在董家院才和他認識，並且帶他回來的。」顧喜說。

「那末，他現在到那裏去了？」顧媽媽問。

「他在眉樓上。」顧喜說，「一會兒便要下來的。」

「哦！」顧媽媽若有所悟，說道：「原來就是那個姓吳，他答應過你要到你房間裏來嗎？」

「是的。」顧喜爽朗地回答。吳偉業是這樣答應過她，她為什麼不可以這樣答復顧媽媽呢？

顧媽媽聽了冷笑道：「如果你等候的是他時，我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人家喜歡的是卞賽賽，那個不知道？怎輪到妳往高枝上爬？」

顧喜給顧媽媽這一說，忍不住傷心淚落，急忙轉過身去不讓顧媽媽看見。顧媽也沒有和她多說，轉身便出去了。

事實上顧喜也和顧媽媽掙過很多錢，當然顧喜遠不及顧媚掙得多，但除了顧媚之外就要數她了，不過，顧喜所掙的是賣肉的錢，背上了一個肉妓的名稱，使顧家河房淪於珠市妓院，顧媽更認為影響了她家的聲譽，好幾次要把她轉賣到珠市去，苦沒有機會，只好暫時容留她。

顧媚對於顧喜，更是不喜歡，這當然是因為顧喜那些「顧大腳」「肉屏風」這一類的綽號。足以影響她的清譽，此外她對於顧喜身上的肉香，還有很大的妒意。顧媚自己身上，更沒有這種香味，無論如何用蘭湯浸薰香麝，也不及顧喜香，這怎不使她妒忌呢？

是以顧媚一直想把顧喜逐出顧家院，她的心比顧媽媽還急，但顧媽媽卻遲遲沒有將顧喜轉讓，一半是顧喜所賺的錢也有相當的數目，二來是珠市的鴇兒付不出多大的身價，顧媽媽的算盤精密，自不會將顧喜廉讓與人。

顧喜也自不爭氣，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肯爲她脫籍，這是因爲她雖然外表動人，但當她賠客人躺到床上的時候，態度更變爲冷冰冰的。

爲着這件事顧媽媽對顧喜，大大的埋怨，顧媚聽了更是冷嘲熱諷的說道：「人家是貞節牌坊，怎肯以浪態迎人？」顧喜聽了更是憤怒。

今天，吳偉業答應到她房裏來，吳偉業是名士，又是新科進士，她有着這一個客人，總可以爭一口氣了。誰料吳偉業竟然騙了她？

顧喜失望之餘，不免倒在床上傷心痛哭。顧媽媽——說道：「別哭了，你自己認命吧，誰教你長得這般高大，只會安安分分的做個肉妓，休要學人風雅，作什麼詩妓了。」說罷自去。顧喜在枕上哭得死去活來，恨起來不住扭自己股上的肉，彷彿她身上的肉給她帶來災禍似來。

眉樓上陣陣笑語聲音，傳到顧喜的耳畔，益教顧喜憤恨，她突然翻身坐起，走到顧媽媽的房間裏，對顧媽媽說道：「媽媽，我不能在這裏再待下去，你把我轉賣到珠市妓院去吧。在這兒我沒有出頭的日子，只有受氣，那就不如索性到珠市去作肉妓，也許還可以吐氣揚眉。」

媽媽搖頭道：「你那一張尊口，一到了床上便開不得，使到珠市去，也未必吐氣揚眉。」

顧喜道：「到了珠市，我也許 開口，在這兒教我開口實在難以爲情。這是內房，婢僕們聽慣娘兒曼聲的吟詠，聽了我急迫的呻吟，她們就會更加說我淫蕩了。」

顧媽媽懶得和顧喜說話，教她出去。顧喜沒奈何，只得回到自己房間裏，卸粧就寢。

深夜客散，這時候眉樓上也只剩下顧媚和龔芝麓兩人了。龔芝麓沒有走，錢牧齋和吳偉業到中夜後各自到柳如是和卞賽賽院裏過夜去。龔芝麓便只有在眉樓留宿。

顧媚對於龔芝麓是傾心的，最低限度，她是個進士，而且是文壇領袖。顧媚自命不凡，不肯輕易看上那些傖父，如果要擇婿，她覺得惟有龔芝麓這樣的人，才和她相配。

卻教她想不到龔芝麓這人，其性格就像他的姓名筆畫樣的累贅，他和顧媚相識的日子，可以算是不淺了，但是，他一直要追問顧媚是不是處女？

當然顧媚告訴他，自己還沒有經過任何人的梳攏。而且直接向他表示，如果他願意梳攏她時，她是十分願意的。

龔芝麓得到顧媚的表示後，還不敢十分相信，他曾經幾次帶了朋友到來，教他們看顧媚的相，看她是否處女抑或是僞裝的處女，及至他的朋友們看過顧媚，對他說出顧媚的眉心不散，臀肌不鬆，應當是處女之後，他卻有更多的考慮了。

他所考慮的是，顧媚既然是以處女交付給他，他破了顧媚的身子，便應該納顧媚作妾，不過，她是能否守婦道？這就煞費思量了。

還有一層，使他要考慮的便是顧媚的身價問題。顧媚是河房中第一流詩妓，身價當然是不菲的，自己家中雖然有錢，但爲着一個姬人，而破費得太大，這未免不上算。因此，他一直委決不下，不敢答應梳攏顧媚。

顧媚那裏知道龔芝麓的心事是這樣的複雜，只以爲他對自己並不歡喜。只有設法遷就他，媚惑他，討他的喜歡。

今晚龔芝麓在眉樓裏留宿，這也是由於顧媚的主意。按例顧媚是處女之身，不能留人家在自己的房間裏留宿的。除非龔芝麓梳攏了她，但顧媚卻破例教龔芝麓在眉樓住下，藉口他喝醉了不便他去。

人客喝醉了，在妓女房中住一晚這也是可以許可的事，但那未經梳攏的妓女，卻不應在自己房中和客人同房。

顧媚爲着要巴結龔芝麓，卻連這一個例子也破了。她只教人搬了一張短榻進房中，另外找了一個六曲屏風來。遮着短榻，使這一間眉樓看來像兩個房間似的。她自己在這短榻上睡，讓出自己的繡榻。給龔芝麓安寢。

像這樣的待遇，可以算是空前特殊的了。龔芝麓當然知道顧媚對他是有意，否則不會這樣的待他。可是，他對於顧媚這種美意，卻不敢馬上接受，當然也不想拒絕。只詐醉躺在顧媚的床上，呼呼大睡。

侍婢們侍候龔芝麓和顧媚睡下之後，便退到眉樓外面來。

偏是這時候顧媽卻來了，她見龔芝麓稱醉不能走，又不見顧媚出來，是以到來察看，及至聽說顧媚和龔芝麓在一個房中睡，頓然緊張起來。

於是，她教侍婢去把顧媚請了出來。在樓門外說話。

顧媚已卸了裝，將要就寢，侍女向她說媽媽

來了要見她，只得披上外衣，酥胸半露，走了出來。

顧媽見了她便埋怨道：「龔老爺還沒有梳攏過你，你怎可以和他同在一個房間裏睡？」

「這有什麼不可以，我和他是分床而睡的，而且有屏風攔着，就像兩個房間一樣。」

顧媽媽不以為然道：「雖然如此，外間人不知道，以為你未經梳攏便和客人同房，傳了開來，那還有人肯梳攏你麼？快和我下去，你可以在我房中睡。」

「外間的人說什麼，只管由他去。反正龔老爺心裏明白便是了。」顧媚說。

「單是明白也沒有用。」顧媽媽說：「龔老爺又不是和你約定，一定要梳攏你，如果他不喜歡你，別人認為你和他已有了關係，還有誰肯要你呢？」

「他也會梳攏我的。」顧媚說：「總之我有辦法教他會要我，媽媽不必耽心。」

顧媽是個多麼精明的人，她雖然偏愛顧媚，但在這緊要關頭，怎肯讓步？顧媚雖說有把握教龔芝麓梳攏她，但一切條件都不會議過。萬一龔芝麓和顧媚先有了關係，然後再議價，這時自己便落在下風了。下風的事，決不是顧媽媽所願幹的。於是，她一定要顧媚跟她下樓到她的房間裏去睡。

在妓院裏，無論妓女如何走紅，都得聽鴇兒的話，鴇兒向教坊司負責，而教坊司向政府負責，鴇兒是一院之主，如果妓女不聽話，她向教坊司告訴一聲，教坊司便可以把妓女抓來，打其屁股。雖則這種事情在河房中還不會發生過，但顧媚卻不想自己作為嘗試教坊司板子的第一個人。

顧媚既不敢違背媽媽的意思，只有悄然飲泣，下樓而去。顧媽媽臨行之前，吩咐一個侍婢道：「你們在這裏侍候着，看龔老爺要茶要水。不許打瞌睡。如是要睡的話，可以到裏面屏風內的短榻上睡去。」

侍婢們答應着，送了媽媽下樓。

媽媽教侍婢們到短榻上去睡，這是有深意的，她是要試探龔芝麓對於顧媚的野心，到了如何程度。倘若龔芝麓對顧媚懷有特別野心的話，她一定在半夜裏越過屏風，摸到短榻和顧媚歡好。要是這樣，那在短榻上的侍婢就會叫嚷起來，不到明天，顧媽媽便可知道了。

不料侍婢們雖然答應了顧媽媽，卻沒有人肯進裏面的短榻上睡去。她們只在橫門抱膝依門輪流伺候。

顧媚到了顧媽媽的房間，顧媽媽指着自己的床鋪說：「你在我的床上睡好了。我自在胡床上睡，不礙的。」

顧媚沒好氣，連衣服也不脫，便躺到床上。並且把臉朝裏，連看也不看顧媽媽一眼。顧媽媽也知道顧媚在生她的氣，可是這也沒有辦法，只有讓她生氣去。

顧媽媽年老神倦，躺在胡床上，只一會兒便已鼻息雷鳴。顧媚卻是沒有辦法睡得着，這時候她真想回到肩樓，但她卻不敢造次，恐防顧媽媽是裝睡。

顧媚在媽媽的房間裏，抱恨而眠，一宿無話，到了次日下午醒來，回到樓上，看龔芝麓睡得正美，料想一時不會醒，便對侍婢道：「替我預備蘭湯吧，我要出浴。」侍婢答應着，自去準備。

當顧媚浴罷出來的時候，龔芝麓已睡醒了，偷眼看屏後玉肌掩映，顧媚正在換衣服，龔芝麓大喜，貪婪地注視着，目不轉睛。

顧媚當然發覺龔芝麓在偷覷她。但故作不知，一會兒將玉臂高舉出屏風之上，一會兒將粉腿伸出屏外，讓龔芝麓看個飽。

這樣過了片刻，顧媚突然從屏風轉出來，羅襦半掩，雲鬢半掩，一派嬌慵的走向床前。見龔芝麓睜着雙眼，便佯作嬌羞，頓腳說：「原來龔老爺裝睡，在窺人換衣服，我可不依。」說着把衣襟拉緊了一下。

龔芝麓咧着咀笑道：「我怎麼裝睡？如果我有心裝睡，就不會睜大雙眼了。」

「可是——」顧媚仍帶着嬌嗔說：「可是你不應該這樣竊探人家。」

龔芝麓徐徐在床上坐了起來，笑道：「眼睛是用來看東西的，我又不知道你在屏風後換衣服，即使我見了，那也平常，何況，我所見的，只是你身上的一鱗一爪。」

「什麼一鱗一爪的？」顧媚扭了扭腰身說：「我又不是雲中龍。」

「我是說見過你一條玉臂，一條粉白的大腿，如此而已。」龔芝麓說。

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期分解。

時裝奇情俠義打鬥長篇

血衫刧

雷愛廸・文
雲君・圖

〔四〕黑夜追踪　狹路相逢勁敵

那一陣從小巷裏傳出來的聲浪，雖然十分地輕微，但是，我在死突之中，却可以聽得非常清楚，那分明是一個人踩着了地上的枯葉，所發出來的聲音。

也就是說，那小巷之中，一定有人在緩緩地走動。不但如此，我還可以肯定，這個人，必然就是剛才投擲石子，擊中我背脊的神秘人物！

我畧一猶豫，便躡着足尖，朝那小巷之處，疾奔了過去！我已然立意，要打破這個疑團，弄它一個明白！

我才一奔到巷口，便立即縱身一躍，躍到了一面紅磚砌成的牆頂上。我已然看見了那個神秘人物！

但是，我還是遲了一步，我只能够看見他的背影，而且在黑暗之中，十分模糊不清。那是因爲，他已然向小巷的另一端奔出了六十來步，瞧過去自然不怎樣清楚。

但是，那個人的身形，雖然模糊不清，有一點却是可以十分肯定的，這一點也足以使我更加吃驚。因爲那身形，分明是一個女子！一個身裁苗條的女子！

從我剛一看見她的身形，直到我跳進了小巷裏去，時間上，只不過是兩秒鐘而已。然而，就在這短短的兩秒鐘裏，我的思緒却如閃電也似的，打起了許多的問號來！

她是一個女子，一個女子居然會跟一件詭秘的陰謀發生關係，而且，還有胆量在這個時候出現，她就一定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她到底是誰？怎樣知道倪姍姍會走到這個地方？她有什麼目的？

她又爲什麼向我發出善意的警告？

她既然存心幫助我，却又爲什麼匆匆地逃避，不讓我認出她的眞面目？

環繞着「半邊襯衫」所引起爭奪的各樣人物，除了冷嘯風的淮陽丐幫和崔三三的冲霄空手門之外，極可能還有許多身份神秘的人物環伺在角落裏，也極可能會引起許多國家間諜，紛紛地你爭我奪。「半邊襯衫」能够引起神槍手冷嘯風和神臂鐵掌崔三三不遠千里而來，可以想像，它所隱藏的秘密性質上一定是十分嚴重的。所以它引起各國間諜們的覬覦，也是極其可能的事情。

這一些身份神秘的人物紛紛出現，原也不足爲奇，但是，奇怪的却是，在這你爭我奪各展奇謀的當兒，竟然還會有人，向我發出一種善意的警告！這是十分難以理解的！

這個女子，總不會是跟我一樣，也是出於好奇心的作祟，而暗地窺探的吧？

我滿腹狐疑地，沿着小巷向前疾追過去！

我奔了二十來步，那女子的身形已然在巷口那邊消失了。我生怕這一消失，或許會失去她的蹤跡，再看不見她；心中一急，脚底下更加快了一些！

可是，我却始終無法追到那個女子，因爲，我才一奔到巷口，忽聽到巷外響起一陣摩托車的馬達聲，等到我奔出巷口，只看

見那女子，騎在摩托車上，已然發足馬力，「勃勃」地遠去！

我眼望着那女子絕塵而去，心中雖急，却是毫無辦法可想；這一帶地僻人疏，根本找不到一輛的士，想要追趕上去，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站在巷口，心中十分地納罕，不知道應該如何打破這一個疑團。不要說那個女子是什麼樣貌；什麼年紀？我完全不知道，就是穿的是什麼衣服，我也全然看不清楚，將來就算再當面見到她，我也絕對不會認出來。這個謎也似的疑團，只怕要永遠成為一個啞謎了！

其實，那個神秘的女郎，在以後的許多天裏，仍然不斷地出現過，只不過她的出現，却神出鬼沒也似地，環伺在我的左右，並且還幹出許多莫名其妙的怪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這些怪事，我下面將會述說到的。

且說那時候，我既然失去了探查那女子的機會，便只好暫且放棄追踪的念頭，又沿着冷巷，往奔來的方向跑回去，因為，在小巷的那一端，那棵榕樹底下的神秘屍體，以及那宅花園洋房的情形，也是我所需要得到解答的疑團！我既然失去了這一邊，我不能再失去那一邊的機會，否則慢一慢被巡路的警察發現了，我勢必又要失去探查的機會。

我要在這裏附筆說明，我並不是故意不跟警方合作，而是，我不想因此被牽涉進嫌疑的漩渦裏去。我是一個有着正當職業的市民，我那間有着悠久歷史的旅運社，是我的父親遺下着我經營的，雖然，旅運社裏的一切業務，全由我父親生前的得力助手何老伯做我的經理人負責經營，但是，我這一受嫌，却也足以影響到我的旅運社的聲譽，那當然是我所不想的。

我不否認，這是出於一種自私心，但是，這種事與我毫無關係，却也是事實。就算我去報告警方，相信以我這一點不知頭尾的目擊，也是絲毫起不了作用的，說不定，還會增加警方的迷惑，甚至於，把我的想法當做是小孩子的天真幻想，或者是神經病人的一派胡言。總之，這些麻煩我是不想承受的！

我奔到了巷口，為了安全起見，先伏在牆邊，向左右望一望，看看有沒有人。

幸好，那條馬路的兩邊，並沒有半個人影，除了西北風吹刮着樹枝發出一種低淒的呼嘯聲之外，四周圍還是跟數分鐘之前沒有兩樣，靜寂得好像整個世界全都沉睡了也似的。

然而，這裏的一切，全都沉睡了麼？

唉！並沒有呢！

這地方除了我之外，一定還有一個人在暗暗的活動！因為，當我的目光朝那宅洋房的牆外，那一棵榕樹下的行人道上掃視了一遍之際，竟然禁不住吃了一怔！

這一吃怔，幾乎有半分鐘的時間，我整個人是呆楞楞地立着！

剛才，那棵榕樹底下，明明有一個人，從樹上跌下來，躺在地上痛極死去了，可是此際，空蕩蕩的連個影子也沒有，又那裏還有人？

唉！那個屍體已然不見了！

此刻看過去，就好像數分鐘之前，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我幾乎懷疑我的眼睛有了錯覺！

難道那個人並沒有死去，負着傷爬着回去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瞧他那副在地上痛得打滾，不住地抽搐的樣子，明明是受了致命的重傷，在作死前的掙扎，並且，我也很清楚地看見，他是雙腿一挺，身子一直地「過去了」的。若說他是裝死，那也未免太過「戲劇化」了！

現在唯一的可能，便是那個死屍，一定是被洋房裏面的人抬進去了。他們把他從樹上打下來，當然不會就那麼讓他僵挺挺地躺在馬路上；為了匿屍滅跡起見，把屍體抬進去，原是十分可能的事。

我一想到這一層，就更加對於，那宅洋房裏的古怪，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種好奇心在我的心頭擦湧，竟好像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催動着我的腳步，促使我要摸進去查探一個究竟！

我當然不會再爬上那棵榕樹，而是遠遠地繞了一個圈子，一直走到那幢洋房的後面一條馬路上，然後，我左右一望，見沒有路人，便即悄悄地翻進了牆頭。

我才一跳到了草地上，便立即隱到一塊假山石之後，蹲了下來，靜靜地觀察。

這洋房的花園並不怎樣大，但卻十分的精緻，花草樹木之外，還有一個人造成的池塘和假山。而我伏着的一塊假山岩，距離那屋子只有二十來步，算得上十分地接近。

可是，我這樣蹲伏了好一會，卻聽不見一絲兒的聲音。瞧過去，窗子裏也全是一片黑暗，毫無動靜。

莫非裏面的人，早已走了？

我在十二分訝異之際，不能不懷疑到那個叫倪姍姍的少女。她對我說，那「半邊襯衫」的秘密與她毫無關係，但是此刻看來，她似乎是在撒謊。因爲剛才明明有兩個人，一個爬在樹上，一個躲在冷巷，全都是窺視她的行動的，並且，那個在樹上被打下來而後失踪的人，也多半是她做的手脚。難道她還會毫無關係？

但是，我又不能不想到；她是獨臂鐵掌崔三三的女徒弟，正在執行着懲戒犯了不規的韋傑生的任務，似乎自已不會再幹着違背門規的事情！除非是，連崔三三本人也變了原來的本質，允許她這麼幹！

我在黑暗之中，不能再忍耐這一連串的疑謎，前後一望，不見有什麼異樣，便展動身形，朝那幢房子奔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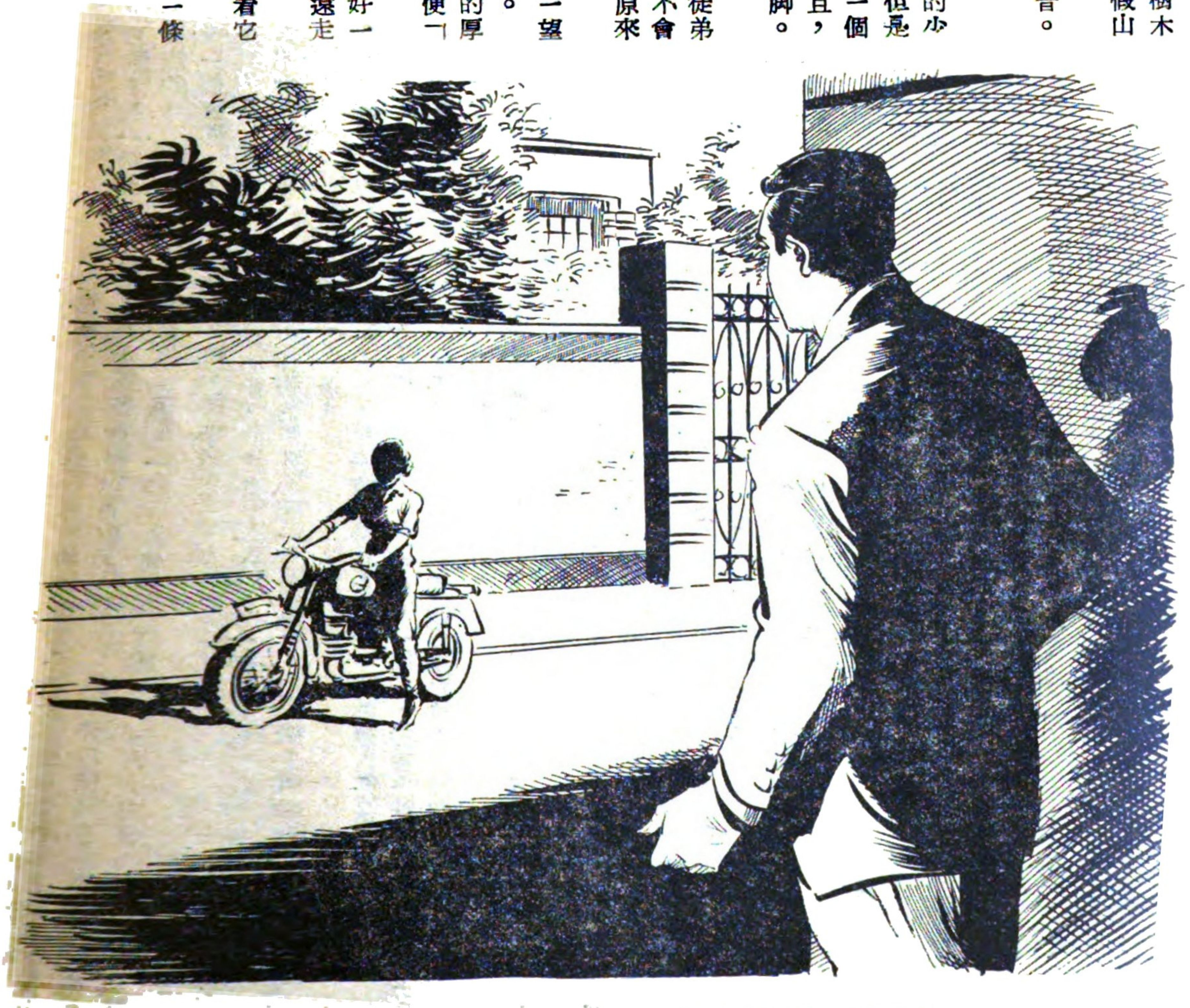
我站在房門外靜立了一陣，便伸手推動那扇柚木質的厚門。那扇門竟是虛掩着的，我的手指剛剛碰到，那扇門便「呀呀」地開了一道縫。

我生怕這是一個陷阱，不敢大意冒險，但立在門外好一會，還是不見裏面有什麼動靜，暗忖，裏面的人一定是遠走高飛了。

儘是呆立着也不是辦法，我便決定，冒險走進去，看它一個究竟。

殊不知我的左脚剛才跨上門檻，猛看見裏面竄出了一條人影，直朝我站立的地方疾奔了過來！

唉！裏面果然還有人！



當我追出巷口的時候那少女已騎着摩托車絕塵而去。

但是，那個奔出的人，却並像要向我襲擊，因爲我在萬分吃驚之際，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麼一個事，那個奔出來的人，竟被我的左脚絆了一下，整個人頓時像「黃狗搶屎」地撲在地上！

那個人的動作倒也十分的靈活，他才一摸到地上，還沒上半秒鐘的時間，便已然雙臂一撑，從地上淨了起來。

他在爬起來之際，會經回過頭來朝我瞧了一眼。然而他也只是瞧我一眼，並沒有跟我較量的意思：雙脚一躍，已然奔到了牆下，只是一會兒工夫，他的身子，已經像水蛇也似地游到了牆頂上，然後，只見他頭下脚上地向下一翻，便看不見了。

我在那人從地上爬起來朝我一瞧之際，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的臉上充滿了一種意外的驚訝，並且，還帶有一種做賊心虛似的驚怯。那顯然是，他絕不是屬於這屋子裏的人，他分明是摸進去偷窺什麼，然後又從裏面慌張的跑出來，以至於事有巧合地被我絆了一下。

我在那一望之間，竟覺得那個傢伙十分地面熟，但我並不認識他，只覺得曾經在什麼地方，見到過他。

唉！我記起來了！這個人我確曾見過，而且就在數分鐘之前見過！他那一鴨鴻嘴小帽，那一身骯髒的黑色唐裝，以及矮而瘦削的身材，不就是剛才從那棵榕樹上跌下來不人麼？

這個變端，委實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他是什麼身份的人物，他爬到樹上，以及摸進這屋子裏，究竟是在探索什麼？

我直覺地感到，這個人在整個陰謀裏面，一定作着極其重要的角色，如果我能够跟踪到他，便很可能從他的身上，得出一條綫索，揭穿這神秘的內幕！

我的主意一轉，便放棄了進屋的行動，而決意追踪那個傢伙！

這個決定，在時間上只不過是一剎之間而已，我在那個瘦削傢伙剛才翻出圍牆之際，雙足一彈，也已奔到了牆脚下面。

我翻到牆上，朝四周圍一望，看見他正在朝南面的郊區公路上疾奔，距離我約莫有一百來步之遙。

那條郊區公路早已人車絕跡，又不見有什麼車輛停放在路邊，他跑得再快，也不怕他會跑到哪裏去！我的心裏不覺暗暗地高興：那小巷裏的女子，雖然駕了電單車逃去，使我白失掉一個探索的機會，但是，這個瘦削的傢伙，就不怕他會插翼飛掉！

我立即從牆上跳下來，拔足追過去！

那傢伙奔到一枝電燈桿下，突然停了一停，回過頭瞧了一瞧。那時候，我已距離他僅有三十來步遠近，燈光之下，我瞧見他的鼠眼亂轉，神色十分地惶張。他看見我追過去，又連忙調過頭，繼續發足狂奔。

他不愧是一個身手敏捷的傢伙，如果他在運動場上作長跑競賽，他一定會有超卓的成績。我和他一後一前地追逐，一直維持了十來分鐘，始終還是相距三十多步。

這樣又奔跑了一段距離，已然接近前面的一條橫路口，那裏已經沒有街燈，整條公路一片黑暗。

那人穿的是一套黑色的唐裝，我距離他還有一大段路，如果他一轉彎或是隱藏到樹叢之中，我就會失掉他的影踪。我心中一急，足下更加快了速度。

不料，我們剛剛奔到路口，突然有兩道刺眼的白光，直朝我們射了過來！

那兩道白光，是從一輛汽車上發射過來的。那輛汽車當然不會是一輛普通路過的車輛，而顯然是早已預先等在黑暗的路角的。

那兩道白光照耀着我的眼睛，使我一時之間，完全看不清楚前面的一切！

那情勢對於我來說，當然是十二分危險的！

如果有一顆子彈從那汽車裏發射過來，我勢必無法躲避而命喪當塲！

幸好，射過來的只是燈光，並沒有槍彈。

我在那兩道白光射到我的身上之際，由於事出突然，我整個人立即停下了脚步，呆了好一會！

我很清楚地看到，前面那個瘦削傢伙，也被那道刺眼的燈光，照耀得

呆住了！顯然，那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變化。

在我還沒有弄清楚那車子裏坐的是甚麼人之前，忽聽得車門响處，已然有一個身形高大的人，從車子裏跳了出來。

我仍然看不清楚那人的相貌，只能看見他的身形緩緩地走過來，一直走到那瘦削傢伙的身前。

那瘦削傢伙顯是十分地吃驚，只見他雙肩一抖，突然拔足欲逃。然而，他的脚步還沒有移動得半步，肩頭之處，已發被那人一把抓個正着。那一抓的力道顯是十分地沉重，以至於，那瘦削的傢伙被抓得整個身子重重地搖撼了一下，差一點要軟倒下來！

只一會兒工夫那傢伙已像水蛇樣的游上牆頭躍出牆去。

那人忽「桀桀」怪笑了一陣，粗聲粗氣地道：「小傢伙，你要跟隨我子，到甚麼地方去啊？」

那瘦削的傢伙，嚇得期期艾艾地道：「不……不，跟隨，後面——有一個人還趕我！」說完伸手朝我指一指。

那人順着他的手指，朝我望了過來。

那當兒，我已經適應了車頭燈的照射，那人抬頭朝我望過來，彼此的目光便交接了一下。但這一交接，竟使我又怔了一怔！

我這一怔，實是非同小可，因爲，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十年之前，技震山海關的閻氏昆仲中的老大——閻爾清！

閻氏昆仲兩個難兄難弟，老大閻爾清和老二閻爾明，從前在山海關一帶，技震羣雄之後，便成了當地無惡不作的土霸王。這兄弟兩個，獨斷獨行，竟然沒有一個人敢於出面干涉。

不過，他們兩人雖然心地陰險，手法毒辣，可是他們每幹一件案子，都有一個特點，那特點便是；他們從來不會欺凌一個貧苦良民，他們所幹的對象，全都是有權有勢，有武有力的人物。閻氏昆仲的性格，極端的古怪，這個特點，跟他們的性格當然很有關係。

閻氏兄弟的狂妄自大，簡直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我從前在洞庭湖畔，因爲纏涉進一宗湖底沉屍的大斷殺案，曾經跟閻氏昆仲交過手。他們那一套出手極其古怪的「蠻藏龍形劍」，曾使我大開眼界，也險些兒喪失掉我的性命。

此際，我一看到閻老大的出現，舊創不忘，心中當然十分的吃驚。但我在吃驚

之餘，却又對於閻老大的突然出現，感到極其的狐疑！

他在半途殺出，攔阻住我和那瘦削傢伙的去路，顯然也跟這一個陰謀有着密切的關係！

閻氏昆仲行動素來古怪，往往突然的出現又飄然的失踪，有如神出鬼沒。近幾年來，他們兄弟兩個，似乎一直失踪了一個極長的時期，沒有人知道他們去到了甚麼地方。

現在，他們出現在我的眼前，而又跟這個陰謀有着糾葛，那就更加使我相信，所謂「半邊襯衫」所隱藏着的秘密，決不是一件普通的秘密！

我一認出了閻老大閻爾清，自然會想到老二閻爾明，我的目光一溜，轉到了那輛汽車之中，我果然看見車子裏還有人坐着，但却不止一個，而是兩個人。不過由於車頭燈的耀眼，車子裏的二個人，我看不怎樣清楚。可是我相信，那兩個人之中的一個，必是閻爾明無疑！

我遇到了兩個性格如此古怪，武功又是如此古怪的怪物，處境當然是十分惡劣的。

而，在我還沒有想出應付的對策之前，閻爾清已然拖着那瘦削的傢伙，走到了我的面前，開聲道：「霍愛迪，想不到我們又會在這地方見面了！」

我冷冷地道：「不錯，這對我們彼此來講，都是十分巧合的！」

他冷笑一聲道：「巧合！霍老弟未免說得滑頭了一些。」

我道：「甚麼滑頭不滑頭？」

「你應該說，是你暗地尾隨過來，有意跟咱兄弟倆見見面的！」

我笑一笑，道：「笑話！我何必要尾隨！何況，我也根本不知道，你們會光臨到這樣一個小島上。」

閻爾清道：「你這麼說可倒怪極了，」指了指仍被他緊緊執住的那個瘦削的傢伙，道：「這個人，剛才明明爬在樹上，偷窺咱們，你應該作怎樣的解釋？霍老弟，咱們跑江湖的，首要義氣搏義氣，我們井水不犯你的河水，彼此乾乾淨淨的爽郎當，可別偷偷摸摸，暗室裏搬挽子。」

我知道他一定把那瘦削傢伙，當做了是我們的同夥，以為我在暗地裏跟他過不去。

我道：「我是在追趕他，可不關你的事吧？」

閻爾清的臉色，陡地一變，瞧了瞧我，又瞧了瞧那瘦削的傢伙，道：「這麼說，我是怪錯你老弟了。這個人是誰？你可認識他麼？」

我搖搖頭，道：「不認識。」

閻爾清道：「你不認識他，你為什麼要追趕他？」

我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追趕他。我追趕他只是出於一種好奇而已。」

閻爾清道：「這個人既是偷窺咱們的，又與你霍老弟無涉，那麼，我要把他帶走了。」

我道：「你儘管帶去便是，不過，我有一句話想要問一問。」

「什麼話？」

我道：「有一位叫倪姍姍的小姐，此刻可在你的車子裏？」

閻爾清的臉色，突然又是一變，抓住那人的手竟也鬆了開來。他惡狠狠地朝我道：「他問這幹嗎？」

我道：「我看見她進了屋子，可是此刻却不見了。」

閻爾清瞪着睛，盯住我道：

「不錯，她是在車子裏。」

我道：「我想見一見她行麼？」

「霍老弟，你不是有意跟我為難的吧！」

我道：「閻老大，你說到哪裏去了？我是來找她找不到，看見屋子裏有人奔逃出來，才一直追到這兒來的。這也算跟你為難？」

我才一說完，那車子裏突然跳出一個人來，大聲道：「清哥，你少跟他嚕囌。他分明是跟咱們過不去！」

我用不着去瞧一眼，就可以知道說話的人，正是老閻爾而明。閻爾明無論在體力上或是在武功上，都要比老大強一些，而且火氣也比較大一些，我從前曾經跟他交過幾個回合，深知道他的利害，但我在那時候，儘管顧忌他的武功，但也壓不住一股怒火。

我也大聲道：「閻老二，我霍愛廸只是要跟倪小姐講幾句話而已，自

問沒有跟你過不去。你這樣估計我，却是有意對我過不去！」

閻爾明走過來兩步，道：「倪小姐此刻在我的車子裏，請你退開一點，我們要趕路！」

我根本不去聽他那句話，道：「再說，倪小姐是不是自願進車子裏跟你們去，也還是一個疑問！」

閻老二竟被我這句話激得「哇哇」地叫起來，朝我走了過來，道：「這是我們與她之間的事，你可管不着！」

我的脾氣素來吃軟不吃硬，且他如此對待我，心裏當然有火，而且，倪姍姍被他們從那洋房裏擄去，已是毫無疑問。我也毫不客氣地道：「簡老二，倪小姐我是認識的，你不讓她出來當面對證幾句，可對我無法交代！」

「交代什麼！對不住，我沒有興趣向你交代！」

這樣僵持下去，雙方勢必要動起手來。但我却絕不甘心讓步。我正要說話，那瘦削的傢伙，忽道：「唉，你們可別打架，我……我要走了！」說完拔脚便跑。

閻老大一直注意着我和閻老二，竟被那傢伙從身邊逃奔出十來步，忽有一陣聲浪發自暗處道：「閻爾清！請你等一等！」

那聲浪似乎是從樹背後發出來的，我和閻老二同時一怔，也不由得怔立在路中心！

我吃怔的程度，實在要比他們兄弟倆更多上一倍，因為那聲浪分明是一個女子的嗓音。而我一聽得這嗓音，便立即聯想到，這個女子必定是那匿藏在小巷之中，向我發出善意警告女子！

那女子是什麼人物？她跟那瘦削的傢伙究竟是不是同夥，已是我最大的疑團，然而那時候，我實在沒有時間去推揣。只聽得那女子冷冷地道：「閻老大，請你放掉車子裏的那位小姐！」

閻老大向暗處道：「你是什麼人？憑什麼向我發號施令？」

黑暗之處，發出一陣冷笑，道：「憑一支不長眼睛的手槍！」

閻老大又是一怔，猶豫了好一會，才道：「有本事的，請出來露露面，用不着鬼鬼祟祟的暗地裏放冷箭！」

那神秘的女子，道：「對不起，你這種人不配見我！」

閻老大道：「那麼，你到底想幹什麼！」

「沒別的事，只要請你放掉綁來的人，然後，跳上車子滾開！」

（欲知那僵局如何發展？那神秘女人和那瘦削的男子，是什麼人物。他們是不是同夥？以及霍愛廸又有什麼詭秘的遭遇？請看下期分解。）

名作家散髮生所撰武俠小說，素以新穎奇詭，不落俗套，著稱於時・前為本刊撰寫之長篇連載，深獲讀者一致嘉許。茲應本刊敦請，再撰新作：

冷劍磨情

即將在本刊連載

希注意刊載日期

頭頸被勒解脫法

上二期，我一共教了二套簡單易學而又十分實用的制腕擒拿法，都是我所十分看好，而又最適合一般初學自衛的讀者的。並且，就施用的機會上來說，它們也不會少過其他的自衛散手，可以在許多種的情形之下，拿出來制服敵人。

因此，那二套散手，如果你能够純熟地掌握了，則在以後的許多年裏，許多年情形之下，都可以有備無患。

這一期，我打算再換一個題目，談談對付頭頸被勒的散手。相信這是許多讀者，所感到興趣和急欲知道的一種自衛術。至於制腕，制肘的擒拿散手，當然不止上二期所教你的那二套，事實上還有許多許多利害的散手，不過，那些技巧比較複雜，我打算放在以後，再全部教給你。

下面我將舉出三種不同的方法，化解敵人的侵襲，並予敵人以沉重的懲戒。

這三種方法，已屬於「空手道」最基化的打法，雖然簡單，但却十分的犀利。當你的頭頸不幸被敵人勒住之際，只要你能保持鎮定，正確地使出那三種方法中的一種，我可以保證，你能够在短短的一秒鐘裏，給予敵人慘重的打擊，使他知道你的利害。

事實上，這三種打法，在武術之中，早已成了最流行的技術。如果你留意最近大批出籠的間諜打鬥電影，你便可以從那裏面的許多打鬥鏡頭之中，找出這三套的打法。

就拿最近剛放映過的間諜片「一一七勇破特務黨」，裏面有一個鏡頭，就是當一個深諳空手道的歹徒，在酒店房間裏，跟主角「特務一一七」打鬥之時，一一七的拍擋司機，突然從後面撲過去，緊勒住那歹徒的頭頸，但是結果，那司機却反被那歹徒，使出一招空手道裏的「肘骨擊」，當堂被打得倒地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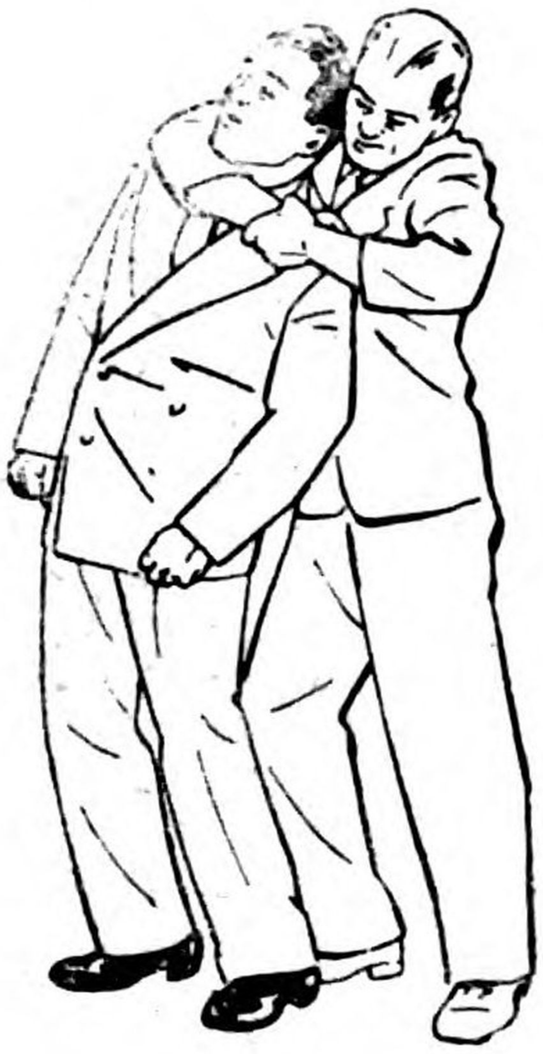
而這一招，便是我下面所要教你的三種打法中的一種。

現在，我將那三種方法，附以清晰的連環圖示，詳細教會你。

「脚蹬擊」蹬踢膝蓋關節

使用「空手道」中的「脚蹬擊」，即脚後跟，狠力蹬踢敵人的膝蓋關節，是一種十分狠猛的打法，敵人如果被你踢中了，勢必要痛得不能動彈，而如果你穿的是堅硬的皮鞋，則這一蹬擊的力道，就更加的沉重。

這種「脚蹬擊」的打法，當然不只限於對付


A

B

C

頭頸被勒，可以在許多的情形底下，拿出來蹬踢敵人，不過用它來打擊從你身後勒緊你的脖子的敵人，却可以加倍地發揮作用。

如圖A，當敵人乘你不備，突然從你的背後偷襲，用他的右臂緊緊地勒住你的脖子，更用他的左手，緊抓住他自己的右手腕以增加勒緊的力道。

在這樣的情勢底下，你既無法掙扎，又因爲頭頸被勒，呼吸發生困難，確是相當危險的。

許多不懂得自衞的人，在這樣的危勢底下，往往會手忙脚亂，不知所措，或者揮舞着雙手，想要去抓敵人的頭髮，或是想扳開敵人的手臂。

其實這些動作，非但毫無用處，反而由於拖延時間，會有窒息致死的可能，因爲，你的雙手在那時候，已經發不出力道，就算抓着了敵人的頭髮或手臂，也產生不了甚麼作用。

在這種情勢之下，唯一的解脫法，便是使用「空手道」的殺手鐧，去打擊敵人的身上要害，使他受到劇痛，而自動地鬆開雙手！

如圖B，你可以在他剛一勒緊你的頭頸之際，立即舉起你的左足（如動作一）。

然後，你的上半身，突然向前一傾，並乘着這一前傾之勢，狠力地蹬出你的左脚，使用你的脚後跟，去蹬踢敵人的左腿膝蓋關節（如圖C動作三）。

這樣一來，敵人膝蓋關節受到劇痛，自然就鬆開會他的雙手。

「肘骨擊」直搗腹部神經叢

照上述的情形，還有另一種化解兼打擊的方法。

圖（一）——當敵人從你的背後，用右臂勒緊你的頭頸，使你透不上氣來。

圖（二）——你立即舉起你的左手，使左前臂與左上臂成四十五度角（如動作一）。

圖（三）——然後，你的上身，突然向前一傾，你的左臂肘骨，便乘這一傾之勢，狠力地撞擊背後敵人的心口（如動作二箭咀方向所示）。

這心口的部位，正是腹部神經集中的地方，敵人受到你的狠擊，自然要痛不欲

生，哪還有力氣繼續勒住你的頭頸？

如果搗擊的部位準而又力道大的話，敵人會立時眼珠翻白窒息過去，就算不昏過去，他也要抱着腹部，在地上痛得打滾，起碼在十分鐘內，不會好受。你可以試着用食中二指，按一按你自己的心口，（正確部位，在胸前兩邊肋骨的交界之處，也就是胃部的頂端。）你就會感覺十分的的不舒服。

這種打法，也是屬於西洋拳中的「胃部擊倒法」，西洋拳一共有六種基本擊倒法，而這種胃部擊倒法，是那六種擊倒法中，最痛苦的一種。

因此，當你與人搏鬥之際，乘着對方守衞疏漏，胃部失防，突然施出一記「左鈎拳」，擊到那個部位的時候，往往可以立時奏效，令到敵人敗陣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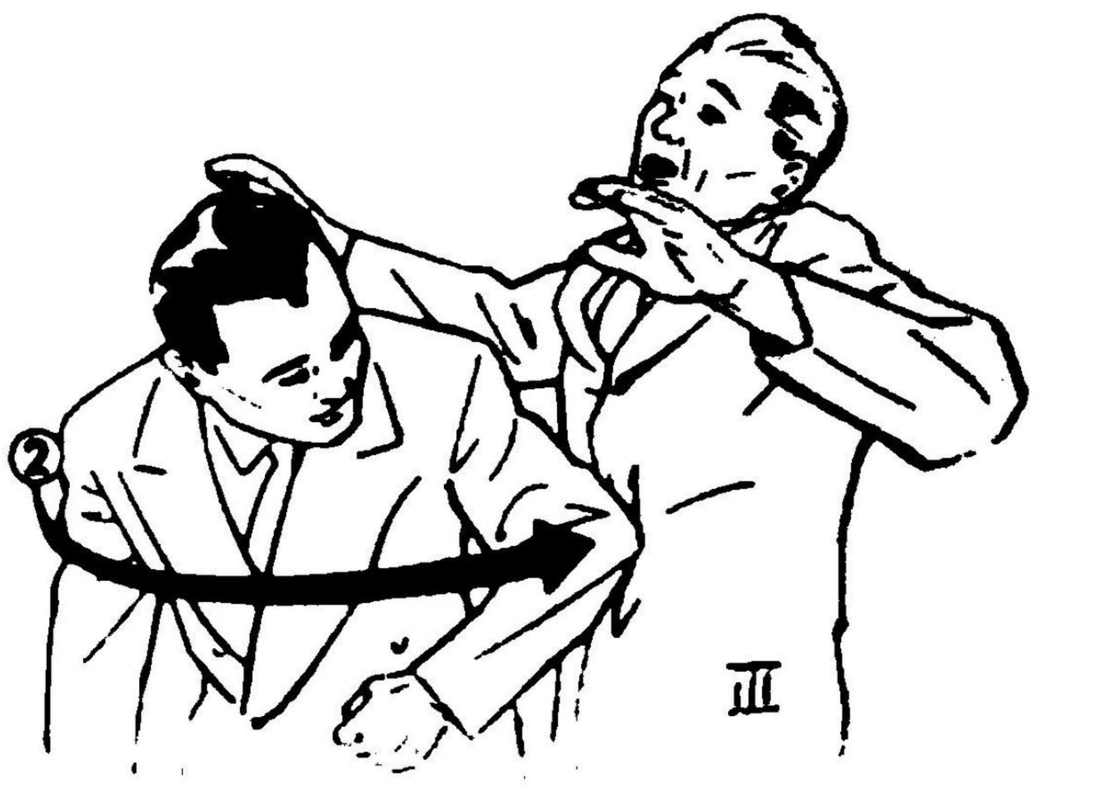
當胃部被擊中的當兒，神經系統並不受到影響，因此敵人的知覺多半仍舊清醒，這是和「心臟擊倒法」「下顎擊倒法」最大的不同之處；心臟和下顎的神經受到震盪，整個人便會失去知覺。

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所以胃部受到重擊，而知覺仍舊清醒，則其痛苦就比較其他的擊倒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但痛苦，而

且感覺呼吸困難，全身無力，整個身體捲曲起來，像一隻龍蝦似的，不能再行挺直或直立，祇能在地上呻吟呼號，直標冷汗，煞是可憐。

這種擊倒法，大拳術家菲茲門斯常慣用，他能够一躍而為世界拳王，得力於這種擊倒法不少。



我所以要花掉差不多五百字，不怕麻煩地嘮調胃部受擊的痛苦，主要是要你知道，「胃部擊倒法」在搏鬥中的重要性，並知道小心保護你的胃部。

再順筆一提，這招「肘骨搗擊腹部神經叢」的散手，是「空手道」許多「肘骨擊」中的一種打法，我曾經在「野馬雜誌」中，列舉過十種使用「肘骨擊」打擊敵人的實例，有機會的話，我將把那十種實例，再介紹一遍，相信對你十分有用。

「掌緣擊」——劈砍下顎脈門

這兒我舉出一個喉嚨被扼的例子，是你以後極可能遇到的。我記得在一套間諜片「鐵金剛賭城擒諜」裏，就有這種化解被握的打法。不過那個鏡頭轉瞬卽過，一般觀衆可能看不淸楚。我現在就用「慢鏡頭」解釋給你看。

圖A——當敵人雙手緊握你的喉頭，想使你窒息。一般比較危險的情形是，敵人把你按在牆上，雙手伸直，用力握緊你的喉嚨，而他的下半身，則站得遠遠的，使你無法使用「膝骨擊」反抗，或者是右足在後，左足在前，用左腿保護他的下陰，不被你飛脚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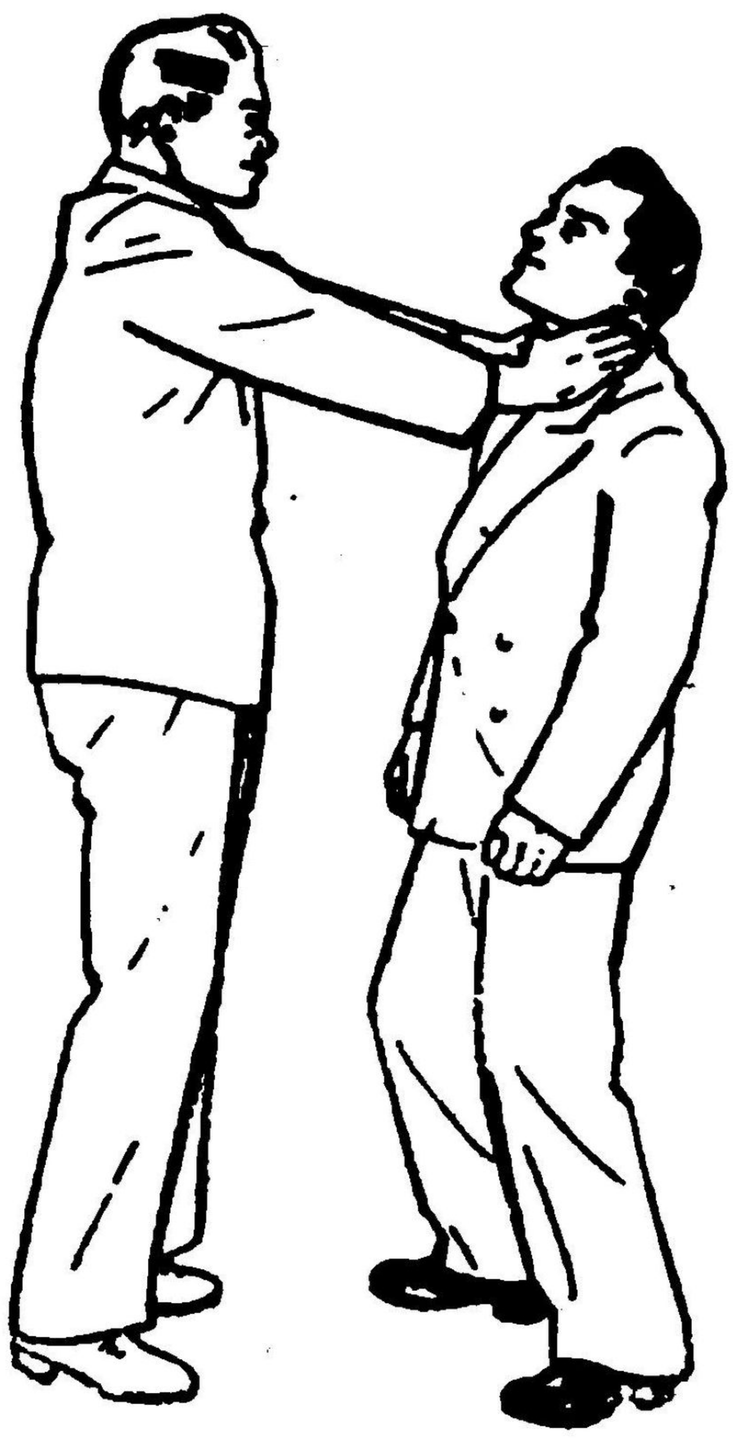
這樣一來，如果對方是一個一百八十磅的大漢，抓力和臂力比你大得多，你就很難把他的雙手扒開。

我教你一個十分簡單有效，而又不怎樣花費力氣的化解法。

圖B——當敵人剛才握住你的喉嚨之際，你的雙掌馬上合併一起，放於胸前（如動作一）。

圖C——緊接着，你的雙手突然從敵人的左右前臂之間，直穿而上（如動作二箭咀方向所示）。

A



圖D——你的雙手穿上之後，便以左右前臂架住敵人的左右前臂。同時，你的左右肘骨向外張開，這一來，你左右前臂，便廹使敵人的雙臂分開，而他的握住你喉嚨的雙手，便自然也要放開了。

照圖D，你把敵人的雙臂分開，化解了被握的劣勢之後，你便可以施以反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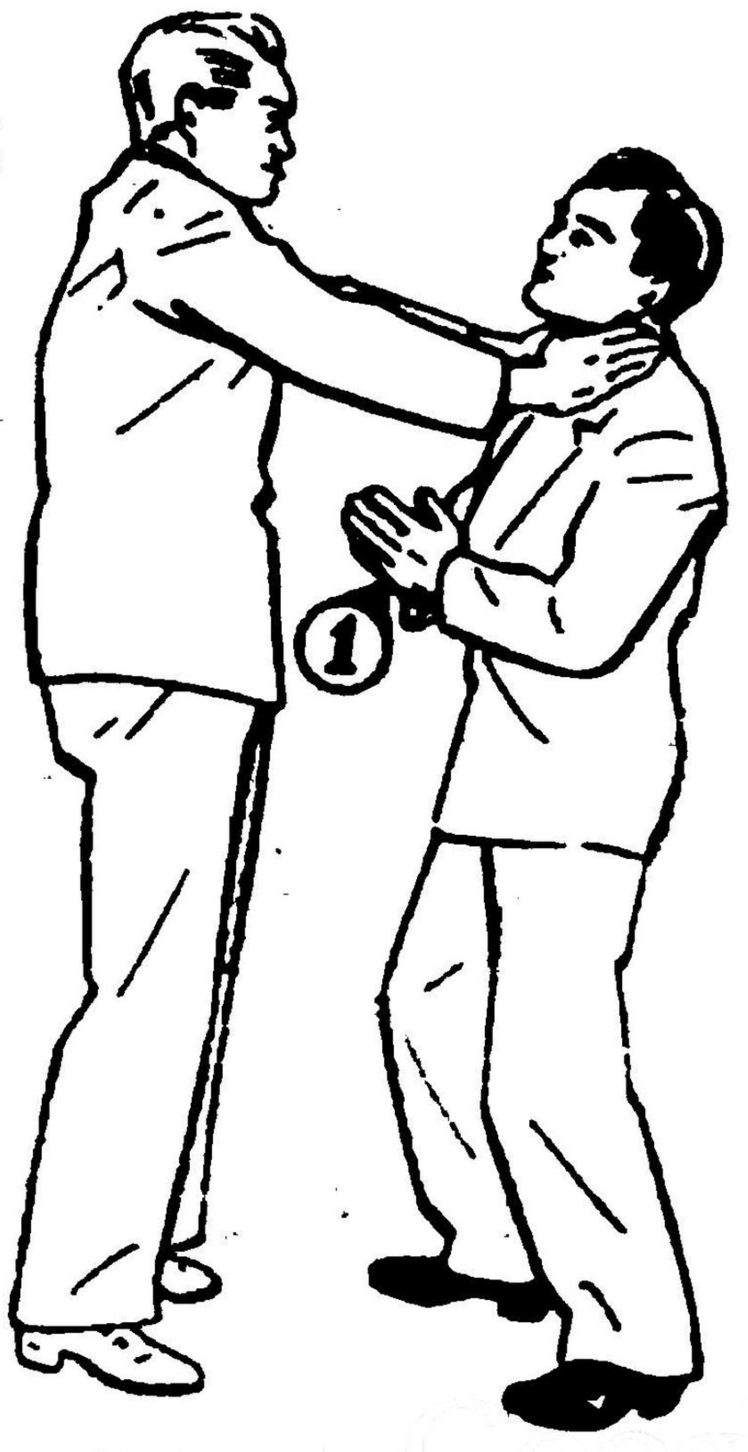
反擊的方法很多，你可以左右發拳，揮擊他的下巴或腹部，也可以使用「掌緣擊」，劈砍他的左右下顎動脈，其中尤以劈砍他的下顎為最佳。

砍擊的正確部位，是在下牙關的前面，離耳珠下方約二吋之遙，那處便是左右腮的脈門，如果用手指重壓，便覺得出有脈搏的跳動，而這地方，便是動脈的脈門。

一般拳術家，多憂拳打掌劈這個部位，使對方昏倒。西洋拳中的「下顎擊倒法」，便就是使用鈎拳，鈎擊這個地方。

當對方用敏捷而準確的拳法，擊中這個地方，受擊者的腦袋神經，馬上就會麻痺，血流緩慢，腦海便失去知覺，如受電擊一樣，起碼要過十幾秒鐘，才能够慢慢恢復固有的知覺，但如果再繼續被擊中，則更加容「一觸卽倒」。

B



但一般經驗豐富，鍛練有素的拳術家，却能够抵受這種打擊，仍能够再接再勵，奮戰下去。但是一個沒有經過嚴格拳擊訓練的普通人，那便要一蹶不振了。

簡覆：

（香港）俞重潤君：

（一）恕我無辦到。

（二）我可以寄贈給你。

（三）擊沙袋皮肉擦傷並不要緊，慢慢自然可以好轉。因爲長期的磨練，拳頭上的皮肉便會生得堅厚，不再容易擦破，這也算是一種練出來的功夫。

（四）每次擊打三分鐘，休息一分鐘，如果每日練三遍，便已足够，則若練半年，拳勁必然十分利害了，這一點成績，我是可以保證的！

（五）揮拳擊打之際，將臂腹之氣，儘量從口中吐出，這樣可以增加拳勁。一個深諳西洋拳的拳師，當他揮拳擊敵之際，必然吐氣以增拳勁的。

C

（怡保）許生君：

（一）「實用自衛術」單行本快將出版，在你那兒可以買得到。

（二）你長得瘦小，更加要學「空手道」，因爲學習空手道比較學習摔角、柔術或西洋拳，更加有利於你的身裁。體裁瘦小的人，學習摔角，當然比較吃虧，遇到對手是個「大隻佬」，自然不容易一下子把他摔倒。但是使用空手道凌厲無比的殺手鐧，就很容易將一個大漢，予以致命的重創。

（三）來信字跡表現，性情剛硬，脾氣暴烈，容易得罪人而不自知，但你是一個忠直有正義感的青年。

（澳門）唐俊君：想在最短的時間內，增加你的發拳勁力，則最好的鍛練方法，是擊沙袋。你可以買一副西洋拳擊沙袋用的薄皮拳套，照西洋拳的出拳方式，去擊打沙袋，每連擊三分鐘，休息一分鐘，如此連打三遍，卽已足够，這樣苦練半年之後，便可以除了手套作赤拳擊打，直至可以輕易地，把沉重的沙袋，擊到左右劇烈地幌動，甚至於更可以一拳把擺過來的擊打出去，則你的拳勁，已經達到的程度了。

D

（砂勞越）劉眞君：我的「實行本，正在付印中，距出版日期已自衛武術所涉及的古今中外武術項目繁多，我打算分數集出版，但每一集裏的散手，都是混合各種武術而組成的，務求達到實用和易學的效果，相信會合你的胃口。

（香港紅磡）李國度君：

承詢是次世界拳王爭覇戰，奇利與栢德遜，我比較看好哪一個？以及歷屆拳王之英雄榜，玆答覆如下：

現任拳王廿三歲的「牙擦小子」奇利，以及一九六〇年拳王栢德遜，他們二人的爭奪拳王寶座的拳賽記錄片，我全都看過，對於他們的拳術以及慣用的戰畧，也會仔細研究過，論身手靈活，反應敏捷，二個人都差不多，發拳也都够快够重，栢德遜的「然埋身重擊」，是他的看家本，如果擊中對手當可以立即奏，並且論作戰經驗也比奇利豐。但是，我却比較看好奇利。利身裁比栢德遜重了十多磅，

長脚長，混身肌肉十分結實，固然佔了條件上的優勝，就是他的拳術也比較栢德遜爲精，左右拳都十分利害，而栢德遜的右拳雖然以沉重著名，但却不善及時發拳，以至常發空拳，白耗氣力，而他多發左拳，不能與右拳互相配合進攻，在技術上已妨吃虧不少。此外，栢德遜年紀已達三十）一個拳手一上了二十七八，無論在體力上與敏捷上，都顯著地退化，這是不容置否的自然定律，他自然也不能例外地打個折扣。所以，我預測栢德遜這次極難與奇利爭一日之短長。奇利在拳台上從無敗北的記錄，稱得上「長勝將軍」，照着我的看法，他已繼祖路易後最有前途的一個拳王。（編者按，這發稿時，拳王爭霸戰已有揭曉，前世界拳王栢德遜堅持十二個回合之後，以技術敗於現任拳王奇利。）

歐美人士，於西洋拳術有特別的嗜好，每年均有無數次的各量級的拳王爭霸大戰，而八十多年來，重量級拳王，差不多全都操諸於美國人手中。自從薩利凡於一八八二年戰勝拳王頓安後，便成爲世界重量級的拳王，不過那時的拳鬥，尚沒有嚴格的比賽規律，雙方拳師，都是不戴皮手套，赤手露拳狠鬥的，十分地殘酷。薩利凡最後一次不用拳套的拳賽，是在烈日下的沙場中舉行的，與對手相持達三小時之久，決戰竟達七十五回合之多，而仍不能分個勝負。公評人乃判決停戰。此後，由英人昆斯伯爵士創用戴皮手套的拳賽，並訂以比賽規則，便成爲現在的所謂昆斯伯規例（Queensberry Rules）。

茲將歷屆世界職業重量級拳王英雄榜列後：

歷屆拳王英雄榜

姓名	年份	拳王日期	國籍
薩利凡	一八八二——一八九二	十年	美國
科培特	一八九二——一八九七	五年	美國
非茲門斯	一八九七——一八九九	二年	美國
哲夫利斯	一八九九——一九〇六	六年	美國
柏恩斯	一九〇六——一九〇八	二年	英國（澳人）
約翰遜	一九〇八——一九一五	七年	美國（黑人）
威拉	一九一五——一九一九	四年	美國
德姆西	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七年	美國
漢尼	一九二六——一九二八	二年	美國
沙美林	一九二八——一九三〇	二年	德國
沙克基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	一年	美國
卡納拉	一九三一——一九三二	一年	義國
培爾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	一年	美國
布拉多克	一九三三——一九三五	二年	美國
祖路易	一九三五——一九四九	十三年	美國（黑人）
查爾斯	一九四九——一九五一	二年	美國
華爾格	一九五一——一九五二	一年	美國
馬仙諾	一九五二——一九五九	七年	美國
佐漢臣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	一年	瑞典
栢德遜	一九六〇——一九六二	二年	美國（黑人）
李斯頓	一九六二——一九六四	二年	美國（黑人）
奇利	一九六四——未完		美國（黑人）

俠盜白金龍

焚土記

羅天·文

鳳簫·圖

兩十箱鴉片烟

白金龍藏身車頂，進入江邊碼頭，聽得車廂中下來的那名被稱為董事長的洋人一番談話，心中已明白了一個大概，雖然他還不懂得，走私漏稅，本是洋人特權，這位大董事長又何必慌慌張張，深更半夜趕來，以董事長地位之尊，竟親自來督察卸貨。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中，想不到另一個洋人已在代替他找答案了。只見那洋人聳了一聳肩膊，說道：「董事長，上海城是冒險家的樂園，咱們歐洲人遠渡重洋到上海來，那一個不是白手起家，來的時候窮得像鬼孫子，連吃飯都成問題，只要半年一載住下來，成個人都變了樣，腰纏萬貫，面團團作富家翁，做正當生意那有這樣好賺？董事長，彼此都是明白人，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路，何必欺人太甚了」

另一個洋人也道：「差利說的有理，是誰跟咱們大歐洋行作對，我傑美第一個不服氣，就算他是天皇老子，我也要同他碰一碰。」

原來這兩名說話的洋人，都是大歐洋行的高級職員，那稱為差利的是進出口部主任，傑美是差利的助手。那被稱為董事長的名叫積克梅生，年輕時就到亞洲來，在印度住了幾年，然後又到上海開設大歐洋行，在上海的時間亦有十年上下，可算得一名老上海。

這大歐洋行根本只是個名義而已，從沒有做過一樁正當生意，不是販賣鴉片，就是偷運華人出口，俗語稱賣猪仔，儘是些喪盡天良，慘無人道的事。

十幾年的時間，積克梅生當然發了大財，那賣猪仔的生意不一定時時有得做，而販賣鴉片卻是一本萬利財源廣進，範圍愈做愈廣，客人越來越多，所以這位積克梅生董事長乾脆就將全副心力放到鴉片上去。

上海是他的總公司所在地，組織龐大，職工眾多，這一次大西洋號從印度抵達，運來鴉片兩千箱，每箱五十磅，鴉片總數達十萬磅，這是一筆大數目，所以才由差利同傑美親自監督卸貨，以防意外。他們萬沒想到，連董事長也會親自趕來的。

這時候差利見董事長沉吟不語，面有難色，更止不住放大了聲浪道：「做這一行買賣的，誰不是走私漏稅，海關上都是自己人，千里做官只為財，難道他不幫咱們，還幫那大清皇帝不成？」

梅生趕緊搖了一搖頭道：「你說話低聲些好不好？大聲嚷嚷，傳進別人耳又有什麼好？」

差利一見頂頭上司神色不對，趕忙閉住嘴巴，不再出聲。

梅生又輕吁了一口氣道：「我知道海關上不會找我們麻煩，然而，然而，你們不知道，有人向海關告密，佛蘭克先生不得不虛應故事，他連

夜派人通知我，明天帶人上碼頭來，大西洋號非在黎明以前離開碼頭不可。」他一面說，一面冷冷的向他兩位手下望去，似乎要從他們兩人臉上，找出那向海關告密的人來。

差利與傑美同時吃了一驚，唯恐董事長疑心到自己頭上來，想分辯幾句吧！又怕犯上「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反而不妙，也只好呆呆望着董事長，閉嘴不語。

梅生又冷笑了一聲道：「差利，你在上海的時間久，做這一行買賣的時間更不算短，認識的同行也不少，你猜一猜看，到底誰跟咱們過不去？」

差利沉吟了一下，方道：「聽說杜琪那老頭子同上海來了，莫非是他？」

梅生一點頭道：「不錯，除了他那個老不死以外，還有誰敢動咱大歐洋行的腦筋。」

傑美也插口道：「對了，昨兒晚上我在酒吧裏，見到杜琪老兒的那一羣舊手下，個個趾高氣揚，神氣活現，看見我又指指點

點，談談說說，瞧他們那副模樣，準沒按着好主意。」

梅生問道：「你惹他們沒有？」

傑美忙搖頭道：「新鞋不踏臭狗屎，他們自杜琪老兒離開上海後，正鬧的山窮水盡，又做不了正當生意，手上幾個錢那經得起他們胡天胡帝，我才不去惹他們。」

梅生一點頭道：「對，用不到惹他們，有我在此，讓我來慢慢收拾他們。」他說完話，又向差利吩咐道：「你可通知湯美，要他召集手下，明晨八點鐘，在碼頭前齊集，聽候派遣。」

差利應了一聲「是」，問道：「現在就去麼？」

梅生道：「當然現在就去。卸貨的事，我要傑美負責。」

差利忙又應了一聲「是」，拔足就向碼頭外走。

梅生又轉臉向傑美吩咐道：「你督促卸貨，天明以前一齊搬進倉庫，要大西洋號到江心拋錨。」

傑美點頭道：「是，董事長。」

梅生向遠處搬運的苦力望了一眼，又指着道：「要他們做快一點，我不會虧待他們，辛苦了一晚上，明天一個人賞一兩烟土。」

傑美道：「那會笑掉了他們的下巴牙，停會兒我向他們宣佈。」

梅生揮揮手道：「你去宣佈吧！讓他們早點曉得了，也可以早點歡喜，做起事來也有勁頭。我現在回去，明天一早我會起來的。」一面說，一面轉身向馬車走去。

傑美趕緊走快幾步，替董事長開了車門，侍候董事長登車。

五百金鎊

伏在車廂頂的白金龍，本想跳進碼頭來看個究竟，然而聽到了梅生等人的一番談話，竟忘記找機會下車來了，這時馬車一走，又將白金龍載出碼頭外。

白金龍聽得那番談話之後，也知道碼頭上沒有什麼事好做，不如將錯就錯，就到這位董事長的公館去巡視一番，順手做些買賣，也不枉這一晚辛苦。

馬車走的極快，不過是一盞茶的時間，已在一幢洋房前停下來，門上早有人侍候，用不到叫門，鐵柵門上「格勒」一响，緩緩向內拉開。

進門是一條甬道，馬車放慢速度，緩緩在甬道上走，白金龍就伏在車頂上，觀察眼前形勢，想不到黑暗中竄出來兩頭大狗，望着車廂頂，放聲狂吠。

好在尚在黑暗中，甬道上沒有別的人，只有駕車的車伕，他萬沒想到車廂頂上藏着有人，還壓着嗓子罵道：「披毛畜生，連主人都不認識了。」一面說，一面轉過頭來，舉起手上的馬鞭，向車後掃去。

車廂頂上的白金龍吃了一驚，因車伕的坐位頗高，腦袋還高出車廂頂，只要一回頭的話，沒有不發現自己的道理。幸而就在車伕一轉頭之際，馬車正好走在一株大柳樹下，柳絲隨風輕拂，幾乎觸及車廂頂，那白金龍也更不遲疑，足尖輕輕一用力，雙手一攀柳枝，一個「白猿上樹」，身形已騰空而起。一鑽一伏，已藏身枝葉間。

那車伕萬沒料到車頂上有人，眼前黑影一晃，還當是自己看花了眼，馬鞭向車後掃了一下，又繼續沿着甬道向前走。

白金龍隱伏樹梢中，望着馬車在洋房前停下，正準備跟踪而上，却想不到那兩頭惡犬，竟在柳樹附近，一面低聲鳴吶，一面團團亂轉，邊走邊嗅。

就在此時，那房屋後又轉出來一名漢子，似乎發現異樣，快步向柳樹前趕來。

白金龍知道再藏在柳樹中，不難被人發覺，當下那敢怠慢，足尖一點樹枝，飄身向另一棵大樹落去。

那兩頭猛犬嗅覺雖靈，然而對離開地面丈餘高的樹就不行了，依然繞着樹根亂轉。

那漢子走近來了，嘴上一聲忽哨，似在向那兩頭猛犬發出暗號，那兩頭猛犬也真通靈性，低吠了一聲，發力迎着漢子奔去，圍着漢子脚邊，繞了一個圓圈，又向原先那棵柳樹，狂奔而去。

那漢子頓時起了疑心，快步跟在猛犬後面，在柳樹下，順手拾起幾塊石片，用力向樹梢上擲去。

樹上沒有人，當然沒有動靜，那漢子又四周窺視了半晌，才領着兩頭猛犬離去。

白金龍暗暗吁了一口氣，瞧那兩頭猛犬的外形，該不是中國種，比普通狗要大出一倍以上，

頭尖嘴細，鐵爪如鈎，遙遙望去，就像是兩頭野狼。

這時他留上心了，就借着甬道兩側的那一行樹，使出輕身絕技，有如一頭大鳥似的，沿着樹頂，逐次向那一幢房屋接近。

這時二樓上的東端窗戶，已映出燈光，白金龍更不遲疑，就踏着最後一棵柳樹的枝幹，一個「白鶴冲天」，竄向二樓外的露台，蛇伏而行，逐漸與那映出燈光的窗戶接近。

果然不錯，那在房間裏的正是大歐洋行的董事長積克梅生。這時他正換好睡衣，坐在大搖椅上，右手抓着烟斗，眼睛望着烟霧，眉頭緊鎖，面露愁容，似乎心裏面有什麼不如意事。

裏面還有一名女僕，在整理床舖，折叠衣衫，然後又替男主人倒來一杯熱騰騰的濃茶。

那梅生十分不耐煩的揮了一揮手，要女僕退出，然後呷了一口茶，徐徐站起身，在房裏來回踱了一個圈子，竟向窗口走來。

白金龍吃了一驚，趕緊向旁一閃身，心中暗忖：若 對方到露台上來，准要發現自己，到時候也顧不得那許多，就打他個落花流水。

想不到積克梅生在窗前站住了，在燈光下，映出一個高大的黑影。

白金龍藝高胆大，又悄悄接近了一點，耳邊已傳來那積克梅生異常忿恨的自言自語聲道：「杜琪，有種的咱倆就明刀明槍分個高下，用不到鬼鬼祟祟的寫什麼恐嚇信？老實告訴你吧！海關上好打發，有五百鎊鈔票送上去，燒紙送鬼，不論再大的事都妥當了。」說到此處，他又冷笑了幾聲，續道：「杜琪老兒，這五百鎊的帳要算在你頭上，你記住好了。」

白金龍知道這是為了明天清晨海關來檢查的事，財可通神，反正是咱們中國人倒霉，海關上非用洋人不可，替洋人造發財的機會。

積克梅生又在窗前怒聲說了幾句，才轉向身回走去。露台上的白金龍也跟着身形一移，撲向窗口，悄悄從窗戶中望進去，只見那積克梅生已走近房角一具保險箱前，蹲下身去，打開箱門，右手向內一掏，摸出一捲花花的鈔票來，然後關上箱門，又走回床邊，就坐在床沿上，將鈔票數了一遍，順手向枕頭下一塞，他自己也就床上躺下去。白金龍看的清楚，心中暗暗高興，想道：「那一捲鈔票大概就是明天的賄賂費五百金鎊，折合成銀元就是兩千五百枚，居然讓自己無意中看到了，豈有入寶山而空回的道理，少不得要取了那一捲再走。」

盜取不義之財

那積克梅生躺下之後 ，又伸手將床頭的煤油燈捻小了一點，一個翻身，面向牆壁，窗外的白金龍也不知道他睡着了沒有，只好耐心等候。

差不多又過了一盞茶的時間，房內已傳來鼻息聲，白金龍又試探着在窗戶上輕叩了兩下，也不見房內有所動靜。于是他抬起身，右手按在窗門上，輕輕向內試了一下。

那窗門並沒有上鐵閂的，這一試之下，頓時應手而開，白金龍正自暗喜，心想：「這是天叫我成功。」然而萬沒有料到，那窗門上是掛着銅鈴的，一開之下，那銅鈴已跟着「叮叮噹噹」大振起來。

銅鈴一响之下，白金龍已知道着了道兒，趕不及身形向後一縮，然而已經來不及了，那床上的積克梅生一躍而起，右手向枕下一掏，竟摸出一柄手槍來，大喊了一聲道：「來人哪！樓上有了小偷。」一面說，一面已舉起手槍，赤着脚就向窗口奔來。

就在積克梅生喊叫之下，那地面上早有幾名壯漢，舉起燈籠火把，領着幾頭猛犬，快步趕來，只聽見人喊聲，狗叫聲，亂成一片，這一股聲勢倒也着令人心驚。

白金龍雖然藝高胆大，也不免暗自叫了一聲「苦也」，好在他人急智生，臨危不亂，乘着積克梅生剛剛撲近窗口，還未發現自己，那地面趕來的人距離還遠，趕不及的一個「白鶴冲天」，足尖一用力，身形騰空而起，從二樓露台竄上屋頂。

這幢洋房就祇兩層高，屋頂上一片漆黑，正是藏身所在，而且據高臨下，將脚底下的情勢着得清清楚楚。

只見那積克梅生，一手執槍，一手提燈，推開房門，走出露台，小心翼翼向露台上搜查。而地面的那幾名漢子亦已趕至樓下了，為首那一名，還是一位洋人，手上還抓着一桿單响來復槍，仰面向着露台，大聲問道：「梅生先生，發生了甚麼事？」

梅生在露台上高聲答道：「不知道那兒來的

小子，想摸進我的臥室來，剛推開窗門，銅鈴就將我驚醒了，只見人影一幌，我忙着趕出來，却吃他走脫了。你們留神找一找，再派幾個人上樓來。」

地上另一名漢子也跟着插嘴道：「怪不得剛才老爺回來的時候，那兩頭看門狗不住的放聲狂叫，原來眞的是有人摸進來了。」

白金龍不怕走不脫身，可是他心裏面還惦念着房間裏的五百金鎊，要是讓地面的人上樓來！自已的指望八成兒要落空。情急之下，不能不打主意，剛好那樓下的漢子，提起自已先前藏身樹上的那一幕，頓時觸動了他的靈機，當下更不遲疑，一伸手摘下幾張瓦片，丹田氣一提，用力擲出，直飛對面的樹叢中，只聽得「嘩喇喇」一陣響，那地面上的人都回轉身去，雜亂叫道：「在那裏了，快抓住他。」一面說，一面紛紛趕去，看個究竟。

露台上的積克梅生也跟着向露台邊緣走了幾步，全神望向遠處，大聲囑咐道：「四面包圍住，別放他走了。」

白金龍暗中好笑，料定所有的人均吃那一聲響引走了，當下更不遲疑，一翻身轉向屋背後，悄悄從屋頂上溜下來，直向後窗戶。

這時他知道窗門上有古怪，先輕輕將窗門露出一條縫，然後伸進右手去，摸住銅鈴，才將窗門打開，一個翻身，鑽進房內。此時那房內的情形他早已瞭如指掌，毫不猶豫奔向床頭前，一伸手從枕頭下摸到那一捲鈔票，向衣袋內一塞。

那窗外還是亂哄哄的一片，人喊狗叫，鬧作一團，大概還困在樹底下，尋找究竟。

白金龍也不再多逗留，身形一起，鑽出後窗戶，改沿後園牆，躍出牆外，返回自己寓所。

天下烏鴉一般黑

這前後一鬧，黑夜已過了大半，好在白金龍自幼練成的童子功，精力甚爲充沛，也不見有甚麼疲乏，就在床榻上，盤膝趺坐，休息了兩個時辰，天色業已大亮，他草草盥洗了一下，用過早點，又向江邊的碼頭趕去。

停在江邊的大西洋號輪船早開了，碼頭上也恢復平靜，冷冷清淸的，除了碼頭門外守着兩名巡捕外，再不見有其他人走動。

白金龍當然淸楚，這情勢正合上那句成語：「外弛內緊」，一會兒之後，就有好戲上演了。

果然不錯，就在白金龍剛在江邊隨意走了幾步，已見三山五嶽人馬紛紛到碼頭上集中，帶頭的是兩名洋漢子，腰際隆起，顯然帶着手槍。

那昨晚見過的差利與傑美二人也從倉庫裏出來了，大概昨晚一整夜太勞累的原故，臉色泛白，還不時打着呵欠。

一會兒之後，那積克梅生也坐着汽車來了，白金龍從鐵柵門外看的淸楚，只見他雙眼圓瞪，眉尖緊蹙，一臉孔不痛快的神色，大概他昨夜「賠了夫人又折兵」，沒捉到賊徒，却丟了五百金鎊，餘怒未熄吧！

差利與傑美趕緊上去見禮，另兩名洋漢子也隨着差利與傑美身後，積克梅生才將他臉上那一股怒意收起來，隨意談笑了幾句。

白金龍距離遠，不知道他們在談說甚麽，想進碼頭去吧！碼頭外守着巡捕，當然是不可能。

就在積克梅生與他的手下談話之際，只見江面上又駛來了一艘小火輪，拉起汽笛，尖鳴了兩聲。

白金龍一眼之下，已辨出那駛來的小火輪是屬于海關中的，所謂走私漏稅，大概海關中人要來調查了。

果然不錯，積克梅生匆匆向那兩名洋漢子吩咐了幾句，立即帶了差利與傑美二人向碼頭邊走去，迎接那小火輪到來。

白金龍冷眼旁觀，心想：「既然來執行任務，不論是眞是假，總有一番做作，我倒要看看，那海關上的官員到底是個如何做法。」

想不到那小火輪靠向碼頭以後，那積克梅生就像是老朋友似的，笑嘻嘻地跳上小火輪，鑽進船艙中去。

白金龍倒感到有些奇怪了，要調查走私漏稅，大可到岸上的倉庫一看，那有將犯嫌疑的人物請到小火輪中去的道理？

他這邊還沒有想出道理來，那邊廂小火輪中的積克梅生已笑嘻嘻地鑽出艙外來了，身後更多了一位頭戴金邊帽，身穿白嗶嘰製服，袖口上繡着金線的官兒相送，一步一彎腰，將積克梅生送回岸上，才揚揚手告辭，小火輪嗚地一聲，又向江心駛去。

白金龍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天下烏鴉一般黑，洋人貪污竟比咱們中國人還要明目張胆，簡

克梅生上小火輪去，當然是送上一筆賄賂，少不了又是五百金鎊，那來調査的官兒也好，不費吹灰之力，進了一筆横財，怪不得要將積克梅生當財神爺似的恭敬了。

那積克梅生等小火輪一走遠，臉上的笑容頓時一斂，向江面上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怒聲罵道：「昨晚失去了五百鎊，今天一早又去了五白鎊，這都是那杜琪老兒一人引起來的，今天他要是敢到碼頭來惹事，管教他知道我梅生的厲害。」

這幾句話，說的大大聲了，白金龍聽的清清楚楚，不免暗中好笑，然而他表面上，依然不露聲色，像隨意散步似的，走走停停，去而復往。

趕來尋仇

差不多又過了半個鐘頭，碼頭的情勢突然緊張起來，只見一隊快馬，衝進碼頭，鞍背上的也是一個洋人，匆匆向積克梅生說了幾句，又拉轉馬頭，疾馳而去。

積克梅生的神色更難看了，將那一干打手，在倉庫門前列成一線，自己更掏出手槍，檢査了一下，將子彈推上了膛，又插回腰際。

一會兒之後，碼頭前又緩緩駛來兩輛馬車，在門口停下，車上接連跳下七八名漢子，俱都是洋人，守門的巡捕那敢阻攔，撒腿就向碼頭跑。

帶頭的正是一名老頭子，一部花白鬍子，就像刺蝟似的嘴臉，然而他外表雖老，神態卻不顯得老，腰幹挺得筆直，雙眼烱烱有神，比年輕人還要有生氣。

他向碼頭內瞥了一眼，立即放大了嗓，「桀桀」狂笑聲道：「梅生先生，我杜琪老頭子回上海來了，難道老朋友見面，你不表示歡迎麼？」一面說，一面帶着手下，大步走進碼頭。

那碼頭中的積克梅生也帶起冷笑聲，答道：「杜琪老兒，你也別說門面話，我梅生在上海混了十幾年，也不是好惹的，老實告訴你吧！你用不到向海關上去告密，是好漢就乾脆拚個痛快，用這些下三濫的手段又濟得甚麼事，只要五百金鎊，什麼事全辦妥了。」

被稱爲杜琪的老頭子怒喝了一聲道：「你當我是什麼人，一是一，二是二，心裏想什麼，嘴上就說甚麼，我要找你算帳，何必假手別人？你老實告訴我，我也明白告訴你，你上了海關上那個鼠輩的大當了，白白送上五百金鎊，關我杜琪屁事。」

那積克梅生忽地神色一變，似乎驀然醒悟，一時間又改不過口氣來，只好又帶着冷笑的神色道：「杜琪老兒，是你也好，不是你也好，反正今天你到我此地來，有什麼事當面說個明白。」

杜琪又向前走了幾步，直至與積克梅生相距祇丈餘左右，才將他帶來的手下一字排開，望着梅生獰笑道：「大董事長，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老頭子的來意，難道你還不清楚麼？」

積克梅生怒聲道：「杜琪老兒，你別弄什麼玄虛，縱然你找了天皇老子來，我積克梅生也不會怕你，打開天窗說亮話好了，要上天也好，要入地也好，我積克梅生必定奉陪。」

杜琪又仰天打了一個哈哈，方道：「你說的痛快，我老頭子也不來難爲你，乾脆拿出一千箱烟土來，萬事全休，要不然……」他又打了一個哈哈：「梅生先生，中國人有句俗話：奪人買賣，就如殺人父母。兩年前，你怎樣奪了我一千箱烟土，用不着我老頭子多說，你自己心裏有數，諒你也不敢抵賴。」

梅生又冷笑道：「杜琪，你是老胡塗了，你丢了一千箱鴉片烟土，關我什麼事？我又不是你雇用下的看門人，烟土又沒有交給我保管……」

杜琪不等對方將話說完，立即「磔磔」狂笑插口道：「大董事長，你倒推的乾淨，我那一千箱烟土，還沒有抵達黃浦江口，你就率領手下，扮成海盜，燒了我的船，搶了我的貨，我老頭子躲兩年的時間，到底吃我打聽出來了，你不看一看，此人是誰？」

杜琪背後，立即閃出一個中年漢子來，大叫道：「梅生賊子，還認得我麼？你搶了杜琪的烟土，我出生入死，火裏來，火裏來，你好狠心，連我那一份也吃了，今天放着衆弟兄，你還有什麼話說？」

那積克梅生似乎吃了一驚，臉色由紅變青，突然咬了一咬牙，右手一起，就從腰際拔出手槍。

然而他拔槍雖快，那杜琪老兒比他更快，只聽「砰」地一聲槍響過處，那積克梅生的右手頓時鮮血四濺，那一柄手槍怎還抓得住？跌落地面上。

那積克梅生的手下，一見主人吃了大虧，頓

時蜂湧而出，舉起手中槍，對空放了一陣槍。

杜琪老兒帶的七八個人，都是亡命之輩，開槍殺人就是新年燒炮仗鬧着玩兒的一樣。此時一見對方出動，立即四下散開，各找隱蔽位置，開槍還擊。

杜琪老兒大叫道：「積克梅生，今天你不跟我算清楚舊帳，休想活着出門去。」

積克梅生在他的手下掩護下，逐漸向倉庫前退去，嘴上亦怒聲回答道：「杜琪老兒，你別逞凶，上海是有法律的地方，停會兒巡捕趕到了，不將你送上斷頭台才怪，識事的快走吧，此地沒有你的好處。」

倉庫爆炸　火燒烟土

就在槍聲一響之際，附近的警笛聲亦跟着大作，江邊的街道上秩序大亂，雞鳴狗叫，人人走避。

白金龍依然在碼頭門前，在槍聲下，他亦不由自主的向停在門前的馬車後躲避，免得碰上流彈，自討苦吃。

那輛馬車是杜琪等人坐來的，車廂裏放着一口小木箱，白金龍也沒有仔細看，還當又是大烟土之流。

槍聲愈來愈密，半空中「嘶嘶」之聲不停，流彈亂飛，街道上早走得一個人影都不剩 附近雖然也趕來幾名巡捕，可是一見到是黑吃黑，一場真刀真槍的肉搏戰，誰還敢上來多管閒事，子彈不長眼睛，碰上了叫誰賠命去？都躲得遠遠，縮起腦袋，有如充耳不聞。

白金龍老藏在馬車後，也不是辦法，偶然間，他忽然望到碼頭門邊幾隻鐵桶，那是裝汽油用的。白金龍看在眼裏，也不知道是空桶還是盛滿汽油，從地上檢起一塊小石子，迎着鐵桶上擲去。

那鐵桶立即「噠」地一響，聲實而啞，顯然是裝滿了的。白金龍微微一點頭，心中有主意了。

他趁着拉車的馬兒，徐徐向大門口接近，然後抱起一大桶汽油，橫放在車廂中，拔出桶蓋上的木塞，讓汽油像水龍似的倒瀉出來。

這汽油向地上一瀉，他立即揮起馬鞭，嘴上一聲呼嘯，重重的一鞭抽下去。

拉車的馬兒臀上挨了一記重的，頓時「蹀蹀溜」的怒嘶了一聲，四蹄一舉，發力飛奔，拉着馬車，衝進碼頭大門，直向倉庫奔去。

那一大桶五十加侖的汽油，也順着馬車前進的路線，瀉成一條彎彎曲曲像蚯蚓似的小河流，剎那之間，馬車已奔近倉庫門口。

白金龍早從衣袋裏掏出火石，敲燃火種，距離五六步，向地面上的汽油擲去。

那汽油最易燃燒，尾巴上一着火，頓時一溜火光，沿着汽油流出來的路線，向前燒去。

白金龍本沒有什麼害人的主意，以爲汽油最後燃着了馬車，拉車的馬兒一定駭得狂奔亂逃，着火的馬車四下亂走，自已也好乘機阻止住這場槍戰。

然而他沒有想到，就在火光一閃之際，已聽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得那杜琪老頭子的狂吠聲道：「車廂裏有炸藥：……」他這個「藥」字剛出口，已聽得「轟隆」，有如天崩地裂，震耳欲聾，砂石四飛，烈焰冲天。

白金龍也不由自主的向地面一倒，再抬頭望時，只見那倉庫前面，已是血跡一片，馬車炸得四分五裂，馬兒已不見踪影，連倉庫也炸倒了一角，燃燒着的汽油向倉庫裏面流，頓時引起一場大火。

那些槍戰的漢子，僥倖還留着一條命，那還敢再留，拔足飛奔，跑的無踪無影。

那積克梅生跟杜琪老兒也不見了！不知道他倆是死在爆炸之下呢？還是腳底揩油，走路要緊？

倉庫裏存的是兩千箱大烟土，火勢一起，烟香四溢，自有一種令人昏昏迷迷，沉沉欲醉的感覺。

幸在附近的巡捕，見槍聲已停，這才裝模作樣的趕來，一面救人，一面救火。

救出苦海癮君子

白金龍無意之中焚毀了兩千箱大烟土，雖然也傷了若干惡徒，可是比對之下，還是功德無量，這兩箱大烟土，眞不知要害死多少人。

火勢越燒越大，好在那倉庫是獨立一座，四周沒接到其他的房屋，也不怕傷害到其他人，所以白金龍也無心再看下，離開江邊，又回到昨晚去過的姓何那一家。

白金龍昨晚給何嫂子一塊銀元，今天再見面時景象又大不相同了，一塊銀元的數目雖不大，，可是像何嫂子這一家，至少十天半個月的生活可以無憂無慮了。

他進門的時候，正巧阿明阿德兩兄弟在門口玩耍，一見到白金龍，立卽回身向屋內奔去，張開小嘴大叫道：「媽，媽，昨晚上的那位恩公大爺來了。」

何嫂子正好在廚房裏煮飯，聽得小孩子一叫，也忙着趕出來，遠遠就跪下地去，叩了幾個响頭。

白金龍那敢受此重禮，趕緊向旁一閃身，含笑問道：「何大哥回來了沒有？」

何嫂子豎起眉尖答道：「人是回來了，可是已成了廢物，沒有大烟過癮，簡直就像是害了重病一般。」

白金龍笑了一笑道：「不妨事，我還懂得一點醫道，讓我爲他瞧一瞧。」

何嫂子忙又叩了一個頭，站起來道：「恩公，請隨小婦人來。」

白金龍隨着婦人，進了臥室，只見那木板上躺着何阿財，雙眼緊閉，面色灰白，眼淚鼻涕口水齊流，就像是死過去的一般。

何嫂子又道：「恩公，那死鬼怕是不成了。」

白金龍又呵呵笑道：「不妨事，不妨事，就這樣讓他躺上十天半月，餓死他肚子裏的烟虫，他的大烟癮自然就解除了。」

何嫂子又豎起眉尖道：「可是死鬼的身體弱，經不起餓。」

白金龍一招手道：「來，我們到外邊說話。」

何嫂子隨白金龍到了外間，只見白金龍掏出一小瓶丸藥，說道：「這是神仙保命丸，每日清晨，餵他一粒，一直等到他知道肚子餓，要找吃食，你就餵他一點稀粥，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可將他的大烟癮斷掉。」

何嫂子將藥瓶接到手中，又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白金龍知道她的意思，兩大三小，開門七件事，要她一個婦道人家如何維持得下來。當下又從衣袋內摸出兩塊銀元，悄悄向她手中一塞，說道：「別讓你當家的曉得了，沒有錢，還能熬得住，有了錢，他又要上烟館。」

何嫂子不好意思接，然而一家的生活使她不得不接，于是，她趕緊將一雙小孩子叫來，說道：「快向恩公叩頭，我何家生生世世，永不忘恩。」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不用，不用，過幾天我還要來看看何大哥的情形，等何大哥的烟癮戒掉了，我還要向你們道喜哩！」道完話，再不停留，大步走出門外，揚長而去。

那何嫂子還帶着一雙小孩，跪在地上，直等白金龍走得不見踪影爲止。

——本段完

全文未完——

崇禎皇帝的末日

蘭陵·文　鳳君·圖

信王入嗣大統

　朱由檢，這位明代第十六朝天子的崇禎帝，確是一個命途多舛的人。他的生母劉氏只是一個位卑的宮人，在生下他僅幾年後就死了。他的父親在他出世時，雖然終以皇長子的身份而已被冊立爲皇儲，但仍度着危疑的生活，後來雖然終於登上皇帝大位，但只一個月就謝世了。所以，朱由檢一生可說是未曾享受過母愛乃至父愛。他雖然生在皇帝家，爲金枝玉葉之身——在他祖父時，他是皇孫；在他父親的短短一月在位時，也是皇子；他哥哥做皇帝時，也是皇弟——，十三歲那年，也由他的皇帝哥哥依照祖而冊封爲「信王」，貴爲僅下天子一等的親王；但他的精神生活方面却始終不愉快的。他的近於白痴的哥哥——熹宗天啓帝——寵信太監魏忠賢和乳母客氏，客、魏二人狼狽爲奸，無惡不作，連正宮皇后都欺侮到，連當今皇帝的幾個妃嬪都有被逼死，對於這位皇弟當然更不放在眼內，而且還多加疑忌。年輕的信王，於是終年在戰戰兢兢，諸事自行檢點小心，以及憂讒畏懼下，度其少年的生活。

　天啓七年八月至十二月，白痴皇帝一病不起而死了，享壽只二十三歲，沒有兒子。這一死，使客氏和魏忠賢大起恐慌了。魏忠賢以一下賤的太監，而成爲大明王朝的實際統治者，是全因爲這個白痴皇帝的關係。魏忠賢和客氏合作，把白痴皇帝敷衍得妥妥貼貼，而且玩弄之於股掌之上，方能夠勢能無大，而成爲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的。倘若換了別的一個朱家子孫來做皇帝，就未必能像天啓皇帝那樣對待客魏。客氏和魏忠賢算是有遠慮的人，他們曾經選取了幾個侍過天啓皇帝寢的宮人，弄她們出宮，秘密地養在客氏的府邸內，讓魏忠賢的姪兒們和她們發生肉體關係，爲她們下種，使她們有身孕，待日後有一個男孩生下，就硬派他是天啓皇帝的兒子，立爲皇儲。這樣一來，皇儲表面上是姓朱、是太祖、太宗的龍子龍孫，但實際上却是魏家的種。這個皇儲，自一出世時起，就可由客魏二人操縱，而教養薰陶他長大，將來做了皇帝後，還不是依然全權歸之魏忠賢而由魏繼續做其大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嗎？

　客、魏二人這種有遠慮的做法，是學當年戰國時代李園和呂不韋的故事的。李園和呂不韋是能成功地達成他們的目的。但客、魏却運道不好，做是做了，一共有八個懷有身孕的宮人養在客氏的家內，可是，他們絕對沒有料到這位白痴皇帝會這麼快死的。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即使平時生活如何不正常，但身體方面却一向沒有什麼死亡的徵象，偶而病倒，是不慮的。誰知天啓帝在八月十八日病倒，一開始就病勢甚兇，只不過是四天的工夫，就雙腿直伸，一瞑不視了。這時，八個在客氏邸中的宮人，都只懷有兩三或四五個月的身孕，無論如何趕不及在此時出世。客、魏二人的苦心遠慮的功夫，至此算是白做了。

　天啓皇帝病倒後，其勢甚危，連宮外的廷臣們也覺察到這點了，他們都有皇帝這次的病准好不了的預感。皇帝沒有兒子，萬一不諱，將由何人嗣承大統呢？這是國家宗社的一個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問題，必須從速趁當今皇上尚在的時候予以解決。按照制度矩規，皇帝沒有兒子，就得兄終弟及。當年武宗（正德皇帝）崩後，因爲沒有子嗣，就曾迎請當時身爲外藩的正德皇帝的同祖從弟厚熜入京繼承大統，是爲世宗（嘉靖皇帝）。信王由檢是當今皇上的弟弟，而且是同父的弟弟，比起正德與嘉靖二帝的關係更親一層，當今皇上萬一不諱，該由信王入嗣大統。於是，外廷有些比較公忠的臣工們，就在內心中決定了擁戴信王嗣位。可是，他們此時却不敢對這個問題有所明言。因爲第一，天啓皇帝還活着，臣下不便明言皇帝就要死而預定信王嗣位的事；第二、信王畢竟是皇弟而非皇子，往昔不少皇帝對於自己的兒子，且已明詔天下而正位青宮的，尚且疑信臣下對之擁戴而市恩見好，所以那些臣工爲了避嫌和爲避免發生不良的效果，不能對信王嗣位的事有所明言；第三、魏忠賢威福自專，居心叵測，那些臣子們也不敢爲此而觸魏的怒，以致造成對自己，甚而可能對信王的大災禍。但他們又念身爲大臣，對這宗社大事決不能坐視默無一言。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不太有痕迹的方法，認爲皇帝聖躬不豫，作爲皇弟的信王應該入宮去視疾請安。但信王業已受封爲親王而出居王邸，不奉詔召是不能竟自入宮的。於是，那些臣工便上章奏請宣召信王入宮視疾。他們相信只要兄弟兩人能夠見面談話，做皇帝的哥哥對於自己身後的事，一定會向弟弟有所囑託的。由皇帝親自作了囑託，一切的事就更名正言順地照辦了。

客氏和魏忠賢對於臣下請信王入宮視疾的事，火爲不悅。他們兩人內心明白，這些臣工的這項請求，實在是爲信王的入嗣大統打好基礎。客、魏對於信王本來就很忌，曾經要皇帝分封遠處一地給信王，讓信王離京而去就國。這件事正在擬議中的時候，皇帝病倒了。信王不是白痴，年紀雖輕，人却很精明，倘若由他嗣承大位，將來很可能不會受客魏二人的指使操縱的。所以，他們兩人甚不願批准那些臣下的奏請。（明代自成祖以後，臣下的奏章，是由司禮監太監秉承皇帝的旨而執筆代批的，然後發交內閣照所批而票擬詔旨。雖說司禮太監只不過代筆，批復的意思是出之於皇帝的，但明代幾個皇帝，自己懶於理問國事，委任太監以致臣下的章疏，就由受寵任的當權的司禮太監，自出主意而自批，但發交下去，却是用的皇帝名義和作爲皇帝自己意思的。天啓朝時，皇帝完全不理事，章疏是由魏忠賢自出主意而批復發下的。）但，臣下的這項奏請，於情於理都很難找出一個藉口來批駁。還有，那時，客氏和魏忠賢爲了皇帝的突然病倒而其勢甚危，正感到慌亂，一時也無暇和不能作從長較善的計算。

天啓的正宮皇后張氏，是個賢德的女人，素來不贊同客魏的作爲，客魏對她至爲忌恨，曾數次想陷害她和她的父親。她的父親張國紀會因此受了一些挫折和懲罰，而她的處境也甚危。客魏二人務欲達到陷害她的願望，屢施陰謀詭計。還是那個魏忠賢同黨的司禮掌印太監王體乾比較頭腦清醒些，曾經勸告魏忠賢說：「皇上凡事憒憒，白痴一名，但在骨肉天性方面却是很厚的，對於自己的妻子和兄弟是不薄的。你倘若再不縮手，還要繼續陷害正宮，一旦皇上醒悟而大怒，而天下的人又恨我們至於切骨，那時，我們就會死無葬身之地的。」魏忠賢一聽有理，自此才對張皇后放鬆了一些。雖然，客氏和魏忠賢並沒有能夠達成貶廢或殺害張皇后的目的，但凡事憒憒而被客魏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天啓皇帝却也不免受了客魏的影响，對於張后疏遠，這時皇帝夫婦是經常難得會見一面的。

張皇后見到皇帝丈夫病危，又深知客魏二人的邪心。爲了宗社邦國的前途，她逕去寢宮以侍疾爲名而和丈夫作深談了。這位只二十零歲的柔弱皇后，這時發揮了她賢德的本性和剛勁的魄力，勸她的皇帝丈夫應該立即召信王入宮，並勸他應及早決定以信王嗣位。這位近於白痴的皇帝，畢竟受過幾年典型的皇家敎育，聽慣了一套說決，多少還知道宗社邦國之重，於是立即接受了皇后的勸告，命內官急召信王入宮。皇帝自出主張，自己吩咐，又有皇后在旁監視着以免他們做鬼而不急速奉旨行事，客魏此時又在心慌意亂中，不及從長商量計較，便只好聽任內官奉旨去召信王了。魏忠賢不欲臣民們知道宣召信王入宮是出於皇后的建議，而讓皇后獨得美名，於是便急急把臣工的那道奏請的章疏批復「准予所請」。任何人都久知一應章疏都是由魏忠賢出主意而批的。他現今這樣一批復，就可使臣工乃至信王都以爲是他贊助宣召信王入宮視疾的。

八月二十二日的上午，信王奉召進宮來至他皇帝哥哥的病榻之前了。這位近於白痴的皇帝，在臨終前的言行，到表現得很正常。他在信王叩頭請安後，命信王立近他的病榻邊，握住信王的一隻手，注視了片刻後說：「弟弟近來爲什麼這樣瘦？應當好好地注意攝生才對呀！」

信王聽到皇帝哥哥這番關心的話，內心大爲感激，再見到哥哥病已如此，死徵已現，君臣兄弟之情激發，不覺悲從中來，但又不敢出聲哭泣，只是熱淚滾滾而下。天啓皇帝也不禁熱淚盈眶了，也長嘆了一下後又說：「我的病是好不了的，可能就在旦夕之間。我去後，弟弟就嗣承大位。我卽位以來已有七年，自己知道對不起祖宗，希望弟弟好好地做，做一個堯舜之君。」

信王當卽跪地泣說：「陛下聖躬偶而違和，是無碍的，務請善自寬心調養。至於嗣位一節，臣萬萬不敢當，不敢奉詔。」

天啓皇帝再命信王起立而近床邊，他又說：「皇后是個好人，我一向薄待了她。弟弟嗣位後，應該好好敬事皇后。」他頓了一頓，向侍立在旁而正在對他頻頻霎眼示意的魏忠賢看了一眼，然後又對信王說：「廠臣服事我多年，謹慎小心，這幾年來又代我操勞，嫻習國事，弟弟嗣位後，應該繼續委任他。還有——」他指了指也侍立在一旁的客氏——「奉聖夫人是我的乳母，自我在襁褓時以至於今日，對我的劬勞之恩甚大，弟弟應該體我的意思，代我繼續奉養她。」

信王總是遜謝，他退下而出宮回去自己的王府了。

這是他們兄弟最後一次的會面。就在當天下

田貴妃薨逝後崇禎傷心不已。

午申時，年只二十三歲的天啓皇帝宴駕了。

魏忠賢總認爲讓信王來嗣承大統，對於他不是好事。他也會想趁此由自己篡位。但自古以來，從未有一個人是由太監而坐上龍椅的。他對篡位的事，不能無猶豫。而他的親信大臣兵部尚書崔呈秀，也認爲這不是一個篡位的好時機，天下人心將會不服而羣起反抗的，勸他務須愼重。魏忠賢雖然暫時打消了自立的念頭，但內心還是不肯甘休。

皇帝宴駕的噩耗一傳出後，宰相和勛臣等便合上表牋，至信王府，請信王入宮嗣承大統。魏忠賢不能明白反對，便說大行皇帝昔召幸過的宮人，現今有好幾個懷有身孕，倘若托天之幸，生下兒子，按「父業子嗣」的制度規矩，大位應由遺腹子的皇子嗣承，所以，現今信王不宜正位，只能入爲攝政監國以聽政，而待數月後的皇子誕生。倘若生下的是男子，就嗣承大位，信王則退居藩服；倘若生下的不是男子，到時信王再正大位不遲。

魏忠賢和客氏雖然於萬般無辦法中想出這個花樣來，但也只不過是說說而已，未能成功。第一、信王的入嗣大統是大行皇帝的遺命，親口宣諭，而且依照祖制，也是應該由信王即嗣位的。國家不可一日無君，焉能把帝位虛席以待未可必的遺腹子的誕生？

而所謂遺腹者，盡人皆知並非先帝的龍種。客魏倘若眞要這樣做，將會像魏篡位自立一樣，遭到內外、朝野的文武百官和天下臣民反對的。第二、張皇后竭力定策，堅持主張要信王從速嗣承大位而正位。第三、即使客魏的羽黨們，也都期期以爲不可，認爲這樣做，反會對魏上公大不利的。基於這種種原因，魏忠賢也只好萬分無奈地翊戴信王早正大位了。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夜間，信王由王府入大內，二十四日——即大行皇帝崩後的第三日——即皇帝位於中極殿，受內廷和外廷官員的朝賀，詔改明爲崇禎元年。信王即位時十八歲，十足一個少年之主，（天啓帝即位時只十六歲，比他小兩歲。）

從此，信王成爲大明王朝的第十六君崇禎皇帝了。

田貴妃香消玉殞

皇家子弟的結婚年歲是較早的。當崇禎帝尚當信王時的時候，就已成婚。天啓六年，他十七歲，在魏忠賢代皇帝的主持下，他選大興縣周奎的女兒（年十六歲，比他幼一歲）爲王妃，這年納徵發冊。次年——天啓七年——二月親迎成婚。他成婚後只不過半年多，他的兄皇崩殂而由他嗣承大位了。他由親王晉而爲皇帝，周氏便也隨之陞級，由親王的正妃，晉而爲母儀天下的正宮皇后了。至於原母儀天下的天啓皇后張氏，則讓出中宮而移居別宮，過孀居孤寂的生活。崇禎帝念張皇后的賢德，又感激她的定策之功，以嫂后之禮事她，在禮貌上講，對她總算過得去的。至於她在宮內的聲光和權威，當然比不上當今帝的皇后，乃至比不上當今皇帝所寵的田、袁兩位貴妃的，在食用各方面的享受上，也都遜於她們的。好在她素性賢德，又好寂靜和淡泊，對於孀居的生涯，到也始終能安之若素，以禮佛誦經爲身心的寄託，也決不和當今的皇后、貴妃們生嫌隙，搞是非。當然，她有時也不免自怨命薄的。因爲她秉性賢德，又因爲她不是當今的皇后，所以她的外家雖叨沐皇家的恩澤，但卻不像周田兩家那樣橫恣和貪財。

崇禎帝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不算一位偉大的帝王，雖然他甚至是一個亡國之君。但以他的私生活之比較正常和嚴肅而言，以他的勤儉而言，在中國歷代君王中——尤其是在明朝朱家王朝中——，卻是不多見的。他富有四海，貴居九重，手操最高威福之柄，可以恣所欲爲，卽位時只是血氣方剛的十八歲少年，到他最後死時也只不過三十五歲，但他卻從未聽說過有什麼特別的不良的嗜癖。他的皇宮內當然少不了酒食的豐設，聲色的供奉，臣下對他也少不了有珠寶奇珍的貢獻，但都不算太過分。以一統大帝國的天子而言，他在各種享用上，都算比較是正常而適分的。他不馳情於聲色犬馬之好，不從事大興土木。他絕不能被加上「荒淫」二字。他在女色方面，也並不放縱，後宮中的女寵不多，並不好色如命。從現存的各種史料來看，他的後宮所寵的女人，除了與他是結髮夫妻的周皇后外，比較著名的就只得田、袁二貴妃。他寵愛兩位貴妃，尤寵田貴妃，田妃雖然不免有些恃寵而嬌，但還不算過當，他也不讓她們干預國政。妻妾間雖不免有些爭風撚酸的事發生，但也只是偶爾的小風波，他也沒有做出過寵妾滅妻，或愛庶欺嫡的事。他也從未在女色上沉溺不返，以致荒廢朝政國事。絕世佳人而使吳三桂「慟哭三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的陳圓圓，就曾被獻入宮，未曾爲正憂國事的他所愛幸，而仍遣出宮去。

田貴妃的祖籍是西安，因爲世代在揚州做小商人，於是便落籍揚州。崇禎帝在成婚後僅半年就嗣大位，那時他就只得周后，後陳並無他人，按照規矩，皇帝該有三宮六院，於是便選天下美女入宮，其中田、袁二女最爲美艷，可冊立爲貴妃。周氏就以中宮皇后的份，親下聘禮迎二女入宮，當然，周皇后的內心是有些酸溜溜的。田氏居承乾宮，在東，是爲東宮。袁氏居翊坤宮，在西，是爲西宮。這一來，這位少年皇帝的正、東、西三宮俱備了。

田貴妃豐容盛鬋，姿色無雙，態度嫻雅而寡言笑，但偶一語偶一笑，則百媚俱生。她冰雪聰明，心腸靈巧，不單美於姿，而且豐於才，各種技藝都一學卽會，而且精擅。宮內的年輕女官們好玩蹴踘之戲，崇禎帝也愛看她們玩。田貴妃的蹴踘技能，總是第一而爲別人所自嘆不如的。她精於鬪棋，常常和崇禎帝對奕，崇禎帝根本不是她的對手，但她能夠在不着痕迹，不露破綻下，往往輸一二子給皇帝，使皇帝大樂。她在禁苑中學騎馬，用不了多久，她的騎術就精絕。她姿容絕世，騎在馬上，艷光四射，絕似名家的美人策騎圖中的人。不要說皇帝也旁看得她發呆，就是同爲女性的宮眷們，也會生起我見猶憐的心。她善書，一筆鍾王小楷，有如簪花少女；又能畫，常寫生入圖，崇禎皇帝把她所寫的畫，經常留在御几上把玩展賞。至於在音樂方面，也有卓越的造詣，彈琴吹簫，無一不能，偶歌一曲，如黃鶯出谷，常令崇禎皇帝聽來悠然神往。

崇禎皇帝的過寵田貴妃，當然使正宮的周皇后內心大不自在。有次，周皇后撚酸而和皇帝丈夫發生言語衝突了，皇帝忿極，動手便打，使皇后仆倒在地，受了微傷。周皇后還時也忿極了，連連不停地喊道：「信王！信王……」信王是崇禎帝未做皇帝前的親王封號。現今卽位已多年，而周后在氣惱的時候，竟不停地喊出「信王」這兩個字，是有她的用意的。她的意思似說：「你

現今做了天子，有三宮六院，寵妾欺妻，竟忘了我是你尙只是親王時的結髮之妻！竟忘記了我和你在信王邸內共度憂疑危懼的生活！」周皇后這一下手法確是有效，使崇禎皇帝憶及往事，不由傷感起來。他雖然不便自抹尊嚴而當場向結髮之妻的周皇后道歉，但旋即就派了一個太監去皇后的宮，賜皇后一些物品，並由那個太監代皇帝詢問皇后的起居飲食情況。周皇后在交泰殿階仆倒地後，由宮女們扶抱回宮，和衣躺在床上哭泣個不停，茶飯不肯進，準備餓他個三天兩天。現在見到皇帝派專使來賜物慰問，不啻皇帝向她道歉告罪。她的面子已足而有落場勢了，於是再在宮監們的再三勸請下，起床飽進一餐。從此皇帝丈夫對她更有禮貌，不再有粗聲惡語向她了。這在可以忍受的範圍中，從此也不再公然鬧出醋海興波的事。因爲她知道她畢竟是中宮嫡妻，以母儀天下的皇后身份而公然和妃妾爭酸，說將出來，終究是不大體面而有失身分的。還有，她也明白自己這樣爭酸，是沒有實效可得的，多了反而會取丈夫之厭惡，再說丈夫雖然過寵田貴妃，但對於她這個正宮皇后，不論在禮貌上或內心上，倘不失愛敬，比起以前的好多皇帝——即以朱家王朝的幾個皇帝來比——寵幸妃嬪到欺妻乃至廢后來，已要好過不知多少倍的，周后想到這點，心也就平了。這些年來，皇帝丈夫爲敗亂的國事操勞憂心，幾無一件可喜的事，現在他別無嗜好，只在田妃的身上可以得到一些歡慰，周皇后覺得自己又何忍剝奪丈夫這一點點的歡愉呢？稍後，田妃大概得了皇帝的勸告，對周皇后執禮甚恭，完全以妾婦事嫡妻之禮事周皇后，周皇后心更平了。從此以後，周皇后和田、袁二貴妃這三妻妾之間，至少在表面上，總算維持着一團和氣的。有次，田貴妃因事得罪了皇帝，退居啓祥宮待罪，皇帝一連幾個月不召幸她。其實皇帝已想念她得不得了，不過礙於自尊心，不便召幸而已。周皇后看透了丈夫的心意，樂得做個人情以見好於皇帝和田貴妃。於是，在一次她陪皇帝丈夫在永和宮賞花的時候，請皇帝召田妃來同賞。皇帝不用說，既不答允，也不拒絕。周皇后暗暗一笑，便即命內監以車去迎召田貴妃來永和宮。這一來，皇帝和田貴妃又和好如初了。這對歡喜冤家對於周皇后的這份人情當然心感。從此，周皇后更贏得兩人的敬愛。闔宮的人也都讚皇后有不妒的美德了。

田貴妃一共生過四個兒子，第三子在兩歲時夭折，第四子在三歲時殤。幼子是皇帝最喜愛的，一旦夭折，皇帝固然悲慟，但還勉能以禮制情。可是田貴妃就不同了，悲哀得使她終日鬱鬱不歡，以致大大地損害了她的身體健康，終於在崇禎十六年一病不起而香消玉殞了。

田貴妃的薨逝，給予崇禎皇帝精神上的打擊，是嚴重無比的。崇禎皇帝見到國事敗亂如此，幾乎終年無一刻歡心的時候，只有他所寵愛的田貴妃能夠爲他解若干愁和給他多少歡慰。現今所愛的人已離他而去，一代佳人化爲塵土，他也再沒有一個人能夠給他解愁開懷了。

周皇后以此次變，曾經暗囑她父親周奎在外覓致美女奉皇帝。周奎多方命人物色，以重金聘致了姑蘇名妓陳沅（圓圓）送入宮內。但此時崇禎皇帝見到他朱家王朝的處境更危，已無心於聲色。還有，他認爲「千古知言漢武帝，人難再得始爲佳」，像田貴妃這樣的佳人，不能再得第二個的，在他的心中，是認爲他的田貴妃是沒有人能夠代替她的。終於，陳沅在宮中住了一個短期間後，仍被遣回周國丈的府去了。

據野史說，自從田貴妃逝後，崇禎帝從此天顏慘淡，經年累月難得展顏一笑。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玉女銀鳳

冰鴻·文

雲君·圖

情逾金石　得締良緣

五六里路程，在宗鴻羽的速度算來，也不過頓飯工夫便可以奔到了，何況，他現在正在焦急的情況之下。

宗鴻羽奔走沒有多久，果見前面有一座青翠的高峯，四周羣嶺重疊，青松翻浪，猶如翠海，絕谷在望。

宗鴻羽奔到峯前，略一思忖，暗道：「雪妹直是個口是心非，她明明答應我今後不再興兵侵擾中原武林，怎麼現在又把白鳳會總舵主及一干幫衆困在這谷裏呢？我如直衝入谷，必然要大事殺戮，也罷，我就先上翠薇峯吧！」思忖已定，方自躍起。驀地，一個冷森森的聲音道：「你小子找死啊！」聲音不大，但卻震人心弦。

宗鴻羽聞言一驚，但沒有立刻反應，許久，才緩緩轉過身來。只見，兩丈之處，正冷然的站着一個中年美婦。

宗鴻羽一見此人，心頭大震，脫口道：「是你？」宮裝美婦冷笑道：「我以為你已死在猿愁崖下了。」

原來，這宮裝美婦，就是「白鶴仙子」冷雲梅的師傅。

宗鴻羽心中暗自着急，但卻不能不硬着頭皮撐下去，當下淡然道：「很幸運，晚輩沒死，反把積毒解掉了。」宮裝美婦冷冷一笑道：「你要到那兒去？」

宗鴻羽脫口道：「找令徒！」宮裝美婦聞言

美目中突然暴射出駭人的寒芒，冷喝道：「那丫頭背叛了我，現在正把她治的快要回心轉意了，你又想去引誘她，哼，你以爲老身好惹嗎？」

宗鴻羽聞言一怔，急道：「前輩怎樣整治雪妹。」宮裝美婦冷冷的道：「我說你死了，並帶她去看了現場，爲了證實這件事，我更抓了幾個將宗內弟子當面問給她看，她才相信了。」

宗鴻羽道：「後來前輩就叫她率衆與中原爲難嗎？」宮裝美婦冷哼一聲，道：「哼，何用老身多言？而她自己由愛你而生出對武林的恨意，所以決定要鬧得武林雞犬不寧。」

宗鴻羽心中稍寬，道：「那前輩怎麼整治她呢？」宮裝美婦冷冷的道：「因爲她對我說，等她鬧夠了中原武林，再把西藏宗主抓來祭了你的靈之後，就要永遠退出武林，出家修道。」

宗鴻羽心中暗自憐憫道：「雪妹，你太痴情了。」宮裝美婦又道：「這也不能算背叛，老身要她統治武林，再者，叫她恢復宮裝她不肯。」

「恢復宮裝？」

宮裝美婦狠聲道：「自你死後，她就是你妻子，一天到晚，一身重孝，老身看不慣，叫她換，她又不肯換，這不是背叛嗎？」

宗鴻羽越聽越心痛，不安的問道：「前輩怎麼整治她呢？」

「老身先把她關起來，親自指揮把白鳳會總舵主那小丫頭及一些徒衆，困於碧草谷中，然後偽偽勸說她，那知，她不聽勸說，老身一怒之下，把她擊成了重傷。」

宗鴻羽聞言面色登時大變，脫口道：「重傷？」宮裝少婦道：「不過，老身知道她身有赤龍珠，死不了。」

宗鴻羽聞言，一顆心幾乎跳到口裏，當下，也來不及說話，轉身就向峯上奔去。那料，他才一轉身，宮裝美婦已然站在身前，美目中殺機盈然的道：「小子，你想到那裏去？」

宗鴻羽急道：「救我雪妹！」宮裝美婦不肖的道：「哼，你配！」

宗鴻羽心亂如麻，也顧不得許多，脫口道：「赤龍珠，令徒已全送給了在下，所以……」

「什麼！她敢擅自送人，那就叫她自己找死！」

宗鴻羽把赤龍珠拿出，送過去道：「在下不上峯也可以，只要前輩肯將此藥拿去救她。」宮裝美婦冷笑道：「她已送給你了，老身懶得從小雜手中拿東西，你如果不識時務的快下峯去，要不然老身可要你葬身此峯之上。」

宗鴻羽心頭大急，忍不住冷喝道：「前輩請不要逼在下過甚！」宮裝美婦聞言一怔，突然大笑道：「難道，你想與老身一決勝負不成？」

宗鴻羽冷冷的道：「在下自知不敵。」

「那就快滾吧！」

宗鴻羽堅決的道：「但在下卻要把這藥遞在雪妹手中。」宮裝美婦，道：「你自信有此能爲嗎？」

宗鴻羽心中一動，忖道：「由她那天的手段看來，現下我功力雖然已全部復原，可怕還難在她手下走出幾招，我不如騙她一下，竄入林中，再把此藥遞給雪妹，」念頭心決，突然道：「那位兄台助在下一臂之力。」星目緊盯着宮裝美婦身後。

宮裝美婦心頭一動，心中暗忖道：「此子心計端的超人一等，神色竟然如此鎮定。」故做不知，回頭凝視。

宗鴻羽見狀大善，那敢怠慢，腳下一加勁，向林中竄去。那知，剛到林邊，突見林中緩步踱出那宮裝少婦，由那從容的態度判斷，顯然她已到達多時。

宗鴻羽猛然剎住身形，心忖道：「那邊到這裏，也有四五十丈之地，她竟能避過我的視線早到，看來，我的功力與她還差了許多。」宮裝美婦冷然道：「你還有什麼技倆？」

宗鴻羽道：「在下自知不如前輩多多。」宮裝美婦冷笑道：「那你就快滾吧！」

宗鴻羽搖搖頭，道：「我還沒見到雪妹，我不會走的。」話落一頓道：「雪妹是前輩唯一的弟子，難道前輩就此見死不救嗎？」

宮裝美婦冷笑道：「難道你可救她？」

「不錯！」

「你鬪得過老身這一關嗎？」

宗鴻羽斷然道：「晚輩願早走雪妹一步。」

宮裝美婦冷笑道：「她是你什麼人，你肯如此犧牲。」

宗鴻羽坦然的道：「在下愛妻。」宮裝美婦突然格格大笑，道：「好好，那老身就成全你們吧。」話落一頓，道：「現今，老身有兩條路你走，任你選一條！」

宗鴻羽斷然的道：「在下未見雪妹之前，決

不下場。」宮裝美婦道：「第一條，你闖過老身這一關，你我公平交手，各盡所能，至死方休。」

宗鴻羽搖搖頭，道：「第二條呢？」宮裝美婦，道：「你硬接我三掌。」

宗鴻羽心中黯忖道：「她三掌一出，不知我還有沒有命？」沉吟良久，回不上話來。宮裝少婦，見狀美目中殺機大熾，但卻笑道：「你要是自信抵擋不住，現在還可以走。」

宗鴻羽暗中把牙一咬，斷然道：「在下願接前輩三掌。」宮裝美婦冷笑道：「你自信能不死嗎？」

宗鴻羽搖頭道：「這不可能，在下只希望能支持半個時辰，見到雪妹。」宮裝美婦冷笑道：「使她終生感你？」

宗鴻羽搖頭道：「不，叫她另找如意郎君。」宮裝美婦心中暗自喜悅道：「好個痴情娃兒，，雪兒好眼力。」當卽冷聲，道：「你準備了沒有？」

宗鴻羽道：「請前輩出掌！」宮裝美婦玉手一揮，道：「接住！」一股無形的奇大壓力，已然壓到。

沒有狂風，也沒有雷鳴，不見沙起石走，地上的柔草卻為之斷折，這是一股無形的氣勁，但卻能傷人於無形之中。

宗鴻羽當初在猿愁崖上，已見過此人的武功，目下那敢稍存大意之心，當卽凝神提氣，全力拍出了一掌，掌出跟着提氣躍身，以便無法抵擋時，可以隨着那壓力飄退，減少傷勢。敢情，他已存了不求有功，但求自保的想法。只聽「啪！」一聲輕響，挾着宗鴻羽一聲輕微的悶哼聲。沙土微微揚起一些，適才宗鴻羽血掌的狂風所激起的。

宗鴻羽連退了五六步，終於控制不住，跌坐地上，只覺胸口氣悶，雙臂酸麻難舉，心知，自己已受了內傷。宮裝美婦見狀心中也自微驚，忖道：「想不到此子竟有這般功力，雪兒也不過如此而已。」

宗鴻羽強自提了一口眞氣，從地上跳了起來，暗中運氣，把雙臂活動了一下，緩緩舉步走到原位。宮裝美婦冷冷的道：「你要休息多久？」

宗鴻羽淡然的一笑道：「休息太長了前輩不肯等待，而時間短了，卻對晚輩有害無益，前輩下手吧，晚輩已準備好了。」宮裝美婦冷笑道：「只怕你接不下這一掌。」

宗鴻羽淡然的道：「在下死而無憾。」宮裝美婦猛然把牙一咬，冷喝道：「接住！」話落雙掌齊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壓力，在她起掌之際，已然壓到宗鴻羽胸口，這一掌，只怕她是用出全力了。

宗鴻羽見掌心頭大駭，猛然把玉牙一咬，提足全身功力，迎掌拍了出去，狂風由血影中吹出，乍看起來，特別怕人。

「轟！」的一聲大震，沙土揚起的比前更多，沒有悶哼聲，只傳來一聲人體着地的「叭噠！」輕響，一切仍歸寂靜。

宮裝美婦，隔着淡淡的沙塵，看着八尺以外，躺在地上不動的宗鴻羽，心中暗自忖道：「想不到他內傷之下，這一掌還會有這麼大的威力。」

宗鴻羽掙扎了一下，吃力的從地上坐了起來，艷紅的鮮血，如泉水般的從他嘴角不斷的溢出，傷勢之沉重，可想而知。宮裝美婦強忍着心中的痛惜，冷冷的道：「宗鴻羽，你還能經得起幾掌？」

宗鴻羽從地上撐起身來，遲鈍的向前走了幾氣，道：「前輩，我們約定三掌，還有一掌了，前輩怎麼能可以經得起幾掌呢？」宮裝美婦冷笑道：「我是說半掌還是一掌？還是一掌都不接呢？」

宗鴻羽冷冷的道：「既然講好了一掌，在下就接一掌。」宮裝美婦冷冷的道：「你自信接得下？」

宗鴻羽冷然道：「晚輩已說過，在下就是死在這翠薇峯上，心中也不覺得有什麼遺憾，前輩何必多問呢？」宮裝美婦聞言並不生氣，只嗤笑一聲道：「宗鴻羽，你實在有些不識時務！」

宗鴻羽道：「什麼不識時務？」宮裝美婦道：「假使你識時務，就該趁早逃命，老身已說過，那兩顆赤龍珠已經送你了，你現在的傷雖然重，還可以醫得好，如果還想上去，只怕，你眞的要比雪兒先走一步了。」

宗鴻羽冷淡的道：「前輩以為在下是那等貪生怕死之徒嗎？」宮裝美婦道：「生死固然沒有什麼值得歡懼，但是，死有重如泰山，也有輕如鴻毛的，你這樣死，老身以為輕如鴻毛。」

宗鴻羽大笑道：「哈哈……輕如鴻毛，在下

為以前輩錯了，有所謂，夫妻同命鳥，眼看妻子死於他人之手而不救，在下以為活着是羞恥。」

「假使你並不愛她，那豈不是被一句成語害死了嗎？」

宗鴻羽笑道：「恰巧相反，在下很愛她！」

宮裝美婦道：「那你是決定選那條死路了？」

宗鴻羽慨然的一笑道：「前輩請出手吧，晚輩雖知這一掌死多生少，但卻不願事了一半，畏死而走。」

話落深吸一口眞氣，强提殘餘的一點眞力，閉嘴不再言語，靜等宮裝婦人出手。宮裝美婦心中暗自嘆道：「世間竟然有這等至性之人，雪兒總算沒看錯人，待我再虛晃一掌，讓他們夫妻去會面吧！」轉念不過眨眼間的事，當下故意冷笑一聲，道：「好吧，老身成全你了，接着。」話落揚手拍出一掌，但卻只用了四成眞力。

宗鴻羽見狀把眼一閉，緊跟着把雙掌迎了出去。只聽「轟！」的一聲響，宗鴻羽不能自主的退了七步，張口吐出三口鮮血，身子連幌數幌，幾乎跌到地上。

這一掌，宮裝婦人，雖只用了四成眞力，但對宗鴻羽傷重的身子來說，何啻千鈞，他屹立不倒，已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宮裝美婦心中暗忖道：「太重了。」粉臉上卻聲色未動，只冷冷道：「你去吧！」

宗鴻羽木然的望了宮裝美婦一眼，躬身道：「晚輩多謝前輩手下留情。」宮裝美婦冷笑道：「想不到你宗鴻羽也會感謝人！」

宗鴻羽自嘲的一笑道：「這是第一次，也許是最後一次。」話落緩緩轉過身去，一步一步向峯上走去，身影顯得是那麼淒涼。

宮裝美婦注定宗鴻羽修長的背影，喃喃自語道：「我已把雪兒交給你了，今後，也不再指望她稱雄江湖，霸居五嶽，唉！女孩子終究是女孩子啊！她應該有自己的歸宿的。」宮裝美婦話才一落，身側突然傳來一個溫柔的聲音道：「雯妹，你覺得損失太大了是嗎？」

宮裝美婦，聞聲臉上冷色突消，幽幽的道：「凌哥，你又來挖苦我了。」話落緩緩轉過身來，只見，身前兩尺左右處，正站着一個中年書生。中年書生聞言大驚，連忙道：「雯妹別誤會，我怎會挖苦你。」

宮裝婦人見狀淒苦的一笑，道：「看你緊張成那個樣子。」中年書生仍不放心的道：「雯妹，你眞的沒有誤會？」

宮裝美婦淒艷的一笑道：「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你以為我還是當年的脾氣嗎？唉，想當年，為了爭一時的意氣，而誤了三十年，三十年，是一個多麼悠長寂寞的歲月啊！」話落美目中已滾下兩顆清淚，倒身撲進中年書生懷中，泣道：「凌哥，你眞的不會再離開我了嗎？」

中年書生沒有回答，伸臂一圈，把宮裝美婦摟入懷裏，她掙了一掙，但立刻停止了，玉臂伸，反摟着中年書生。

這是他們之間的相抱，這一抱，他們卻等了三十年之久。

三十年前，江湖上的殺人女魔，與衞道奇俠之間的一場大誤會，也就在這一擁抱中，消失於無形之中了。

不再需要聽彼此之間的解釋，也不要聽彼此的相思情語，因為，他們彼此全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不需要多此一舉。

良久，良久，宮裝美婦才柔聲道：「凌哥，我們今後到那裏去？」中年書生笑道：「由你決定吧！」中年美婦嬌嗔道：「當然由你決定嘛！」

「你聽話了？」

宮裝美婦嬌嗔：「人家什麼時候說不聽你的話了。」中年書生輕撫着她的肩胛道：「當年的事不用說，就只猿愁崖上，我那時要不是跑得快，可能早已喪生你掌下了，還說聽話呢？」

「人家那時又不是存心要傷你。」

中年書生道：「由當年的教訓，我可不敢相信。」宮裝美婦突然幽幽一嘆道：「莫非你還懷恨當年的事？」語氣有些傷感。

中年書生一驚，忙道：「那裏，說着玩的！」話落又輕輕摟了一下。

宮裝美婦掙脫他懷抱，嗔道：「沒正經，不來了。」天眞之狀，倒像個二十幾歲的少女。

書生一笑道：「好了，好了，我們快去看看宗鴻羽怎樣了。」話落上前拉起宮裝美婦的玉手，向林中奔去。宮裝美婦輕輕把嬌軀靠在書生臂彎裏，邊走邊問道：「你對他倒很關心呢！」書生笑了笑道：「不知怎的，這孩子與我投緣，我當初在飛雲寨，見他不知生死的硬撲那『五嶽神君』時，差一點就想出去幫他呢！」

「後來你有沒有出去？」

「沒有，我只說他有毒在身，功力未復，可從長計議，他倒也聽話呢！」聲落已縱上林梢。

話說宗鴻羽自離開宮裝美婦，一心一意就想快點見到「白鶴仙子」冷雪梅，在自己未死之，把赤龍珠先交給她，至於他自身生死，早就忘了。他高一步，低一步的走在荒草亂石之中，跌倒爬起，爬起跌倒，也不知跌了多少次，才算走出松林，眼前已是一片草坡。

宗鴻羽深深鬆了口氣，仰天見日已下山，不由自嘲似的喃喃自語道：「這短短的幾里山路，我走了多久啊！」語罷方想起步，突聽身後一聲暴喝道：「小子那裏走？！」聲落身前已落下兩個赤膊紋臉的怪人。

宗鴻羽一怔，突然淡淡的笑道：「兩位可是『白鶴仙子』的弟子？」兩個大漢冷冷的道：「你只說你是來幹什麼的就行了。」

宗鴻羽笑道：「在下來找仙子。」右邊大漢見宗鴻羽髮絲凌亂，臉色蒼白，嘴角溢血，狀至狼狽，不由不信的冷笑道：「哼，你也不照照鏡子，也想見我們舵主。」

宗鴻羽聞言一怔，道：「舵主？她什麼時候做了舵主了？」

左邊大漢冷笑道：「你不是要見我們舵主嗎？這就走吧！」

宗鴻羽淡淡一笑道：「兩位請前面領路。」右邊大漢大笑道：「那當然，不但要領路，還要把你抬去呢！」

宗鴻羽見他出言不善，心知他不懷好意，當下冷冷一笑道：「在下不敢勞駕相抬！」話落舉步而行。那知，他才一舉步，驀聽身後一聲怒叱道：「躺下！」兩股罡風，已結結實實的打在宗鴻羽的「肩井穴」上，使他失去一切抵抗力。

左邊大漢冷聲對林中喝道：「來人那，帶這小子去聽候舵主發落！」

林中飛快奔出四個三十上下的壯漢，不由分說的把宗鴻羽抬上峯去。

不大工夫，已來到一處白石洞口，只見，洞口站着兩個紋面女子，狀似守衛洞口之人。四個壯漢把宗鴻羽放下，其中一人躬身對兩人道：「請兩位姑娘稟告舵主，捉到一名奸細。」右邊女子道：「你們等一下。」話落閃身入洞。不大工夫，只聽洞內一聲叱喝，走出四個素衣小婢，四婢後面，跟着身着重孝的「白鶴仙子」冷雪梅。只見她，黛眉深鎖，杏眉含愁，似有滿腹心事。

「白鶴仙子」走到洞口，冷聲道：「在那裏？」四個壯漢急忙跪地，道：「此人就是。」

「白鶴仙子」冷雪梅美目一轉，突然驚的啊了一聲，道：「是他！」竟然呆呆的不知所措。

「白鶴仙子冷雪梅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倒把衆人都駭了一跳，誰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突然，「白鶴仙子」冷雪梅嬌聲呼道：「啊！羽哥哥，是誰？是誰把你打成這個樣子，告訴我，告訴我！」話落人已撲出洞來，把宗鴻羽抱入懷裏，順手替他解開穴道。

宗鴻羽深深喘了口氣，淡淡的道：「雪妹，你沒受傷？」

冷雪梅搖搖頭道：「沒有。」

宗鴻羽看着她滿身的重孝，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慨，伸手輕撫着冷雪梅的秀髮，沉重的道：「你為什麼要穿這種衣服呢？唉！」

「白鶴仙子」冷雪梅泣聲道：「師傅說你死了。」宗鴻羽搖搖頭，淒涼的笑道：「那次是假的，這次恐怕是真的了。」說話之間，鮮血已再度開始由他嘴中流出來，顯血有些紫黑，顯然是瘀血。「白鶴仙子」冷雪梅見狀大急，也顧不得血汚，伸出玉手，替他擦着嘴角血跡，堅決的否認道：「不會，永遠不會，你不會忍心離開我的，是嗎？羽哥哥！」

宗鴻羽吃力的說道：「雪妹，是的，我不願離開你，因為，因為，你是我妻……」聲音由強而弱，最後，終於停止了。

冷雪梅見狀駭得手足失措，哭叫成聲。就在這時，一個響亮的聲音，起自冷雪梅耳際，道：「雪兒，他身上有兩顆赤龍珠，快帶他進洞醫治，晚了恐怕來不及了。」

冷雪梅也顧不得察那聲音來源，抱起宗鴻羽就往洞內跑。四婢及衆人，直被弄得滿頭霧水，一個個臉呈茫然之色。

這是一處光潔、簡樸，而簡樸中又透着幽雅的小石室，室大不過七八丈見方，右角一張木床上，緞被錦褥，幽香撲鼻，顯然，不是一般常人所住的。床側放着一張三尺多高的光滑石桌，這時，桌上正伏着一個秀髮蓬鬆滿身素衣的少女，由她那均勻的呼吸判斷，顯然，她已睡熟了。

床上輕輕的動了一下，宗鴻羽緩緩睜開了星目，木然的伸手摸了摸臉頰，喃喃自語道：「莫非我沒有死！」隨着話聲，星目一轉，突然看到

了熟睡中的「白鶴仙子」冷雪梅，他才知道，自己確實仍在人間。他伸手向懷中一摸，發覺那裝「赤龍珠」的玉瓶已不知去向了，再一運氣，更覺血脈暢流，功力似乎比前更增加了一些。

他不由自主，感激的看了「白鶴仙子」冷雪梅一眼，自語道：「她一定很累了。」

宗鴻羽向室內掃了一眼，只見，除了「白鶴仙子」冷雪梅以外，再沒有別人，心知，這段時間內，一定是她親自在侍候自己。

宗鴻羽輕輕的爬起身來，把身上衣服略一整頓，悄悄拿着被走下床來，替「白鶴仙子」冷雪梅蓋在身上。

冷雪梅雖說身體疲乏無比，但她身具上乘武功，一旦有人往她身上蓋被子，她怎會不知，但是，這次她卻沒有反應，因爲，她知道是誰。

宗鴻羽見狀，只道她累得太厲害了，當下，率不思索的輕舒猿臂，把她嬌軀抱起來，放到床上。冷雪梅仍然沒有動，她只覺得心裏甜甜的。

宗鴻羽把她的嬌軀放直，然後，輕輕的把她蓮足上的小弓鞋脫了下來，再替她把被子蓋好，始才輕輕喘了口氣，把目光轉到她迷人的粉臉上。只見，他紅潤的粉臉，這時顯然有些蒼白，以她的武功而言，幾天幾夜不眠，是不該有這種現象的，顯然是她內心憂急所至。

宗鴻羽越看越愛憐，忍不住，伏身輕輕在她櫻桃小嘴上親了一下。

「白鶴仙子」冷雪梅，本在宗鴻羽替她蓋被之時，便已醒了，但她一直不動聲色，要看個郎怎麼擺佈她，但此時，她再也忍不住，輕「嗯！」一聲，猛伸粉臂，把宗鴻羽緊緊抱住。

時間在寂靜中消失，彼此幾乎都可以聽到對方的心跳，多少日來的刻骨相思，也在這默默的一吻中，傾訴給對方了。良久，良久，宗鴻羽才柔聲道：「雪妹，這幾天你一定很累是嗎？」

「白鶴仙子」輕輕一拍身邊，嬌聲道：「躺下來，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呀！」

宗鴻羽微微有些不安的道：「這個……」

「他們不會進來的，我已對她們說過，我不招呼，不許進來。」

宗鴻羽仍有些不安的道：「雪妹……」

「白鶴仙子」冷雪梅粉臉微微一變，幽幽的道：「我們已是夫妻了，你還要顧那麼多，莫非……」

宗鴻羽聞聲知道她要誤會，連忙脫鞋躺下，道：「雪妹，不許胡思亂想。」

「白鶴仙子」冷雪梅這才滿足的一笑，輕伸粉臂替宗鴻羽蓋上被子，把嬌軀偎進宗鴻羽懷中，嬌聲道：「羽哥哥，自從聽到師傅說你喪生在猿崖上，我急死了，先是想一死相隨，後來又難消心頭之恨，所以……」

宗鴻羽輕撫着她的粉臉，道：「所以你要向整個武林報復是嗎？」

「白鶴仙子」輕聲道：「現在不要了。」

宗鴻羽溫柔的把她抱在懷中，輕聲道：「雪妹，你很聽話！」

「嗯！我祗聽你的，因爲，因爲你是我的………」

「你的什麼？雪妹！」

「白鶴仙子」粉臉一紅，不依道：「你壞，不來了！」

宗鴻羽輕笑一聲，道：「嗯！我知道了，你是我的妻，對不對？」冷雪梅嬌笑一聲，把頭埋在宗鴻羽懷裏，不再言語。不知不覺之中，兩人彼此相擁，進入了夢鄉，這該是一個甜美的夢。

室外一陣輕響，驚醒了兩人，冷雪梅整了一下雲鬢，就要起身，卻被宗鴻羽摟住纖腰拉回懷裏。冷雪梅粉臉一紅，道：「你，你怎麼還不放人家起來？」

宗鴻羽道：「你還穿這種衣服？」

「白鶴仙子」這才想到自己還是一孝服，忙笑道：「哥哥，你喜歡我穿那一件？」

宗鴻羽道：「當然是那件紅的啊！」

「白鶴仙子」輕笑一聲，躍身而起，從一座木櫃中拿出那套紅衣紅裙，注定宗鴻羽，嬌嗔道：「回過頭去嘛！」

宗鴻羽笑了笑轉過頭去。

不大工夫，冷雪梅已走過來，輕聲催促道：「快起來，讓人家整理一下。」

宗鴻羽翻身爬起，一整衣服，跳下床來。

「白鶴仙子」把床褥整好，拍拍床沿，叫宗鴻羽坐下來，問道：「羽哥哥，現在我們要到那去呢？」

宗鴻羽道：「這些人，你要怎麼打發？」

「白鶴仙子」道：「打發他們回南海好嗎？」宗鴻羽搖頭道：「不好，我們還得把西藏密宗滅掉，他們人那麼多，我們人手少了也不行。」

「你不報仇了？」

宗鴻羽神色突然一變，歡愉之情盡失，黯然道：「父仇不報，怎能算人，不過，那些仇家，如今都已投靠了西藏密宗，所以，不得不先從密宗下手。」

「白鶴仙子」話出心中就知不對，既見宗鴻羽神色憂抑，更加後悔，心中一念，立刻不如思索的道：「羽哥哥，走，我們去把峯下的人招回，放白鳳會總舵主走吧！」話落不等宗鴻羽回答，拉着他就走。

兩人走出石室，恰好遇上四個小婢，他們一見「白鶴仙子」，連忙躬身道：「舵主何往！」

「白鶴仙子」揮手道：「你們不用去了，我去去就來。」

四個小婢躬身而退，兩人急步走洞口。驀地，一個悶雷似的聲音叫道：「哇！小主人在這裏！」宗鴻羽聞聲知人，回頭只見「血面金剛」正自飛步向這邊奔來。「白鶴仙子」嬌笑道：「金剛，我們要到山下去，你去不去？」

這時，「血面金剛」已奔到宗鴻羽身前，拉着宗鴻羽的手道：「他媽的，那天在烏洞道裏，真把我氣炸了。」

「白鶴仙子」笑道：「路上再說吧！我們走。」三人起身向峯下走去。

一路上，「血面金剛」把飛雲寨洞道中的事，一一向宗鴻羽述說着，憤恨之情，溢於言表。這時，三人已走下翠薇峯，驀地，「血面金剛」叫道：「咦！那和尚與那三個人好像不是白鳳會的吧？」「白鶴仙子」與宗鴻羽聞聲轉身，却被前面一棵樹擋住，什麼也看不到。

「白鶴仙子」不愧一代女傑，當即道：「他們向那裏走？」

「血面金剛」道：「行動十分鬼祟，好像是向碧草谷前進。」

「白鶴仙子」心中暗自冷哼一聲，道：「金剛，快蹲下來，我們看他們做些什麼？」「血面金剛」倒很聽話，聞言果然蹲了下來。三人走進路旁豐草之中，靜靜等待來人。

不大工夫，路上果然出現四個人，三個紅袍，一個和尚，只見他們大搖大擺，昂首而行，狀似進入無人之地。「血面金剛」心中奇道：「剛才鬼鬼祟祟的，現在怎麼又正大光明起來了？」

宗鴻羽一見那和尚，心中登時怒火千丈，手也微微有些發抖。

「白鶴仙子」冷雪梅一直拉着他的手，當下關懷的轉臉嬌聲道：「羽哥哥，你怎麼了？」

宗鴻羽冷森森的道：「那和尚是大悲！」

「白鶴仙子」與他目光一觸，芳心不覺一寒，忖道：「這目光好怕人！」轉念間，問道：「羽哥哥，要下去抓他們嗎？」

宗鴻羽強行止住怒火，搖頭道：「看他們要做什麼？」恰在這時，對面崖下躍下了五個南海派的弟子，阻住四人去路，道：「四位站住！」

大悲坦然一笑道：「五位辛苦了！」五人中間一人道：「閣下是那裏來的，往那裏去？」

大悲急忙從懷中掏出一塊金牌道：「奉仙子之命，進碧草谷探虛實。」中間那人接過金牌，仔細的看了一陣，道：「四位走吧！」話落躍回原位。「白鶴仙子」冷哼一聲道：「好，好，你們果然自投羅網來了。」

「血面金剛」望着四人的背影，奇道：「仙子，他們那來的金牌令？」

「白鶴仙子」冷雪梅哼道：「本派傳令弟子，會有一人喪命於他們手中。」話落一拉宗鴻羽，道：「我們追下去。」三人沿着邊上的石壁，追了下去。大悲萬沒料到「白鶴仙子」等人，會恰在此時相逢，一進谷道，不由深深喘了口氣，得意的道：「我原先眞擔心那丫頭會把金牌令改換，却沒想到，她竟然這麼愚蠢。」

右邊一個紅衣人道：「這一關雖然過了，下一關還不知怎麼樣呢？」大悲道：「放心，人沒有不怕死的，就是白鳳會總舵主不甘心低頭，她那些手下，也不見得就甘心陪她死在這裏。」

「我聽說那白鳳會總舵主待人很好，只怕那些弟子不會背叛她！」

大悲道：「哼，她那些忠心的弟子都留在總壇，此次帶來的，全是些三心兩意的人，那丫頭可能自以爲手段高，可以把她們感化過來，殊不知，那些人早已是我們的人了。」

那人又道：「就是她們都背叛，我們只怕打不是那丫頭之敵！」大悲道：「放心吧！那丫頭最近被宗鴻羽那小子迷得心神不寧，智力不能集中，我們這麼多人鬥她一個，還怕什麼？」

紅衣人道：「那是準成功了？」大悲道：「這叫各個擊破，她一破，然後再想法使『白鶴仙子』那丫頭與瑤池玉女打一架，整個江湖豈不都是宗主的了？」這時，已走出了谷道，進入谷中，四人住口不言了，大步向內走去。

「白鶴仙子」附耳對宗鴻羽道：「羽哥哥，你聽到了沒有。」

「那是胡說。」

「他們有臥底的在那裏怎麼是胡說，我想，那一定是眞的，唉！羽哥哥，我是女人，所以知道女人的心理，她想你，我想一定是眞的。」

宗鴻羽沉重的喚了口氣，道：「那我不去了，你別把大悲殺了，放他出來。」

「白鶴仙子」正色的道：「羽哥哥，我雖然不顧其他女孩子與你在一起，但却不是不明事理之人，目下江湖如要安定，只怕惟有把我們三人聯合一起，再消滅密宗，而除了你以外，我們三人不可能聯在一起的，走吧！」

宗鴻羽星目中奇光一閃，道：「好吧！走！」

「白鶴仙子」芳心一震，脫口道：「羽哥哥，你想什麼？」

「沒什麼？」

「白鶴仙子」幽幽的道：「你不再離開我，我不會再與師鬧中原了，因爲，我不能再沒有你，除非，我馬上死！」語氣甚是堅決。宗鴻羽聞言心頭一震，脫口道：「雪妹……」

「白鶴仙子」冷雪梅，道：「羽哥哥，相信我，只要她們肯容我，我一定容她們。」

宗鴻羽心中更加不安，不由停住了脚步。「白鶴仙子」冷雪梅突然撲嗤笑道：「別遲疑了，再遲疑，只怕那美人兒眞要遭到不測了，你看，那麼多人都向谷中奔去了。」

宗鴻羽抬眼一看，果見許多人都向中心奔走，心中不由大急，連忙道：「走，我們快去看看。」話落拉着「白鶴仙子」向谷中奔去。

「血面金剛」自語道：「但願她們眞的背叛，讓俺多殺他幾個。」邁開大步，向前急奔。

「白鶴仙子」冷雪梅，幾個起落，追到宗鴻羽身側，拉着他的手嬌笑道：「好哇！剛才還說什麼不要見她，這一下，却又跑得比誰都快，你呀！哼！滿肚子鬼心眼。」

宗鴻羽俊臉一紅，低聲叱道：「雪妹！你又要淘氣了！」冷雪梅香舌一伸，扮了個鬼臉，不再說話了。自從她再得到宗鴻羽之後，芳心已完全滿足，失去他的空虛，使她體會出，別人得不到他的痛苦，那狹窄的心房，早已開濶，只要有宗鴻羽陪伴身側，她不再計較是否整個的了，因爲，這比沒有要好上千萬倍啊。

不多時，兩人已奔到「白鳳會」弟子包圍小屋的圈外，「白鶴仙子」冷雪梅，把小咀貼在宗鴻羽耳邊，輕聲問道：「羽哥！怎麼進去？」

宗鴻羽輕輕把她纖腰捏了一把，示意她不要說話，脚下輕移到一個頭目模樣的老婦身側，輕聲道：「婆婆，裏面發生什麼事？」

老婦一回頭，上下打量了宗鴻羽與「白鶴仙子」冷雪梅一眼，奇道：「你們是誰？」

「白鶴仙子」乖巧無比，知道一說出底細來，勢必要大費一番周折，說不定還會誤了大事，當下忙笑道：「我是你們總舵主的妹妹，他……他是我丈夫。」話落粉臉不由一紅，狠狠的白了宗鴻羽一眼。宗鴻羽心頭一動，暗說：「又不是你叫我丈夫的，是你自己叫的，白我的眼幹什麼？」老婦雙目疑光一閃，問道：「我們幫主沒有妹妹，你是誰」？

「白鶴仙子」芳心一緊，但却仍然鎮定無比，嬌笑一聲，道：「怎會沒有，大概她沒有跟你們提起過吧！她可是姓雲，名叫彩虹？」

老婦一怔，心說：「我們總舵主的名字，只有會中幾個堂主與頭目知道，她怎會知道呢？莫非她眞是總舵主的妹妹不成？」心中已有幾分相信了，」抬眼道：「不錯，姑娘叫什麼名字？」

「白鶴仙子」道：「我叫雲彩虹。」說着，從項下掏出一塊玉珮道：「你們總舵主也有這麼一塊，你看，我的上面有一隻鳳與一個雪字，你們總舵主的是個彩字。」

宗鴻羽聞說心中不由暗自好笑，對「白鶴仙子」冷雪梅的靈巧，心中也自佩服，忖道：「這玉珮她明明自己說天下只有這一塊，如今怎麼又多出一塊來了，這丫頭眞是鬼計多端。」

那老婦原不是「白鶴仙子」的近身人，那會知道這麼多，又見「白鶴仙子」冷雪梅說得鎮靜，只道是眞的，連忙恭身道：「老身不知姑娘駕，多有冒犯之處，望請見諒，容老身入內通報到一聲。」冷雪梅心中暗笑道：「你去通報，豈不完蛋。」忙道：「我們是追那和尙來的，他心懷不軌，等下你們自然知道，現在圍在這裏，別讓來人逃脫。」話落拉着宗鴻羽就走。老婦已完全相信了她，隨即喝開手下，讓路二人入內。

進入圈內，前面十丈外，便是那幢小屋，宗鴻羽笑道：「雪妹，你眞厲害。」

「白鶴仙子」冷雪梅小瑤鼻兒一皺，道：「哼，還不是爲了你這寃家，日後你與她好了，只

別忘了人家今日之情就好了。」言下竟有些兒心酸。宗鴻羽沒有回答，只緊緊握住她的玉手，靈犀盃通，冷雪梅溫柔的笑了，她覺得已得到了一重保障。

這時，兩人距小屋已不到五丈了，小屋內傳來一個尖銳的聲音道：「總舵主，卑職以為還是和的好，目下，四面楚歌，我們又陷身於重圍，『白鶴仙子』那小輩，嗜殺如命，怎會放過我們？」大悲的聲音道：「實告姑娘，『瑤池玉女』白翠薇中了『五嶽神君』隨如龍的埋伏，只怕早已葬身胡蘆谷崩雪中，宗主也親自率人去掃蕩她老巢去了，『白鶴仙子』雖能頑抗一時，但大勢屬誰，一眼可知，總舵主與我密宗合作，可謂天下垂手可得其半也，何樂而不為？」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大悲，聽說你是殺害宗鴻羽生父的主兇之一？」

「白鶴仙子」與宗鴻羽這時已到小屋外，冷雪梅一拉宗鴻羽，嬌笑道：「羽哥，她可真痴情啊！」雖是玩笑語氣，言下却也甚是敬佩。

宗鴻羽心中也甚感動，嘆道：「我與她並沒有見過幾面。」

「人家與你難道就見過幾十次？你就……」粉臉一紅，狠狠捏了宗鴻羽一把。

只聽大悲陰笑道：「那是多年以前的舊賬，談它則什，總舵主原來不是與宗鴻羽有着對掌之恨嗎？」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的道：「愛與恨原只是一線之隔而已。」大悲笑道：「難道總舵主會愛他不成？」

任何人想來，白鳳會總舵主就是真的愛着宗鴻羽也決不會在此情景之下說出的，因為，這裏有她許多弟子在。但是，事情却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白鳳會總舵主」竟然冷漠的道：「不錯，本姑娘是在愛着他。」

「白鶴仙子」冷雪梅雖然早已料到，但此時聽「白鳳會總舵主」親口說出，心頭仍不由自主的為之一震。小屋內先是傳來一陣驚訝的嘩然之聲，緊接着一個低沉而沙啞的婦人聲音道：「總舵主不可開此玩笑，宗鴻羽已死在猿愁岩上，總舵主知道。」大悲也道：「宗鴻羽強仇遍天下，其為人之行為可想而知，姑娘身為一會之主，英明過人，當不致於自取此不值得的結果吧？」

「白鳳會總舵主」沉聲一笑道：「本姑娘既敢聲言愛他，此心便誓死不渝，就是因為他死了，本姑娘才要讓天下人知道我愛他，也要讓那些與他有仇的人知道，宗鴻羽死了，只是他的肉身物化了而已，他的精神，仍在支配着幾個人替他報仇。」宗鴻羽心中感動不已，直恨不得立刻衝進屋去，把她摟入懷中，溫存、安慰她一番。

「白鶴仙子」冷雪梅拉住他，低聲哽咽道：「羽哥，別性急，我們再聽聽看，那個參與此謀，等一下下手，把白鳳會內奸一併除去。」

大悲大笑道：「姑娘，只怕只有你一個吧？」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白翠薇、冷雪梅就是其中兩個。」那尖銳的女人聲又道：「冷雪梅要替宗鴻羽報仇，與總舵主正是志同道合，嘿嘿，她怎麼又把姑娘你困在這裏呢？」

「白鳳會總舵主」厲聲笑道：「她困我是為了前諾之約，而我不服她是為了白鳳會，只要若雲彩虹丟開此會，親自去找冷雪梅，說我們替宗鴻羽報了仇後，再了私怨，我相信，不但她會答允，就是那白翠薇，也照樣答應。」

大悲驚道：「這一着，果然驚人，但是姑娘沒有那種機會了。」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大悲，就憑你們四個人？」

大悲陰笑道：「不，還有姑娘的三個護法與一個堂主。」

「白鳳會總舵主」一驚，美目環掃一周，沉聲道：「此話當真？」只聽四人齊聲道：「總舵主，識時務者為俊傑。」大悲得意的笑道：「總舵主，小屋中共有九人，但却是八對一，舵主該知道生機有多少。」

「白鳳會總舵主」狠聲道：「怪不得你們只要我帶你們來，更定計要鐵面婆婆突圍通報，原來你們早已存了叛離之心，只怪我太過於相信你們了。」大悲冷笑道：「宗鴻羽如果真的有靈，嘿嘿，他會顯靈來保護他的小娘子的。」言下甚盡諷刺與淫邪之意。就在這時，屋外突然傳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森聲音，道：「大悲，我們今天大概是最後一次相逢了！」

大悲記得這聲音，因為，這聲音過去，會逼得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東躲西藏，寢食難安，沒想到，他剛把心情放鬆了沒有幾天，這聲音會突然在他最得意的時候出現。

「白鳳會總舵主」也記得這聲音，因為，這聲音使她芳心中留下刻骨的相思，花容為之憔悴

。幾乎是在大悲戥然轉身的同時，她抬起了美目，那裏面，有多少無法描述的柔情、蜜意啊！但是，那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就在大悲驚得後退的時候，她發現了宗鴻羽身側的紅衣麗人——「白鶴仙子」冷雪梅，那神色也就爲之一閃而逝。

她冷冷的一掃當門而立的二人一眼，道：「兩位來的正是時候。」宗鴻羽見她神色冷冰而有敵意，心知她心生誤會，但却不知該從何解說，噴火的星目，直盯在大悲臉上出神。

大悲狡猾無比，他心中雖然駭極，但却不失冷靜，心中閃電把形勢忖度一番，陰沉沉的笑道：「舵主，輕重權衡，你說與那一方合作的好？」

「白鶴仙子」冷雪梅嬌笑一聲，道：「大悲，你免費心思，不用權衡，當然是小妹合作的好了，因爲，我們有一天，總是要長久相處在一起的，而你，是密宗的狗腿子，身有主子之命，當然不會放過她了，是嗎？」

這番話，無疑是告訴「白鳳會總舵主」，只要她肯捐棄前嫌，冷雪梅是願意跟她握手言和，永遠平等相處的。

「白鳳會總舵主」不是傻子，由「白鶴仙子」冷雪梅，當衆與宗鴻羽貼身而立，不避嫌疑的情形，她當然知道，人家已先她一步了。但是，她也是一個天性高傲的女子，也不願就此向「白鶴仙子」冷雪梅完全低頭，略一沉思，冷笑道：「此間事了，你與我再決勝負？」

「白鶴仙子」冷雪梅嬌笑道：「那是當然，不過，你我不可能以命相拚，你我內功伯仲之間，唯有在招式上見高下了。」

「白鳳會總舵主」此時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本來，宗鴻羽的突然生還，已使她興奮莫名了，何況「白鶴仙子」冷雪梅，一向不服天地，今天竟然親自向自己妥協，共同在一起，她本就聰敏過人，個中詳情，不說她也知道，美目中喜色一閃，突然點頭道：「你放過了一次殺我的機會。」

「白鶴仙子」冷雪梅笑道：「就是你，你也照樣會放的。」

「白鳳會總舵主」漠然的道：「你不覺太武斷了？」

冷雪梅望了宗鴻羽一眼，嬌笑道：「你的心並不見得比我冷，我已說過，只是我早了一步而已。」

「白鳳會總舵主」粉臉登時爲之一紅，她知道剛才的話，他倆全部聽到了，但她並不惱怒，心中只是甜甜的，接不上話來。

「白鶴仙子」冷雪梅得理不饒人，小嘴一呶，嬌聲道：「你怎麼不說了？」

大悲的眼珠子又開始動了，他體會得出，今天的形勢，有些不大對勁了，「白鳳會總舵主」是決不會與他合作的。

「白鳳會總舵主」抬起明亮而無仇恨的明眸，冷聲道：「偷聽別人的話，你不覺得有失人格嗎？」

「白鶴仙子」冷雪梅右手向紅袖中一縮，突然伸出，冷喝道：「三位最好安份點，『白鶴仙子』對你們這些吃裏扒外，賣主求榮的畜牲，可沒有那麼多話說。」只見，她纖纖玉手中，正扣着三枚小而帶薄翼的毒針。

「白鳳會總舵主」伸出攏在長袖出的玉手，嬌聲笑道：「多謝關懷！」

「白鶴仙子」冷雪梅粉臉一紅，嬌笑道：「小妹是捧心過河，多擔這一份驚了。」

「白鳳會總舵主」緩步走到「白鶴仙子」冷雪梅身側，注定前面三個皓髮皺面的老太婆與一個蒼髮婆子，道：「本舵主，今日不假外人之手，也要剪除你們三個欺師滅祖的叛徒，來來來，你們出來。」

四個婆子，可知道總舵主的厲害，但事已至此，不做也不行了，只得向大悲三人盯了一眼，硬着頭皮向外走去。

大悲精眸一閃，起步欲行。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大悲，留點時間自己反省反省吧，別人的事，只怕你管不了。」語氣充滿了冷森殘酷，使人不敢往後想。

這倒不是宗鴻羽起了什麼慈悲之心，而是，想讓恐怖，來吞噬大悲奸險、狠毒的心腸。

冷雪梅悄悄轉過身去，注意着四個叛會之人。屋外，「白鳳會」數百弟子，一見總舵主出來，一個個肅立爲禮，高聲問候，聲震雲霄，甚是驚人。

「白鳳會總舵主」理也不理看了一眼隨出的四人，雙手一舉，四周登時鴉雀無聲，她美目冷冷掃了四周一眼，冷聲道：「白鳳會相傳至今，已近百年，每一樁有關本會生死大計的事，全需本會所有弟子決定，今天在此重圍之中，雖然，

本會全部弟子沒有全到，但事情却已到不能再拖延的階段，是以，希望各位姊妹能冷靜的考慮一下。」

她們，這兩三百人，平日只知總舵主面冷心慈，處處以會中弟子爲念，每每以白鳳會興隆爲懷，從未見她如此沉痛過，一時之間，不由個個心中忐忑，面面相覷。

「白鶴仙子」冷雪梅芳心一震，暗忖道：「此人做事，可就與我不同了，假使是我，我四個欺師滅祖的傢伙，早就被我剉骨揚灰！」

「白鳳會總舵主」向四周掃了一眼，沉聲道：「今天我會已陷於重圍之中，本人智薄力弱，妄信讒言，以致陷各位於危險之中，是以，現在有三位護法，一位堂主，主張與密宗會合，橫掃天下武林，在此危難之際，這也是求全之策，是以，本舵主要各位自行抉擇。」

「白鶴仙子」心中暗奇道：「這是什麼話，那重圍我已解了，還會有什麼危險。」四周一片沉靜，突然，那先前阻攔宗、冷兩人的老婆子高聲道：「願聞總舵主心意。」接着，一呼百應，人人都是這麼說。

「白鳳會總舵主」冷淡的笑道：「此時大家都有自決之權，不受任何人限制，本人身爲一會之主，只能與此會同生死，豈能與任何人妥協，但是，各位與我不同，各位……」未等她把話說完，那老婆婆已搶先道：「老身願追隨總舵主，誓死不移。」

「我等追隨總舵主。」

「我們身爲白鳳會弟子，豈能臨危思變，沒有人性？……」此起彼落，鬧成了一片。

三位護法與一個堂主，臉色開始發生了變化，她們再也沒有想到，這些平時地位遠不及她的人，臨難竟然比她們更忠於主。

「白鳳會總舵主」冷喝一聲，阻住喧嘩，道：「好！現在願意追隨我的站到右邊，願與密宗合作的到左邊。」

會衆聞言，登時紛紛向右邊走去，雖有三五個徬徨不決的，此時見別人行動如此堅決，也就跟着走了過去。

「白鳳會總舵主」美目中冷光一閃，突然轉身注定四人，道：「勾結外敵，私自叛會，如聽衆意，則足證本舵主領導無方，愧對祖師，但今日情景四位有目共睹，這叛會之罪，本舵主未曾妄加吧？」蒼髮女人，蒼白的臉上，掠過一絲愧色，但却一閃而逝，抗辯道：「叛會，那只是你爲了自己權勢的藉口而已。」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多言無益，今天本舵主要廢除你四人武功，叫你們親眼看到本姑娘讓位以後，才殺你們，你們如要掙扎，那就準備吧。」

四人不由自主的回頭望了一眼，見「白鶴仙子」冷雪梅與宗鴻羽把守在門口，心知欲想大悲等四人相助，是辦不到了，但是，她們怎麼也想不通，爲什麼在此緊要關頭，三個水火不能相容的死敵，會突然合作起來。

四人，又彼此互望了一眼，然後，把目光全部集中在「白鳳會總舵主」冷森無情的眸子上，只有從那雙眸子中，她們才能看出，這個一向深藏着喜怒哀樂不輕易流露出來的總舵主的喜怒。

「白鳳會總舵主」緩步向四人跨來，一邊冷冷的道：「四位還等什麼？」右邊的弟子，已全部散開，形成了包圍之勢，各個手持刀槍，如臨大敵，與先前，完全是兩種情形。

四人當然知道，聯手也不是總舵主之敵，再見所有會衆，個個殺氣騰騰，心中更虛，蒼髮老婆婆急道：「我等不必抗拒。」

「白鳳會總舵主」冷笑道：「爲什麼？」三個護法中，一個黃臉的老婆婆，脫口道：「衆寡太過懸殊。」

「白鳳會總舵主」柳眉一揚，美眸中殺機一閃，冷哼一聲，轉臉對會中弟子道：「各位把武器收起來，全都讓過一邊去。」

那位老婆婆不那安的道：「舵主，叛幫逆賊，任何人都可得而誅之，我等身爲會中弟子，雖然自知武功低微，但却不是貪生怕死之徒。」

「白鳳會總舵主」冷冷的道：「你們以爲本舵主會放過她們嗎？讓開吧！」

沒有人敢違背這位一向慈心善待她們的小莊主，雖然，她們心中老不願意，却不敢不讓開去。

「白鳳會總舵主」再度轉過身來道：「四位還有什麼說的？」

蒼髮老婆婆搖頭失望的道：「舵主要殺我等，易如反掌折枝，我等如果頑抗，徒自取辱而已，舵主如果心意已決，那就下手好了。」

「白鳳會總舵主」大笑道：「格格……四位現在怎麼又客氣起來了，剛才在室中時，四位不

是主動的向本舵主挑戰？哼！對了，那是仗着大悲等人的威風是嗎？」

「不管舵主怎麼說，我們決不反抗。」

「白鳳會總舵主」美目中冷光如電，一掃四人，沉聲斷然，道：「誠然，你們與我之間，曾有多年相隨之功，不過，你們那時是怎麼樣的想法，白鳳會確實會得過四位辛苦的建樹，但是，臨難通敵，功過早已抵消，勾敵進會，欲使祖師爺歷傳數代的白鳳會，瓦解冰消於一旦，此罪能恕，則天地之間，再無可殺的罪人了，四位就是不反抗，本舵主也要照先前之言而行。」

四人心知歉求已是無望，那困獸反噬之心，油然而生，蒼髮老婦，心頭毒念一閃，突然朝「白鳳會總舵主」身後一指，道：「你既然已答應不叫她們合攻，現在他們怎麼還把去路擋住呢？」

「白鶴仙子」冷雪梅生性敏捷靈巧，聞言就知有詐，方要開聲提醒，突然想到方才白替她擔心之事，不由忖道：「我何必多管閒事，她既能成爲一會之主，心思靈敏，當然不會在我之下。」

「白鳳會總舵主」美目中掠過一片殺機，故做不知的扭頭，道：「誰敢違令。」就在她一回頭之際，突聽四人大喝道：「躺下去！」隨着喝聲，四道威猛無倫的掌風，已然襲到。

「白鳳會總舵主」頭也沒回，冷叱一聲道：「你們估錯了！」玉手向後一揮，十縷罡風，如驚電般的透過掌風，直襲四人「氣海」殘穴，取位之準，如同目睹。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頭暗暗一驚，忖道：「此女武功決不在我冷雪梅之下，莫非當年我們四人師傅無法算清的賬，輪到我們這一輩上，仍算不清不成？」

四個老太婆，也都是大有來歷之人，當下，他們一發覺舵主罡風已然透過掌勁，心知難阻，紛紛撤招換式，向四周躍退，恰成了一個四象之勢。

「白鳳會總舵主」一招挽回被動之局，立刻嬌叱一聲，招化「鳳舞九霄」，嬌軀凌空而起，攻向四人。

四人與她相處不下四五年之久，雖然對她的武功，不能完全了解，但卻也略知一二，當下誰也不敢貪功，只求能運掌自保。

四人掌風，此起彼落，完全是自保之勢，偶爾雖也進攻個一兩招，但卻是以攻爲守，乍出即收。

「白鳳會總舵主」全是攻勢，形如虎入羊羣，衝闖自如，行動如風，有些令人眼花繚亂，難辨其方位之感。沙土滾滾，斷草橫飛，迴旋的氣流，令人有目難睜。

這確是一場武林罕有的打鬥。「白鶴仙子」冷雪梅的美目，一直盯在「白鳳會總舵主」急如流星趕月般，來回急馳的嬌軀上，她知道「白鳳會總舵主」必勝，但卻想看看她最後用什麼招式。

小屋內，宗鴻羽的心情可大不相同，他自從中到「白鳳會總舵主」所說的話後，心中便一直聽無法安寧，在過去，他只覺得此女很穩重，心對她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直到現在，才知道自己原來也在喜歡着她。

但是，此刻他面對着殺父仇人，卻無法分心他顧，試想，她心中怎會不急。

大悲更着急，因爲，他知道，四人決非「白鳳會總舵主」之敵，就是，連他大悲也加上去，頂多也只能支持一陣子，不致落敗而已。

大悲精目偷偷的掃了三個木然的同來藏人一眼，心中暗自盤算道：「密宗護教四仙，只怕還有一段相當的時間才能趕到，照目下的情形看來，她們四人落敗已在眼前，她們一敗，則我更無路可退，倒不得不算好退走的計劃。」忖罷，抬眼用藏語對三人道：「今日之局，只怕在四個護法趕到之前，我們就要先吃虧了，爲了不使宗主失望起見，等一下，我一叫衝，你們就要閃電出手，抓住那少年人。」

三人中，一個赤眉的藏人冷笑道：「你怎麼不去捉他，要我們捉呢？」大悲正色道：「我們捉他的目的，原是要威脅那兩個女娃兒，她們兩個，武功與咱們宗主不相上下，我們決抵不過她們，你們不懂漢語，等你們捉住他後，我才好出言威脅，以免她們發動攻擊啊！」

「那小子是誰？爲什麼能威脅那兩個美麗的女娃兒？」

大悲心知計謀已經得售，當下不動聲色正經的道：「那小子是兩個女娃兒的情郎，他們愛他如自己的生命，只要捉住他，便誰也怕了。」

「情郎？他一個人怎麼有兩個妻子？」三人幾乎同時驚呼出來。

原來，西藏一妻多夫，一夫多妻根本沒有，是以，三個藏人才覺得稀奇，也很羨慕。

他們六隻眼睛，把宗鴻羽盯了許久，除了覺得他英俊之外，就想不出，他憑什麼會有恁麼多愛人。

大悲心中暗笑，道：「他媽的少見多怪，這裏可不是你們那聖人不到，女人奇缺的荒凉地方，有什麼好奇怪的。」

三個藏人，沉默了老半天，其中一個才問道：「他武功如何？」大悲心說：「比你們三塊料，可高明多了，否則，佛爺豈會把大功拱手讓給你們。」心中這麼想，嘴裏却道：「稀鬆無比，你們看他那文弱的外表還不知道嗎？」

三個藏人點點頭，自語道：「沒有本事，還會有這麼好看的女人喜歡，這裏與我們那邊，確實很不相同，假使我們生在這裏就好了。」

大悲心中冷笑一聲，忖道：「你們下一輩子，大概就可以生在這裏了。」

宗鴻羽聽不懂他們的話，但却準知道他們是在計劃什麼，當下，心中暗生驚惕，雙掌早已聚滿功力。

外面，這時已鬥了將近五十招，「白鳳會總舵主」仍是那麼兇猛如獅，四個對手，却已漸漸不支了。

蒼髮老婦，偷偷向後一瞄，見自己正好在會衆讓開的通路之口，心中登時有了打算，暗忖道：「在此生死關頭，我可顧不得你們了。」心念電轉間，猛然大吼一聲，道：「老身與你拚了。」聲落猛然一揚雙掌，但却沒有掌風拍出，身子一錯，驟然向後飛去。

「白鳳會總舵主」勝券在握，那怕她什麼拚不拚，美目中殺機一閃，纖手猛然一揚，「千里屠龍」應手而出，五縷罡風，早已襲到。同時，左掌電擊三處，逼得其他三人，不得不全力自保，無法退逃。

兩式同出，絲毫看不見先後之別，此女功力，端的令人心驚。

一聲淒厲的慘號，響澈雲霄，「叭噠！」一聲，隨着前衝之力，蒼髮老太婆，直跌出七丈以外，落地連吐數口鮮血，登時身軟如綿，功力盡失。

她吃力的爬起來，慘然自語道：「生不如死，生不如死！」

蒼髮老婦一萌退意，其他三人大驚，招式登時也隨之凌亂起來，原先，她們已難自保，此時，失去一人，心中再一亂，更是有敗無勝。

接着蒼髮老婦慘號同聲才絕，又是一聲響澈雲霄的慘號，三個護法中，又倒下一個，武功也同樣被廢了。

就在另外兩個護法要束手就擒之際，屋內突然響起三聲淒厲無比的慘吼，一條人影，越過「白鶴仙子」頭頂，閃電向谷口奔去。

「白鶴仙子」冷雪梅反應雖然快，一時之間，也不由爲之一怔。就在這時，驀聽宗鴻羽一聲怒吼，道：「大悲，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今生也休想脫過小爺之手。」隨着話聲，一道黑影已冲霄追了出去。

「白鶴仙子」冷雪梅嬌聲呼道：「羽哥哥！」聲落人早已出去十幾丈了。

「白鳳會總舵主」心中更急，她連舵主都不做了，主要目的，還是爲了宗鴻羽，玉手急忙一閃，突然使出一招「游龍行鳳」，但見一片掌影幻起，接着兩個護法同時慘哼一聲，倒了下去。

「白鳳會總舵主」看也不看他們四人一眼，騰身凌空而起，嬌聲道：「看住她們。」聲落人已出去老遠了。

只見，大悲奔走在前面百丈之外，宗鴻羽因爲出手殺死三個藏人躭誤了不少時間，是以，落後了足有五十丈。

「白鶴仙子」冷雪梅則在宗鴻羽身後約二十丈處，隨後，便是「白鳳會總舵主」了。

四人成一直線，都急如流星趕月，快捷驚人。

這時，大悲已快奔近谷口叢林中，宗鴻羽心中大急。就在這時，谷口突然奔進身高丈餘的「血面金剛」，他身後二十丈外，緊跟着「九紋龍」，看樣子，「九紋龍」似乎在追「血面金剛」。

「白鶴仙子」冷雪梅大喜，高聲叫道：「血面金剛，快替你小主人截住那和尚。」

「血面金剛」開聲抬頭，見前面二十丈，果然閃電奔來一個和尚。他想也沒想，長臂一伸，像趕小雞似的嘘道：「嘘嘘……和尚，快回去。」

（未完）

武俠短篇小說

聖劍魔筆（下）

上官厚·文　　簫君·圖

那個渾身泥漿的怪人不但沒有如言停步，反而一步跨了進來，左手往口裏一送，狂嚼猛吞。說道：「翠兒，你爲何會在這裏？」

原來，這個怪人並不是誰，就是額拓的大弟子向榮，他左手握着的，却是一尾藍光汪汪的「藍蠍子」，只見他一口將那條活生生的「藍蠍子」咬了一截，剩下來的那一截，兀自擺動不已。

試想此時此地，向榮竟然有如一隻醬鴨的在此出現，已然駭人，「藍蠍子」烈毒無匹，乃是人盡皆知的事，如今向榮却一口一口的嚼着，那得不令翠兒駭得魂飛魄散，毛髮直豎？

向榮問她的話，翠兒似是全然聽不見，反而吃吃的問道：「大師哥，你如何會弄成這個樣子？你打從那裏入來的？」

向榮將剩下的一截「藍蠍子」塞入口中，囫圇吞棗的吞了下去，以他那隻又腥又汚的手往咀上一抹，徐徐而道：「還不是爲了三師弟！」

「爲了三師哥？」翠兒既感驚駭，又是大感不解。

向榮點了點頭，道：「三師弟失踪得這麼離奇，我要挖進去看個究竟。」

翠兒一怔道：「你是說，要從山外挖一條隧道進來？」

向榮又點了點頭，太息一聲道：「可惜，差不多三年了，只能挖到這裏！」

「三年？」翠兒屈指一數，愕然問道：「那麼你和小姐告別之後，就來這裏了，你當日又說……」

向榮沒等她說完，道：「要是讓師妹知道，她肯如此安心守墓？同時，爲了有人從旁保護，所以我連二師弟也蒙在鼓裏。」

翠兒又問道：「你爲什麼喫起蠍子來，難道不怕牠的劇毒？」

向榮凄然道：「我不喫牠，難道西北風可以充饑嗎？不過，我家祖先數代俱是捕蛇爲生，對付這等毒物，倒是另有一手。」

翠兒雖然沒聽小姐說過向榮乃是捕蛇世家，但也感動得鼻子一酸，滴下兩行珠淚，道：「大師哥，太難爲你了。」

向榮苦笑了一下，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師父一死，當家的担子就由我担起了，連自己的師弟如何死去也弄不淸楚，我這個當家的還對得起泉下的師父嗎？」

他歇了一歇，又道：「你又如何會走進這裏來。」

本來已在抽泣的翠兒，經他這一問起，登時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向榮也沒出言勸止，呆在一旁，讓翠兒哭個痛快。

半晌，翠兒才強止哀抑，將經過始末說了一遍，又道：「表面看來，那確是二師哥强姦不遂，逞兇殺人，但是，那舌頭的斷口非常整齊，全然沒有牙齒痕跡，再說，一個人斷去了舌根，大不了也是成爲啞吧而已，何至於喪命？更何況功力根基甚佳的二師哥，在我看來，二人本是被人殺死，佈下這個變局而已。」

向榮一面聆聽，面上的表情越來越是難看，待翠兒說到這裏，向前跨上一步，急促的挽住翠兒香肩，急促的問道：「你可知道了兇手沒有？」

翠兒微點螓首道：「三師哥慕容墨。」

向榮倒抽了一口凉氣，但立即大聲道：「胡說，三弟豈是一個如此鄙汚的人，你又何所見而云然？」

翠兒伸手一指，帶他行到額拓的石上留言，才又帶之到慕容墨刻字的石上，待向榮看了一遍，才道：「這已顯而易見，三師哥痛恨老爺設此陷阱，以致被困於此，當日我鬼使神差的將暗掣扭動，將他放了出來，他本已痛恨老爺，雖已逝世，但却遷怒小姐，逕直撲向墓舍，又誤會小姐已然移情別向，與二師哥結爲夫婦，他已練就了『聖劍魔筆』的蓋世神功，即使二師哥和小姐聯手，也是不堪一擊的，這還不算手狠手辣，還將二人佈成姦殺的變局，亂人視聽……」

她還未說完，向榮已然一躍而起，豈料處身之地乃是一間高不及一丈的窟洞，他這一躍，頭部竟撞在覆蓋的石岩上，「蓬」的一聲，撞個滿天星斗。

但是，他似乎全然不覺痛苦，兀自大聲嚷道：「這個孽畜故意構成一個證據，證明殺人佈局者乃是我，因爲，大家都知道他失踪在這深洞之內，而我們三師兄弟都暗戀上師妹也是盡人皆知的事，令人一眼看來，已然明白，乃是我變愛成恨，而致出手殺人，哼，慕容墨，你雖是練習蓋世神功，我可不怕，即使賠了這條賤命，也要弄個水落石出。」

言已，一個轉身，就待出去。翠兒忙道：「大師哥，我也去。」

向榮署一遲疑，搖首道：「你還是暫避此間的好，他既已遷怒我們，自是得而甘心，我此去若能將孽畜宰了，自會回來帶你出去，否則，我也死在他的手下，你去徒然賠多一命而已。」

也沒等翠兒答覆，一躍出了缺口，又道：「外面蠍子多得很，還是封回這個缺口吧。」一彎腰，一手捧起剛才擊開的石塊，塞回缺口，又在外面繼續搬了十幾塊巨石，將缺口堵得穩如鐵塔，才循着他一手鑿成的隧道走出。

只急得翠兒大叫大嚷，道：「大師哥，我已練成『無上心法』，可助你一臂之力呀！」

但是，她就是喊破喉嚨，也是全無應聲。

她一面叫嚷，一面力推石壁，直至聲嘶力竭，才頹然坐下，不禁喃咕道：「『無上心法』學來有什用處，功力一點沒有增加，不學也罷。」

× × ×

是一個涼秋九月了，月色皎潔如鏡，徂徠山脚顏拓的祖屋中，突爾出現一個瘦長的影子，獨自坐在顏拓寢室的書案前，右手支頭沉思，左手把玩着那支「劍筆」燭台，而他那隻左手，竟是少去了一指。

這個瘦長的影子，赫然竟是顏拓的三徒慕容墨，也即是翠兒心目中的兇徒。

這時，他正在心中苦思着一個難以分析的難題，不時站起來比劃一下，又坐下來苦苦思索。

他潛沉在苦思的深淵，撫着「劍筆」燭台的手，下意識的旋轉着。

突然，燭台給他旋開，「啪」的一聲，跌在地上，他大吃一驚，連忙俯身拾起，豈料已然跌爲兩截，更是吃驚，這座燭台乃是他師父顏拓的標誌，如今將之跌爛了豈不是對師父大大不敬？不禁呆然。

驀地，慕容墨大叫一聲，道：「不錯，應該一心二用，而不是併合爲一，哈哈哈，師父，你在天之靈可要老懷告慰了。哈哈哈……」也沒將燭台旋回原處，順手放中書案之上，大笑而出，消失在銀星皎月的山道上。

他提氣直趕，不消頓飯光景，已然來到泰山南麓，翠兒主婢守墓的墓舍中來，就在顏拓墓前，折下兩支一長一短的樹枝，揮動劈擊。

別以爲那只是兩根樹枝，這時在慕容墨手，却是有如名劍利刃，但見樹枝所到，立時騰起一圈白光，每發一招，都挾着風雷聲勢，舞到酣時，但覺圈圈白光，不見人影，使人雖遠望見，還道山中的烟霞。

原來，慕容墨當日被困洞猫，果然獲得「聖劍魔筆錄」，但因爲有師父顏拓的留言告誡，不敢冒險進入上乘境界，以防變爲一個暴戾兇殘的人，只將全書由頭到尾讀個滾花爛熟，然後留心研其中奧秘，希望找出歷代師祖找不出的癥結。豈料他在祖屋中無意跌爛了那座燭台，給予他一個靈感，領悟到其中道理，原來「聖劍魔筆」歷向合併爲一，一經進入上乘境界，魔筆功力即掩蓋聖劍，除非將之分開，中止魔筆功力，以劍勢作主，以筆招爲輔，才可併肩而馳，不致影响心性。

當一個武林高手參悟了一種絕學的時候，他的心情是如何的喜悅？這時的慕容墨，不消說也是欣喜莫名了。

他但覺中氣如泉上湧，充沛而又酣暢，心境舒泰，每招每式，都是那麼的圓融配合，流暢無阻。

不但忘記了睡眠，也忘記了進食，他舞到倦時，略坐片刻，又起來從新演練，如此一直至翌日的黃昏，才滿意的停止。

這時，他才覺得有點飢餓，乃走進林中摘些野果充飢，當他摘了幾枚野果，準備返回墓地時，忽然發覺好像有人踏着殘葉的低微聲响。但聆聽良久，却沒再聽到第二聲了，還道是野獸之屬，乃返回墓地，坐在顏如玉的墓前，啖着野果。

× × ×

回頭再說翠兒，這一日，她吮完花蜜，正想歇息時，忽見一線光亮射了進來，抬眼一看，原來是當日進來的那個小圓洞打開了，他還道向榮已然成功，將慕容墨宰了，此時在祖屋將暗鈕轉動，放自己出去。

當下大喜過望，也忙記了隧道中的蠍子，連忙一躍而出。

待她發覺隧道上有三數條「藍蠍子」蟄伏着時，才驚覺到不能履足地上，連忙手足互撐，一如當日進來一樣，撐着兩邊石壁，迅快無比的向前移去。

果然，隧道盡頭的那扇石壁已然打開了一條尺許的縫隙，那敢怠慢，連忙儘速爬行，待到將接近時，雙足一點，穿隙而過。

出得洞來，但覺山風陣陣，明月當空，虫鳴獸嗥，心境一舒，這等良宵，她已久違了。不禁深深的吸了幾口新鮮的空氣。

她三步作兩步的馳回祖屋，看見大門敞開，還道向榮在屋內等候，忙叫道：「大師哥，大師哥！」

但是，她走進去一看，那裏有半絲人影，不覺心裏納罕：這是什麼原因呢？翠兒在屋中走了一遍，最後來到顏拓的寢室，還是闃無一人，只得索然坐下。

她一經坐下，立卽發現書案上那支折斷的「聖劍魔筆」，怵然一驚，心忖：這却不像是大師哥了，他明知我說過這「聖劍魔筆」乃是開啓深洞的暗鈕，如果是他，只要將之旋開就可以了，不致於將之砸開了兩截呀，那是老爺生前的愛物呀……忖念未已，忽爾廢然躲入暗隅，惶然四顧。

她以爲，砸折「聖劍魔筆」的準是慕容墨，因爲在她心目中，慕容墨才如此憎恨師父。既是如此，只要給慕容墨發現，自己還有命在。

半晌，翠兒一咬銀牙，暗罵自己道：怕什麼，卽使不堪一擊，也得聲討其罪，大不了只是一死而已。挺胸而出，在屋中搜索。

但是，她將全屋搜了一遍，還不是一間闃無人跡的空屋？

翠兒大感奇怪；分明有人在此居住過很久，但爲什麼却又全然無人呢？這時天已放亮，她也無心留此，將門戶關好，茫無目的在大路上走着。

她心口相商，道：離開墓地差不多兩年了，還是看看小姐的塚穴有沒給山鶚破壞過，再定行止吧。

意念既決，立卽展開脚程，朝泰山直奔。

翠兒的身形剛剛走入荒徑，登時目瞪口呆，原來，這時慕容墨正在得意忘形的演練他甫經參透的「聖劍魔筆」絕學。

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翠兒直氣得喉頭閉塞，憤火中燒，就欲上前與容慕墨一拼。但是，當她看到慕容墨舞動的招式時，登時又做聲不得，以自己這麼微末的功力來說，簡直就是螳臂當車，以卵擊石。

她蹲在荒徑上，籌思對付之方，轉眼又是黃昏，不但還沒想得一個方法，而且給慕容墨那淸脫的招式，威猛的功力駭得瞠目結舌。

忽然，她看見慕容墨折入林去，還道他要離開，她雖然自知不敵，但却不肯放過，於是欺身而去，暗中跟踪。

當她來到墓地時，偶不小心，踏着一塊石頭，發出了一線聲音，曾見慕容墨回頭張望，連忙躲入顏如玉的墓側，誠恐再給他發現，不敢抬頭。

翠兒以爲只須躲過一會，然後再行跟踪，又怎料到，轉眼之間，慕容墨已然折回，而且無巧不成話又坐在顏如玉墓穴的另一邊，直嚇得翠兒摒止呼吸，不敢稍動。但是，一個人控制呼吸是有一個限度的，時間一久，翠兒終究抵受不住了，緩緩的吁了一口氣。

翠兒只不過微微的換口眞氣，本來就沒有什麼聲響，但是，慕容墨這時耳聽之明，卽使十丈外的落葉墜針，也可分辨準確的方位；一聽背後有人，大喝一聲：「何物鼠輩，胆敢潛伏窺伺？」一躍而起。

翠兒本是大吃一驚，但自知已然無法躲避，反而激起她的倔强個性，挺身而出，冷笑一聲道：「是我，你待怎樣？」

慕容墨定睛一看，見是翠兒，大喜道：「翠兒，你來得正好，如玉是怎樣死的？」

翠兒冷哼一聲，道：「狼業羊皮，明知固問，你好是當我翠兒是三尺孩童？」

這個鬼丫頭，顏家上下都沒以婢子目之，慕容墨三師兄弟也是另眼相看，明知這鬼丫頭口舌便給，此時雖給她頂撞，但也不以爲忤，道：「我明知故問？要是我知道，幹嗎還來問你？」

翠兒以他意欲一筆抹煞，勃然大怒，嬌叱一聲道：「慕容墨，大丈夫敢作敢爲，狡賴推卸可是男子漢的本色？」

雖然，翠兒平日都跟顏如玉稱呼他們師兄弟，但幾曾聽過如此直呼名諱，慕容墨心下不悅，慍然道：「翠兒，你越來越不似樣了，別以爲恃寵生嬌，就可目無尊長。」

翠兒大笑，道：「目無尊長？這句話罵你自己才對，慕容墨，你這衣冠禽獸，你這無情無義的禽獸，我雖是自知不敵，但咒也要咒死你！」

慕容墨大怒，喝道：「休得無禮，我慕容墨頂天立地，平生不作虧心

事，我那些地方無情，又那些地方無義？」

翠兒也不示弱，也是大喝道：「手刃心上人，就是無情，弒死師兄，嫁禍長輩，就是無義，無情無義，天地不容！」

慕容墨一聽，以翠兒指自己竟是殺死顏如玉和列如柏的兇手，登時狂怒湧上心頭，氣得喉頭格格作响，但他明知內中必有文章，爲了要查明白，只得低聲下氣，道：「你又何所見而云然？」

翠兒戟指罵道：「忘情負義的禽獸，還敢狡賴？」

當下理直氣壯的將始末根由，從頭說了一遍，只將發現「無上心法」一節畧去，然後大聲問道：「當日你是如此被困石窟？」

「是！」

「是不是由此懷恨老爺，將『聖劍魔筆錄』苦心鑽研，存心一出生天，立即採取報復？」

「我再不肖，也不致於怨恨師尊，我在石上留言，只是立誓一離那裏，即行將之燒燬，以杜後患而已。況且，我只是將全書細心研究過，却並沒演練。」

「哼，你離開之後，這些年來，你有去了那裏？」

「出窟時，給『藍鐵子』咬了一口，」說時，慕容墨伸出左掌，道：「待出得山來，連忙自斷中指，以止劇毒攻心，雖是幸保一命，但却在深洞中躭了十多日，方始將指傷治愈，立即前往泰山尋覓你們，可是，人尋不到，却尋到了兩坵墓塚，當時傷心欲絕，四處訪覓你和大師哥，但是奔波經年，踏遍天涯海角，也無效果，日前只得重回故地，或在墓舍憑弔，或回祖屋歇息，今日你突然出現，正喜如同天降，豈料你竟指兇手是我。」

他侃侃言來，雖是道理井然，但翠兒以先入爲主，心中早就認定他是兇手，他縱是說得天花亂墜，也不能全然抹煞此根深蒂固的陰影，聞言冷然道：「以二師哥與小姐聯手之功力，方今之世，能毫不費力的將之雙雙擊斃者能有幾人？兇手分明是力强絕的魔頭，方克臻此，今日在峽口我已目睹你的功力，即使四人聯手，和你也走不上十招，這已足資證明。還有，兇徒逞兇之後還要佈成疑局，又故露破綻，使人一望而知，乃是與二人俱有過節的對頭，二師哥闖蕩江湖，那還罷了，小姐三步不出閨門，與她有過節的除了你就是大師哥了，而你已失踪多年，這還不是你移禍東吳的詭……」

慕容墨越聽越怒，狂嘯一聲：「賤婢，你敢含血噴人？」隨手折下兩枝枯枝，運起新近練成的絕學，就向翠兒刺來，枯枝一指，登泛出一縷勁風，破空而至。翠兒自知不敵，本待閉目受死，但她蘊藏的「無上心法」，本能地發揮出來，平豎雙掌，交叉上下在胸前一劃，登時實相外宜，神明內瑩，清叱一聲：「住手！」

奇事登時出現，慕容墨來勢之兇，本是如決江堤，但給翠兒這聲清叱，攻出之勢，不由自主的硬生生煞住，垂手一旁道：「是，我不應對一個弱質女流下手。」

翠兒還不知道，她在無意之中，已然用上了「無上心法」，還道慕容墨天良發現，不敢下手，向前跨上一步，說道：「慕容墨，任你洗盡三江水，也難洗你心頭一點污，還不自尋了斷，意欲何爲？」她這時已回復本來，「無上心法」已然返樸歸眞。

慕容墨心忖：縱使殺死翠兒，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更證明了自己的罪孽。當務之急，還是找出眞兇，以洗脫一己的罪名。當下昂然說道：「請你同告大師哥，給予一年時間，追尋兇手，要是一年之後還沒法查出元凶，我自會同來祖屋，在大師哥之前自作了斷，以明心跡。」

翠兒本不願意，但自忖力有未逮，不足以阻撓慕容墨，只得提高嗓子：「君子一言！」

慕容墨朗聲答道：「快馬一鞭！」言已，也不見他塌肩點足，一聲厲嘯，人已在里許之外。

× × ×

轉眼又將一年。這一年，江湖上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都傳說出現了一個混世魔王，武功强横蓋世，神出鬼沒，詭秘莫測，每次出現，就有一人喪生，最可怖的，死在他手下的人，全身並無傷痕，又無中毒跡象，連武林耆宿，也查不出是什麼傷殘手法。但是，翠兒和向榮，却是心知肚明，所謂混世魔王，就是慕容墨，試問連武林耆宿也查不出他的傷殘手段，除了「聖劍魔筆」的上乘强横功力外，還有那門功夫可具此威力。

翠兒越聽越驚，深悔一時孟浪，當下也就四出追踪，不過，以一個弱質女流的翠兒，又豈能追得武功絕世的慕容墨。卒之，無可奈何，只得奔告武林八大門派的掌門人。

本來，對於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八大門派都樂意負起這個搜捕的任務。只是，慕容墨行踪飄忽，無可奈何，只得佈下一個傳訊隊，傳遞各方關於慕容墨動向的消息。這時，已是年晚歲殘，臘鼓頻催的寒冬十二月了，翠兒奔波經年，至此時才回到徂徠山祖屋，以渡殘冬。

她回至祖屋，發覺頹拓寢室中那張書案，不知何時被人砸個稀爛，還道慕容墨也已回來，但遍尋一過，卻是闃然無下人，心中甚感納罕。

這一日，寒風料峭，漫山遍野都熬在勁烈的北風裏，翠兒以獨居無俚，一時興起，意欲前往後山獵些野獸，以快朵頤。

本來，在如此寒冷的天氣中，那裏還有野獸出來走動？翠兒此舉，只不過是排煩遣悶的性質而已。豈料大謬不然，當她轉過後山時，突然瞥見一隻山鷄，在前面林中走過。翠兒大喜，連忙向前縱去。

她走得快，山鷄走得更快，轉眼已來到那個深洞附近的一個泥洞，翠兒一個兎落鶻落，驟然奔進洞去，伸手就抓。

山鷄是捉到手了，可是卻嚇得她「哇」的大叫一聲，駭然退步。

原來，洞中卻綣着一個人，而那個人，卻就是大師哥向榮。

向榮以來者竟是翠兒，也是一怔，稍後才道：「翠兒，你如何會走得出來？」不問尤可，翠兒氣往頭湧，惱道：「大師哥，你這是何居心？又說放我出來，卻走得無影無踪！」

向榮苦笑道：「不說也罷，我四出找尋那個畜牲，白費了幾個月功夫，連他的汗毛也找不到一根，只好回來放你出來再算，豈料那個暗鈕，卻已給人砸個稀爛，乃走回當年我挖掘的隧道，以爲循此也可以放你出來，不料隧道已然倒塌，只得重新在此掘入去，你還來罵我。」

翠兒這才知道，向榮始終沒有開啓暗鈕的原因，忙道：「翠兒錯怪好人，小婢子這廂有禮。」

向榮白她一眼，道：「不用多禮了，我現在非常口渴，你還是替我掬碗溪水來吧。」

翠兒應了一聲，拿起地上的破碗，走到清溪，正想一碗舀下去。

忽然，溪的對岸，有人大喝一聲，道：「別動，溪中已染有蠍子的劇毒。」翠兒抬頭一看，赫然竟是慕容墨，狂怒喝道：「你幹得好事！」

就在這時，身後忽然傳來一聲慘厲的呼叫，駭然回顧，只見向榮殺氣滿面，併指如戟的右手二中兩指，還平伸指着，地上卻躺了一個人。

原來，不知何時，草叢中躲着一個勁裝大漢，給向榮一指擊斃了。

但是，那人雖是死了，但在垂死當兒，還及時的向天放出一個訊號。

向榮這時也聽到了翠兒的驚叫之聲，回頭一望，看見對岸站着的竟是自己夢寐以求的慕容墨，厲嘯一聲，不消三個起落，已然縱過彼岸。

他腳剛站定，立即展開煞手，一面大喝道：「畜牲，想不到你喪心病狂一致於此，殺戮師妹，逆弒師兄，荼毒武林，我今日若不將你宰了，何以慰師父於泉下！」

一輪急攻，快逾閃電，慕容墨在向榮的指掌交加下，一面騰挪躲閃，一面叫道：「大師兄請暫息雷霆之怒，且聽我一言。」

但是，向榮那肯罷手，反而加勁急攻，招招都是狠命的煞着。

慕容墨雖已參透了「聖劍魔筆」的絕學精華，因爲這時全不還手，只是竄避來勢，已然全失機先，險象環生。

一旁的翠兒，正全神貫注，渴望向榮得手，大仇得報。

忽然，背後響起連串袂飄風之聲，回頭一看，「颼颼颼」一連飄下三人，個個頭挽道髻，背負長劍，一望而知，那是武當關門弟子。

三人腳剛着地，立即四下搜索，其中一人，發覺臥在草叢的大漢，反覆一看，駭然叫道：「混世魔王！」

翠兒愕然，高聲叫道：「是我的大師哥幹的，你怎麼說他是『混世魔王』？」

那道士道：「千眞萬確，給『混世魔王』殺死的人，個個如是，那個是令師哥？」

翠兒行前一看，果然全身並無傷痕，猛然全身一震，大聲叫道：「三師哥，趕快纒住他，殺死小姐和二師哥的就是他！」回頭又道：「道長們可是傳訊隊，火速發出訊號！」

那三個道士，果然就是傳訊隊，聞言知道玆事體大，連忙發出緊急訊號。然後撲飛彼岸，一面大聲問道：「小姑娘，那個才是？」

翠兒大聲應道：「那個老的！」言還未已，大怒之下，也顧不了己身的功力膚淺，一躍而過。

向榮知道事情已然敗露，立即回復本來面目，倏然煞勢停止，嘿嘿縱聲狂笑道：「不錯，我就是你們所稱的『混世魔王』，今日你們既已知道，就休想生離此地！」言已，倏然併出二指，直取環伺五人。

向榮指風所至，但見一縷藍光，勁如利刃的直罩全場五人的全身要穴，既狠且準，無可閃避。

三道慘叫一聲，應聲而倒，慕容墨一見藍光，驟然叫道：「毒指！」連忙拔出隨身的竹枝，右手截阻面前藍光，左手點向翠兒，因為此時情勢危殆，已然無法救護翠兒，希望先一步將翠兒碰飛，避過向榮致命的攻勢而已。

慕容墨右手既已截得藍光，也不理翠兒是否得救，反正已是無暇再顧，掄回左手竹枝，運十成功力，以「聖劍魔筆」的雷霆萬鈞之勢，直取向榮。與此同時，翠兒以向榮只是輕描淡寫的一點，就連斃武當三人，百忙中想起自已練成的「無上心法」，以橫豎一死，何不試它一試，在電光火石之間，體內真氣一轉，大聲喝道：「住手！」

「無上心法」的巧妙猶就在於此，它能褫奪敵人的心志，向榮功力饒是如何高强，也敵不過這曾雄霸天下的「無上心法」。

但聽得「蓬」的一聲，向榮已然倒在地上。

翠兒還道自已練成的「無上心法」功力如此强横，待看準時，原來乃是慕容墨在同一時間發出攻勢，向榮在禁制之下，那能承受「聖劍魔筆」的一擊？

二人趨前一看，向榮已然奄奄一息，慕容墨心中不忿，倏以竹枝點住向榮的「笑穴」大聲道：「快將因由說出，否則要你狂笑而死！」

向榮雖是命在垂危，還是怒目相向道：「放開你的竹枝，你就是不逼我，我也洩這口鳥氣。」

原來，向榮乃是天山「天蠶派」的弟子，因為追踪「藍蠍子」而拜在顏拓門下，實則乃是藉此可以吸食「藍蠍子」的毒血，以練他的毒功。

豈料他貪心不足，既得「藍蠍子」，又存心染指顏拓的「聖劍魔筆錄」，顏拓死後，他本來就想發作，但因為尚欠三年才可練成毒攻，乃誘言他去，實則留下來，暗中竊取「藍蠍子」，「藍蠍子」並不是取之不竭的，有的早已給他食完，他只可挖山而覓。

待他練成毒功，心中又記起「聖劍魔筆錄」，以為顏拓一定將之傳給女兒，於是乃前往泰山，向顏如玉逼取，不料顏如玉全然不知，還與列如柏聯手對付他，如此這般，就犧牲在他的毒功下。

他這時所練成的毒功全在二指之上，他只消在對方的天靈蓋一指，劇毒立即透腦而入，攻心而死，是以全無跡象，他殺死二人之後，靈機一觸，佈下一個假局，以亂視聽。

本來，他若是從此離開此地，或許無事，但他已嗜蠍成癖，只好繼續發掘。

當日鬼使神差的掘到翠兒被困的洞窟，當翠兒說出假局時，向榮本已蓄勢待發，意欲將之殺死，其後以翠兒心目中的兇手乃是慕容墨，方才放過翠兒，但却不願放她出去，乃將缺口堵死。

自此之後，他就在關內一帶，隨意四下故意弄出人命，俾可由翠兒之口，證明具此能力的，只有練成「聖劍魔筆」絕學的慕容墨才可做到。一來，他可以盡將一切推在慕容墨身上，二來又可試試自已的毒功。

有一次回至祖屋，看見案頭的「聖劍魔筆」給人折開兩段，一時大怒，竟連整塊書桌碰個稀爛。然後繼續發掘蠍子，豈料却碰上翠兒，而武當派出來的傳訊隊却搜索至此，他不合將之殺死，不然，情勢可能改觀。

向榮說到這裏，雙眼一翻，已然氣絕。

翠兒不禁唏噓再三，問道：「三師哥，你為什麼會走回來呢？」

慕容墨道：「我說過一年之後要是還找不到眞兇，就回來領死，我走遍天涯，心力交瘁，也是徒勞無功，而一年之期已屆，君子一諾千金，雖死亦復如是，鬼了頭，現在我回來送死了，你意欲如何？」

翠兒憮然一笑，道：「翠兒有眼無珠，這廂有禮。」相視一笑，消失於寒風凜冽之中。

——完——

武俠長篇連載

丹心一劍

琴心·文　羽君·圖

落星追魂危挽局

車聲蹄聲吸引了鄭三白及蘇立三夫婦等的注意，鄭三白等的攻勢也暫停下來。其實這得得蹄聲與車响早就在山麓遙遙地送過來了，都只爲了緊張的戰局使大家沒有注意！

當大家都被那响聲引得移目光望時，一輛篷車載着兩個大漢疾馳而來，其中一個大漢一見獨孤雲就权叫道：「小兄弟！我們終於追上你了：：」

到達之後，他看看情勢不對，連忙勒住拉車駿馬，跳了下來，朗着鄭三白等人叫道：「你們這羣王八旦，是那一個傷了我的小兄弟。」

聽說獨孤雲受了傷，車內立刻跳下一個少女，拨着就要衝進重圍，獨孤雲連忙搖搖手道：「龍姑！別過來！」

那個少女是黃龍姑，大漢是黑加，另一個年紀較大的漢子則是古大剛，只有他三認識鄭三白等人的。所以連忙把龍姑攔住道：「黃姑娘！你過去不得，這些人都很兇！」

鄭三白見來人與獨孤雲是一伙的，倒是頗爲擔心，及見車內就是這幾個人，他又放寬了心，哈哈一笑道：「獨孤雲！你不必擔心棄屍山中，至少有人會替你收屍了，古大剛，你們是怎麼找來的？車中還有誰？」

他問這句話的意思是怕車中還有別人，他人不足懼，要是青城山主李如晦跟來了可就麻煩了！

古大剛沒有答話，里加却叫了起來道：「沒有別人了，我們是來找小兄弟的，你們誰傷害了他，趁早自己說出來，免得被我知道了要他好看！」

他的身材魁偉，說話聲音又响亮，鄭三白倒是不敢鄙視，尤其是脫口就叫獨孤雲爲小兄弟，口氣又是那麼大！

池如雁是知道他的，田旭東也知道他，連忙道：「掌門人！這傢伙是個草包！」

黑加一見田旭東就有氣，搶前一步罵道：「又是你這王八旦，你勾引外賊，傷害了自己的哥哥，小兄弟也一定是你害的，老子要找你算帳：……」

空着雙手就要撲過去，黃平伸劍一攔道：「滾開！你要找死！」里加傈然不懼，伸手去抓他的劍叫道：「老傢伙！你也不是好東西！」

黃平的劍法何等精妙，長劍連忱，已經刺了他身上幾處要害，出劍都下了重手，意在取他性命！

誰知黑加動作雖笨，身上的氣功却練得很到家，那是黃金豹量才而教，從小就給他打好基礎！

劍鋒劃破了他的衣服，在他黑亮的皮膚上印上了幾道白痕，受傷雖不至於，疼痛自是難免！

這一來把他的莽性激了起來，大手一探，格開了黃平的長劍，另一隻手却伸過去抓住了黃平的衣服。猛喝一聲，竟把黃平舉了起來！

鄭三白怒喝一聲，舉劍像毒蛇般刺了過來，這一劍却是對準黑加的氣門，劍勢更毒！

他早已看透這個莽漢的根底，劍下自然不留情，獨孤雲見狀大驚，正想挺劍去爲黑加解圍，但是已慢了一步！

鄭三白爲六姓家臣之首，又是七煞劍派的掌門人，他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不容對方有還手的餘地！

青鋒過處，血光再現，然而受劍慘叫的却不是黑加。

這個莽人在危急的時候倒有點傻聰明，一瞥鄭三白的劍勢太兇，知道躲是不可能的，氣門又是性命交關的部位，一個指頭都當不起，何況是來勢兇兇的一劍呢，情急之下，他只好拿手中的黃平朝上一擋！

劍刃劃過黃平的胸前，血光崩現，黑加不管他的死活，抖手又把黃平朝鄭三白丟過去。

鄭三白發劍之後，見受劍的是黃平，不禁呆了一呆，又見人影飛來，無暇分辨，長劍再度撩出。

黃平的身體被利劍攔腰分爲兩截，摔落地下。

黑加利用這個機會，已經搶到獨孤雲身邊，見他脅下的劍創處仍在流血。這個莽人倒是有點心機！

他知道局勢危急，先撕下自己的一塊衣服替他紮住了傷口，然後又在胸前取出一包傷藥道：「小兄弟！你快把這個吃下去！」

獨孤雲想不到他竟能在鄭三白的劍下逃過殘生，同時也知道目前要想闖過重圍，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趕快止血，保留餘力以圖一拚，因此毫不考慮地接過藥包，往口邊送去！

田蕙仙那容他如此做，長劍迅速攻了進來，獨孤雲眼前但見劍影一幌，連忙閃身避過。

蘇立三也跟着發動了，劍鋒直取中盤，獨孤雲逼得再度退讓，田蕙仙又攻到了，就是不給他有吃藥的機會！

黑加見狀大怒叫道：「你們這兩個傢伙，簡直不要臉，對一個受傷的人也如此趕盡殺絕，老子可饒不了你們！」

邊叫邊撲了過去，蘇立三冷笑一聲，長劍輕閃取的又是他的氣門，黑加這次倒是作了提防。眼看劍勢逼近，突然朝地下一滾，順手撈起黃平遺下的長劍，跳起身來，亂揮亂砍地攻向蘇立三！

他的劍舞得雜無章法，可是力氣太大，蘇立三遭了一劍，差點被他把劍擊脫了手，只得利用輕巧的招式遊鬥！

獨孤雲也利用這一刹的空閒，把那包藥迅速地送進口中。黃金豹一代良醫，他製煉的藥果然不同尋常！首先他感到精神一振，脅下的傷口也不太痛了，連忙一揮長劍，接住了田蕙仙又鬥起來！

藥雖靈，倒底不是仙丹，他只能擋住田蕙仙風急而驟般的攻勢，却無法使出更精妙的招數！

而不解劍術的黑加却已在蘇立三的逼攻下險象橫生，幸好他只須護住氣門，其他地方就是挨上也不要緊！就是這樣，他與獨孤雲才能勉強挨下去！

鄭三白呆了片刻，也已恢復清醒，他知道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先把獨孤雲收拾下來，其他人都好打發！因此他又幫着田蕙仙夾攻向獨孤雲！

獨孤雲的藥力漸漸化開了，精神比剛才又好了一點，劍上的招式也開始改守爲攻，田蕙仙正有吃緊之感！

鄭三白的加入，使她又減輕了壓力，一字慧劍的前六式精招再度使出，與鄭三白前後夾攻！

古大剛也無法保持冷靜了，長劍才出，却已被劉傑接了過去，黃龍姑也想上前幫忙，蘇麗貞却攔住了他！

鄭三白的七煞劍連攻了四招，獨孤雲仍能應付過去，使他感到眞正的吃驚了，同時也看出了事態的嚴重！

因爲獨孤雲所使的劍式還是剛才的那幾手，却已緊密許多，足見他在交手中漸漸地體會出那些招式的妙用！再過一下，要想收拾他將更爲困難了，負傷的池如雁也看出這個趨勢，忍痛找到了自己失去的長劍加入戰團！

夏建功則挺劍對蘇立三道：「蘇英雄！這個莽漢交給我吧，您對付獨孤雲去！」

蘇立三早就有這個想法了，都只爲黑加死纏住不放鬆，除了氣門之外，傷他別的地方又沒有用！

所以他虛幌一劍，脫身轉移戰地，讓夏建功去與黑加糾纏，由於他的加入，使得獨孤雲又陷入了危境！

龍姑仗着手上的金項圈，根本不是蘇麗貞的敵手，可是蘇麗貞並不急於相殺死她，只是運用長劍將她逼得寸步難移。那是嫉妒心在作怪，她痛恨一切與獨孤雲熟識的女子，尤其是龍姑，她不知道獨孤雲與她究竟有什麼關係！

可是在田家堡中，就見到龍姑與獨孤雲在一起，好像頗親熱，口口聲聲叫獨孤大哥，也叫得她十分刺耳！

先前獨孤雲在危急時，她不願意他被殺死的微妙心理已經沒有了，現在她只希望看見獨孤雲屍橫就地！

同時她更希望看看這個姿色劍法都不如自己的女孩，在見到獨孤雲慘死後，會傷心到什麼程度！

古大剛的劍術造詣不錯，不過要對抗五老之一的劉傑還是差得太多，他只是在拚命苦撑着！

黑加却更糟糕，他全仗着蠻力在打着，一陣狠拚狠攻已經消耗了大部份的體力，連護身的氣功也快散了！幸好他的對手夏建功也負了傷，否則他早就完了！

趕來支援的幾個人全陷入了危境，最吃力的還是獨孤雲本人，被藥力振起的精力經不住消耗，更何況新創之餘，傷口雖不影響他的動作，先前流去的大量鮮血却使他的體力打了個折扣，再加上身外四個人致力狠攻……

苦戰片刻，獨孤雲的身上又着了一劍，這一劍是池如雁的傑作，由於獨孤雲把注意力全放在另外三個強敵身上。對於較弱而又負傷的池如雁自不免稍爲疏忽，以致於被他抽空在大腿上刺中一劍，很要命的一劍！

大腿本不是致命的要害，可是池如雁出手很重，劍尖剛好刺進他兩根腿骨中間的空隙裏……

長劍抽出後，獨孤雲頓感腿上一涼，身不由

主地向下一坐，龍姑看得最清楚，忍不住尖叫了一聲！

獨孤雲痛得把劍都丟了，鄭三白與蘇立三兩枝劍先後刺過來，卜住他的咽喉，卻沒有刺進去！

現在他們都知道獨孤雲再無抵抗的能力了，倒是不急着想殺死他，蘇立三首先爆發一陣得意的狂笑道：「獨孤雲！這下子你該認命了！」

獨孤雲抬起頭來，狠狠地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道：「鄭三白！你是一條狗！我死在你的手裏真感到不甘心，你不要得意，我做鬼也不放過你！」

鄭三白臉色一變，手起劍落，龍姑又驚叫了一聲！

然而獨孤雲的身子只是幌了一幌，並沒有像她想像中的身首異處，那是鄭三白用劍背平着敲了他一下。然後他又嘿嘿冷笑道：「獨孤雲！你現在嘴吧硬好了，馬上我就叫你嚐嚐罵人的滋味，你知道我要怎樣對付你嗎？」

獨孤雲咬緊牙齒不去理他！鄭三白獰笑着道：「我要先敲掉你口中的每一顆牙齒，然後再割去你的舌頭，使你無法罵人，然後再割斷你的四肢！……」

龍姑在蘇麗貞的長劍威脅下一動都不能動，她只能哭着叫道：「不！你們做做好事，一劍殺死他算了！……」

這句話激怒了蘇麗貞，她臉色一變，手中的長劍向前一推，劍尖刺進龍姑的胸前五六分，厲聲叫道：「不許講話，你睜睜地看着他受死！」

黑加也放棄了戰鬥，他從獨孤雲受傷坐倒地下後，就丟掉了手中的長劍，讓夏建功的劍尖比着他的氣門！

可是他見到龍姑受到傷害之後，不知從那兒來的力量，竟然一滑身，脫出了劍尖的威脅，飛撲過去叫道：「賊婆娘！你敢傷害我的師妹…………」

才跨出兩步，蘇立三已趕了過來，舉起劍來，在他眼前一幌，黑加伸手一抓，誰知他卻是虛招。

迅速地抽回長劍，另一隻手卻對準他的腦後玉枕穴上點去，黑加縱然皮堅肉厚，重穴上也當不住這一指！推金山，倒玉柱，叭噠一聲，身子向地上倒去！

蘇立三一腳將他踢了個翻身，劍尖正待刺向他的氣門。

鄭三白卻一擺手道：「蘇英雄，請等一下！」

蘇立三止手道：「掌門人有何見教？」

鄭三白獰獰地道：「這傢伙使我誤殺了黃平老，我要把他剝皮抽筋，才消得心頭之恨，蘇英雄請留給我們吧！」

蘇立三抽回劍道：「好吧！聽憑掌門人處置！……」

龍姑卻急淚交加，跳了起來叫道：「你們還算是人嗎？……」

蘇麗貞猛地一劍，拍在她的腦門上喝道：「你安靜點……」

獨孤雲以爲蘇麗貞要殺她了，連忙叫道：「不許傷她……」

蘇麗貞那一劍也是平拍的，只把龍姑擊昏在地，可是她見到獨孤雲如此情急之狀，反倒又狠了心！

她先在龍姑的臂上刺了一劍，厲聲道：「我偏要殺她，而且還要一劍一劍慢慢地殺死她，你看着捨不得是不是？我就是要你心痛……」

說着又在龍姑的腿上，胸前等處刺了好幾劍，每一劍都入肉不深，龍姑已痛醒過來……

獨孤雲厲聲叫道：「蘇麗貞！你是天下最無恥的女人……」

田萬仙不容他把話罵完，就在他背後刺了一劍喝道：「臭小子！你還敢發橫罵人！」

這一劍刺得很深，獨孤雲的身子一顫，幾乎坐不住了，可是他用雙手撐着地，依然罵道：「我非要罵！她是一條卑賤的母狗，你是條老狗！」

田萬仙氣得想用劍去殺他，蘇麗貞卻出聲喝止道：「娘！先不要殺他！」

田萬仙停住手道：「他這樣罵我們……」

蘇麗貞臉色變得鐵青道：「我不想他死得這麼痛快！獨孤雲！你儘管罵好了，我讓你看看罵人的後果，也讓你看看我怎麼對付這個苗子！」

說着她用劍一陣亂劃，把龍姑胸前的衣服都劃碎了，不過用力卻極有分寸，並沒有傷到她的肌膚！

龍姑坦露的胸膛上，只有兩處劍創，那是蘇麗貞剛才刺傷的，血流得也不多，可是已把她的胸前染紅了！

蘇麗貞厲笑一聲道：「獨孤雲！你看好，我先割下她胸前的塊肉，你要那一邊的，是左邊還是右邊，我給你一個選擇的機會！」

獨孤雲雙手一軟，身子俯伏在地上，連支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歇了半晌，他才輕嘆一聲道：「蘇麗貞！我承認你狠了，你要怎麼對付我都可以，只求你別再作踐她吧！她是一個無辜的女孩子……」

蘇麗貞跳起脚來叫道：「她是女孩子，難道我不是女孩子，要不是你花言巧語，騙取了我的感情，我怎麼會流浪天涯，倒處見不得人？」

獨孤雲輕嘆道：「過去我也許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可是並沒有害得你見不得人呀！你這樣對我不是太狠了一點……」

蘇麗貞冷笑一聲道：「你說得倒輕鬆，我『廣寒玉女』蘇麗貞在江湖上不是個泛泛無名之輩，有多少武林世家子弟向我求過親，我都拒絕了，結果……哼！結果我反而受你的玩弄，叫我怎麼見人……」

獨孤雲努力地撐起身子道：「蘇麗貞！你這句話說得太嚴重了，當年我們也許接近過一段時間，可是我並沒有碰到你身上一根汗毛，這玩弄兩字從何說起，男女之間，合則聚，不合則離：……」

蘇麗貞臉色又是一變，頓了一頓才道：「獨孤雲！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一個女孩子的自尊被你破壞無遺，你就想拍拍手一走了事嗎……」

獨孤雲忍住身上的痛楚道：「我已經把性命聽由你處置了，你難道還不滿足！」

蘇麗貞搖頭堅決地道：「不滿足！我非要你受盡痛苦而死，還要一切跟你有關係的女孩子也受盡痛苦而死！快說！你要那一邊的？」

獨孤雲歉咎地望了龍姑一眼，低聲道：「你放過她吧！……」

蘇麗貞冷笑一聲道：「辦不到！你越求我，我偏要做到不可，你不肯說，我就隨便割了，反正兩邊都要割下來的！」

說着挺劍往龍姑的胸上削去，獨孤雲心如刀割，然而却一無辦法，只有拚着最後的一點力氣吼道：「蘇麗貞，天必不容你……」話沒有說完，他就怔住了。

因爲車中門帘一掀，竄出一道黑影，飛速地撲向蘇麗貞，一把就攫去了她手中的長劍！

那是一頭巨大的猿猴，蘇麗貞驚叫一聲，車中又竄出另一頭來，抱起龍姑就往車上送去。

獨孤雲連忙叫道：「大毛！二毛！快來……」

這兩頭巨猴原是明易生託他送給謝綠萍的，青城山中沒找到謝綠萍，他又急於趕到廬山來，就託龍姑代爲照顧，並託古大剛帶着他們去尋訪謝綠萍，誰知他們又摸到了這裏來！

這兩頭巨猿身手矯捷，通靈解語，一身金毛刀劍不傷，在明易生的訓練下，尤擅武功招式！

尤其是現在的場合下，假如早一點叫牠們出來幫忙，也許事情大有轉機，可惡的是這兩頭畜生，剛才幾個人那等拚命法，牠們居然藏在車子裏不聞不見，一直到現在才鑽了出來……

二毛把龍姑送回車中後，迅速地回身出來，大毛把奪過蘇麗貞的劍一拗兩斷，叫着又要去追她。蘇立三與田蕙仙深恐女兒受害，不約而同地趕過去，雙劍並出，攔住大毛就鬪了起來！

鄭三白見情勢不佳，顧不得別的，一劍刺向地上的獨孤雲，想先把他結果了，以免夜長夢多！

可是他已經錯過了一個最佳的機會，獨孤雲見到兩頭巨猴之後，求生之念突熾，早已在防備中。鄭三白的劍才出手，他已忍住痛楚就地一滾，恰好避過了這一刺，然後急急地招呼二猿道：「大毛，二毛！快過來！」

鄭三白第二劍待發，二毛已竄了過來，輕舒毛臂，從容地架開了他的劍，獨孤雲不要牠拚鬪，立刻又叫道：「過來！到我身邊！」二毛如命而至，大毛也跟着過來了。

獨孤雲此刻態度十分沉穩，他知道所有的希望全在這兩頭猴子身上，却必須妥爲應用才行！

想了一下他才道：「大毛扶着我到車上去，二毛注意着敵人，不許跟人家打架，只要防備着不讓他們攻上來！」

大毛伸出長臂挾他起來，二毛果然緊緊地保護着，鄭三白與田蕙仙等幾度出手，都被牠的長臂格了開去。

眨眼之間，他們已到達車上，獨孤雲又道：「你們緊守着兩邊的車門，不准輕離，也不准別人接近過來，這是命令，你們一定要遵守！」兩頭巨猿虎視眈眈地守着兩邊。

獨孤雲却忍住痛楚，伸手把龍姑拍醒了過來

龍姑悠悠醒轉，見到獨孤霖後，恍同隔世，不管身上的累累創傷，一把抱住他，哽咽地哭號叫道：「大哥……」

獨孤霖沉著地推開了她道：「龍姑！不要急，你父親的藥囊面有沒有馬上能使我恢復精力的，快取出來給我……」

龍姑怔了一怔才道：「有是有的，不過用後對人的身體很是不利……」

獨孤霖急促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還管得了那多！目前我們最重要的事是保全性命，你快點把藥給我……」

龍姑遲疑片刻，終於掙扎着在坐墊底下取出一個小藥瓶，倒出兩顆紅色的藥丸，給了他一粒，自己吞下一粒！

獨孤霖迫不及地吞了下去，這一切的動作自然瞞不過外面的人，鄭三白連攻兩三次，都被二毛揮退了。可是田萬仙與蘇立三卻一動都不動！

鄭三白不禁急了道：「蘇英雄！你們二位也該幫幫忙呀……」

蘇立三搖搖頭道：「掌門人！愚夫婦曾在明易生門下多年，對這兩頭畜生知之甚深，牠們一身長手能禦刀劍，硬攻是沒有用的，除非是誘使牠們出手打鬪，相機刺瞎牠們的眼睛，否則對牠們一無辦法……」

鄭三白急了起：「那該怎麼辦呢？」

蘇立三想了一下道：「等等看，也許還有什麼別的辦法！目前有那小子在指揮着，要引誘牠們出手是很難的……」

獨孤霖服下藥丸後，雖然創口處已不再流血，痛苦也減下了很多，可是體力並無恢復的樣子，心中又急起來！

龍姑知道他心急的原因，苦笑一聲道：「大哥！這可是急不來的，藥力要等一個時辰……」

獨孤霖一咬牙點頭道：「好吧！就等半個時辰，大毛二毛，你們耐心點，一個時辰之後，你們先去纏着那兩個老傢伙，我就可以單獨對付鄭三白，等我殺了那兩個賊之後，再幫你們對付那兩個老傢伙，今天我絕不放過任何一個人……」這番話聽得那幾個人臉色大變，然而卻一無辦法。

鄭三白暴跳如雷，大聲對蘇立三叫道：「蘇英雄！你快想個方法呀！如要等那小子復了原，你我都得一個死數，你沒聽見他的話嗎？」

蘇立三皺着眉頭，忽然瞥見田旭東站在一邊發呆，連忙悄悄地對他發了一個手勢，田旭東已經懂了！

鄭三白也看見了，急忙叫道：「對了！田老哥，你的落星追魂剛好可以派用處，只要你解決了這兩頭畜生，剩下來的就簡單了！」

田旭東獰笑了一聲，鹿皮手套已經戴上了手，其餘人知道這暗器的厲害，自動地退了幾步。

田旭東還沒有掏出落星追魂，獨孤霖的身子已探出了車窗，手上也戴着一隻鹿皮手套大笑道：「鄭三白！多謝你提醒我，用不着等一個時辰，現在我就可以要你們的命，你看看這是什麼？」說着一舉另隻手中的皮袋，田旭東見狀一驚道：「難道你也有落星追魂嗎？」

獨孤魂大笑道：「不錯！我上了一趟田家堡，令兄田旭昌老爺子就是怕你利用那毒器作惡，把所餘的落星追魂送給了我！」

田旭東猶自不信道：「胡說，落星追魂是我們田家的獨門暗器，嚴誡不得傳於外姓，我不信大哥會把它送給你……」

獨孤霖微微一笑道：「你還有臉叫他大哥，田旭昌早就把你逐出田家了，你不信我有落星追魂，我倒可以試驗一下給你看看！」

說完用戴着手套的手伸進皮袋中取出一粒，輕輕彈向地上賁平的殘屍，一聲輕爆，揚起一蓬黑霧！屍體沾上黑霧，立刻化為一灘黑水，然後只剩下一堆白骨與幾片破布，田旭東失聲驚叫道：「不錯！是落星追魂！」

獨孤霖又掏出一把握在手上道：「現在你知道了吧！我們一起出手！看個同歸於盡……」

田旭東驚呼一聲，帶着他的從人回頭就溜，只剩下田萬仙與蘇立三、蘇麗貞與七煞劍派中人還呆站在那兒！

默然片刻後，田萬仙忍不住叫道：「臭小子！你為什麼不把落星追魂發出來！」

獨孤霖冷笑一聲道：「今天你們用劍把我砍够了，我一定也要在劍上討回這筆債，等一個時辰後，你們就有得好受了……」

蘇立三臉色一變，向鄭三白道：「掌門人！不是在下怕死，這小子有落星追魂在手，今天是無法收拾他了，我們還是改天再說吧……」

鄭三白沒有回答他的話，帶着池如雁、夏建功與劉傑先行開溜了，蘇立三與田萬仙也連忙帶着蘇麗貞走了。

—未完—

武俠長篇連載

勾命符

文·端木玲
圖·羽君

神女峯頭下七星

江陵，城臨長江北岸，地勢低窪，市肆均在堤防之內，春秋時爲楚郢，其後齊元帝及後梁蕭詧先後都此。

翩然曾於此地隨管三娘祖孫倆爲江南第一劍邢伯仁賀壽，這是他行脚江湖的第一站，斯時因丟了兩面勾命符，闖出了無窮風波，也曾被勾命符主引入殼中，而隨波逐流的飄了百里，險險乎葬身魚腹。

就那點而論，江陵給他的印象太深了。

此番舊地重遊，雖然多少有點感慨，也因同瘋狂劍士柳絮在此有約，趁等柳絮之便，與凡他上次到過的地方，也都重遊了一遍。

然而，等了一天，仍不見瘋狂劍士的影子，也沒見老瘋留下什麼暗示記號，他不能再等下去，因爲，他有比瘋狂劍士更重要的事須要去做，他必須立刻趕回巫山，巫山人手單薄，若一旦有人乘虛而入，父親同姐姐兩人傷重之下，誰人抵擋入侵的外敵？

然而，他又不能不等老瘋？苦思無計之下，他想起一個人來了，何不託江南第一劍邢伯仁，讓他爲自己傳言瘋狂劍士。

他想到甚麼就做，於是出東城逕投風雲莊。

當他抵達風雲莊外時，祇見風雲莊依舊，但卻門庭冷落，一種蕭條氣氛使得翩然感慨無已！隨着江湖閱歷及年歲的增長，他已世故多了，憶及當日，風雲莊車水馬龍，門庭若市，江南地面的水陸兩道英雄，無不拱手揖讓邢伯仁，公推他爲江南第一劍，曾幾何時，風雲莊大門緊閉，門前連人影都沒有一個。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翩然心中低喊了一聲，走上前去，舉掌輕輕在大門上叩了三下。

大門紋風不動，側門「咿呀」一聲拉開一條縫，露出半張飽經憂患，濃紋波湧的蒼老面孔。翩然一看，那半張面孔是位白髮蕭蕭的老蒼頭，望着那位龍鍾老態的白髮老人，心中升起了一股惜老憐貧的念頭，一種先天的仁慈心陡然自心底升了起來，說不出爲甚麼，他一咬牙齦，暗罵了聲「混賬！」

他罵的是邢伯仁，罵他不該以這麼風燭殘年的老人看守莊門，像這種年逾耳順的老家人，早該讓他吃口閒飯，享點清福。

翩然抱拳躬身說：「老丈，相煩代爲通稟莊主一聲，說小可翩然拜訪。」

老蒼頭年逾耳順，老眼一閉，將耳朶送了上來問道：「你說甚麼？」

翩然一皺眉將嗓子略爲提高了些，大聲說：「我要見莊主。」

老蒼頭霍地睜大了眼睛，捻着蕭蕭白髮說：「嘿！怎麼說？你要見莊主？啊！對不起，莊主有話交待下來，甚麼人都不見。」老人將側門拉開，閃身走前一步。

「謝絕見客？」翩然怒了，他一怒，傲性陡發，忘記了在對一位年邁蒼蒼的老人說話，一種後天的冷殘脾性陡然發作，無名怒火三千丈，狂吼一聲，喝道：「邢伯仁敢不見？翩然？」

這句話使那老蒼頭聽清楚了，老蒼頭大概年輕時候也是位火爆脾性的角色，老眼一翻，顏色立見，冷着嗓門回頂翩然一句：「不見就是不見，別說你翩甚麼是一名乳嗅未乾的野小子，便是當今的大魔頭勾命書生翩飛雲，一樣的不見。」

罵的天，辱及尊長，怎不惹惱小煞神！老蒼頭想是壽星公吊頸，活得不耐煩了，但見翩然怒哼，鋼牙猛銼，鐵掌倏舉，心中暗罵一聲道：「你大概是活得嫌命長了？……」揚起凶神惡煞的嘴臉來，恨不得一掌將老蒼頭劈成八塊。

掌帶勁風，眼看猛劈而下，老蒼頭爲翩然滿臉凶狠的煞氣嚇得打了個冷戰，週身上下不由自己地抖戰了起來，白髮銀髯簌簌擺幌，佝僂的身子顫顫着往門後倒縮回去，其驚懼之神色，有若乍見鬼魅。

老蒼頭這種樣子，只有兩個字差強能形容，那就是「可憐」。

提到「可憐」二字，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況翩然天性本就淳厚，只不過近朱者赤，十幾年耳濡目染，爲勾命書生灌輸了滿腦袋的毒化思想，以致在時行事偏激，爲人冷傲。而今，眼前的老蒼頭一副可憐相，觸發

了他原有的仁厚本質，暗中慨嘆一聲，臨時撤掌，硬生生的將如山掌勁御掉。饒是如此，老蒼頭仍被掌力餘勁帶得立足不穩，步履歪斜的倒退了三四步，眼看就要一屁股跌坐下去，眼睛突然一亮，腰上早吃人一把抉住。震驚之餘，一臉悸怖的回頭一望，怪了！扶他之人，竟然會是那名舉掌要劈他的兇小子。

此時的龔飆，斂盡了一臉的暴戾氣，輕輕將老人的腰托定，往前送了一步，老人也隨着站隱身形。龔飆想是過意不去，將聲音放溫和，柔聲道歉道：「小可無狀，老丈受驚了！」

「沒……沒有關係……」老人一臉悸色的連聲回答，也一叠連聲地說道：「老奴馬上跟少俠去通稟莊主！」

龔飆抬頭一瞧，突然含笑說道：「不用了，相煩老丈給那莊主捎個口訊，就說我龔飆托他留意一下，左近遭兩天瘋狂劍士柳絮會來江陵，煩他轉達一聲，說我龔飆先走一步，柳大俠要來，可逕奔巫山飛鳳峯找我。」

老蒼頭一叠連聲的說：「老奴照辦！老奴照辦！」龔飆說謝轉身，沿柳蔭堤走向江陵城。心念着受傷的姐姐同父親，當天離開江陵，取道鄂東直上巫。

巫山險峻陡削，「十二峯」高插雲天，據蘇轍巫山賦：「峯連屬以十二，其九可見，餘三不知。」

「飛鳳峯」在羣峯之中，是十二峯中最險最陡削的一座，亦即屬於隱匿而不可見知的一座高峯。

龔飆回到飛鳳峯恰值子夜三更。銀月高懸，峯巒隱在一層濛濛灰霧中，四下清風松濤，輕聲呼嘯，宇宙的廣大與神秘，令人神往不已。

這奇妙的飛鳳峯曾消磨了他的童年，然而，他的童年卻整個在勾命書生的監護下，藉口要他勤練武功，從沒讓他單獨一人嬉遊過，特別是在這樣靜寂的深宵。別說任由他一個人嬉遊，便是有人伴同他一道，也從沒有欣賞過如此美好的月色景！及享受月夜的寧謐氣氛。

龔飆本是一個心胸坦蕩，有着萬丈豪情的奇男子，碰上了這等大自然的美景，心襟爲之一暢，先天的俠肝義膽油然而生，驟然產生無限的感觸。

他想到人生於世，的確要做下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正像初遇瘋狂劍士柳絮於酒樓上暢論古今風流人物所提到的兩名千古絕唱的大英雄；其一是揮五萬精兵在赤壁大破曹操八十萬雄師的周公瑾；另一是彈劍易水，慷慨悲歌的荊軻。

龔飆想到得意處，佇立在一棵古松下，雙拳握得緊緊的，自語道：「打從現在起，我要……我要──」

第一個「我要」因爲他沒有想好該效學周公瑾揮五萬雄師好呢，抑或是彈劍易水？然而，第二個「我要」是戛然而止，龔飆面上驚色乍起，雙目望着山道上一條快逾追風的夜行人，面色倏變。

他不敢往下想，迴身輕蹤了一下，立時雙臂一張，迎着那道快似雷電的人影撲奔而去。然而，情況急轉直上，夜行人似乎發現了他，而迅即轉道途向南折行，沿着一道絕壁繞向飛鳳峯後山。

龔飆看出來了，此名夜行人輕功絕世，舉世無雙，絕非落星宮中之人，這還說，巫山來了武功高絕的武林人物。此人夜行到巫山何爲？其繞道落星谷，是巧合，抑或是有意如此？霎時想起受傷落星宮的姐姐同父親，不由血脈憤張，他十分耽心他們的安危。

龔飆急起直追，亡命的追撲了下去。好在他居高臨下，看得十分眞切，那道人影再快，沒有脫出他的視線，縱使將人追丟了，但他已看清了那人奔跑的方向，一點都不錯，那夜行人奔的是後山。

後山有幾處隱秘的地方，龔飆在勾命書生教他練輕功時，曾不止一次去過。他心中在想只要你是上後山，絕不可能逃出小爺的算計。他悶聲不響的遠遠的盯着夜行人，行了約莫半盞茶功夫，夜行人湧身飛過一道山澗，在一個山嘴後面失了踪。

龔飆看得伸了伸舌頭，瞠目望着山澗出神。他驚得呆了，其驚的原因乃是那條山澗寬逾八丈，而那夜行人好像還綽有餘力，僅雙袖一舞，輕輕就已飄舞過絕澗，換句話說，絕澗再寬兩丈，夜行人可以照樣的飛過去。

這種輕功，舉世無雙，龔飆也是此道能手，但他自信最多躍個五六丈就了不起了，而眼前這名夜行人，雙袖一舞就是八丈，簡直駭人已極。舉一反三，此人輕功了得，自然手底的功夫也是一流，此人會是誰？老癲！

不可能，老癲沒有這好的輕功。

那麼是誰？他陡然想起一個人來了，當世之中，只有那名會「御風術」，一劍削斷父親雙腿的楊維英！除他之外，當今武林中尚無如此高強輕功的人。就事實而說，也只有楊維英會上巫山來尋仇。

一想到那名老和尚真是夾纏不清，恩怨難分，使他舉棋不定，前在許昌，他應該乘他身受重傷之際，一掌將他打死的，然而說不出為甚麼，自己當時會饒了他。一念及此，他堅毅地說：「遲早會有那麼一天，我要一劍將他的雙足削斷。」

他沒有再往下想，湧身急撲而下，找了處比較狹窄的澗岸，飛縱越過，端詳了一下地勢，反向一座矮峯上撲去。

在他想，撲上矮峯，居高臨下，整座後山一目了然，夜行人的行踪均在他的監視範圍。然而，當他撲上矮峯往下一看，一樣的煙霧茫茫，那還有夜行人的踪影？他方暗怨自己大意之際，峯脚一塊丈高的陡岩下面，陡然傳來兩下掌聲。

掌聲方起，對面一座小峯頂端，五棵參天古松間繼至响起了兩下掌聲，相應的掌聲方起，大石後面突地人影一閃，祇見一人直撲向那座小峯。

這條人影的出現，幾乎使顓然脫口大叫了起來。你道為何？原來，此人非他，竟然就是他在江陵苦等一天，竟而不見的癲狂劍士。

顓然嚥下已到喉頭的聲音沒有叫出來。轉念一想，不由暗嘿一聲，忖念道：「原來你這老鬼同楊老賊搞到一塊去啦，怪不得小爺在江陵沒有等到你，嘿！窩裏賊作反，你竟反幫起外人算計起我來啦！」

「外人」，他認定對面小峯頂端古松間的那人乃是他的血仇死敵楊維英。他暗中作了決定，必須要查明白，老鬼是否亦已背叛了自己？

然而對方兩人，隨便任何一人武功，都比自己高出不知凡幾，這暗中察查的工作可就艱鉅啦，只要自己稍一行動，就難逃出對方的法眼。果真如此，不但查不出癲狂老鬼的形迹來，自己這樣做，也未免太冒險了些。

事實擺在眼前，他不冒險又怎行？正當他舉棋不定之際，情況急轉直下，古松間的那人振動雙臂，飛撲而下，一眨眼，兩人在半路滙合，因為來人身形特別快，所以他們滙合的地點恰好在顓然立身之處的半山腰。

一塊突出的岩石，恰好將雙方的視線遮斷，顓然輕輕移步，伏身突岩之上，俯首下望。突岩下面約七丈處，正有兩名老人分坐於兩塊青石上，一點不錯，這兩名老人正是他意料中的癲狂劍士柳絮同老和尚楊維英。

老和尚合什問癲狂劍士：「柳大俠，探聽出來了嗎，情況怎樣？」

癲狂劍士裂着那副黃板牙說道：「幸不辱命，探出來了，勾命仙子內傷須醫養半年方能復原，而勾命書生本人，被大師「伏魔掌」震了三根經脈，須靜靜的苦練七七四十九日方能將斷經殘脈接續上。」

那老和尚繼而又問道：「如果此刻有一武功絕高的人助他一臂之力，看情形要幾天方能康復？」

「七天。」癲狂劍士肯定說。

「夠了！七天足夠了。」楊維英點點頭。

癲狂劍士說：「咱們現在就動手。」

顓然不由火急，忖道：「他們意欲何為？」

楊維英嘆口氣，徐徐地說：「眼前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搜尋出證據來，證實十五年前寒舍「飛龍堡」那把野火是勾命書生放的；同時……顓然那孩子，並非他的親生之子，乃是我那獨生子，被顓飛雲擄回巫山……」

癲狂劍士怔然驚問：「唔！原來是大師的哲嗣？」

楊維英堅決的道：「我斷定顓然是貧僧的後人。」

癲狂劍士猛拍一下腦門道：「有辦法！我老癲只要找到那人，不難查出顓然身世！」

一切變化太快了，幅度也變得太大了，直是瞬息之間，千變萬化。只聽得俯身突岩上的顓然呆若木雞，墜入五里玄霧中，這話從何說起，自己竟然是楊維英的兒子？

從兩人那等慎重的談話看來，好像兩人又非言出子虛，再證諸近日老和尚對他的諸般偏袒，顓然心中大大的動搖了，極可能，自己與楊維英真的有瓜葛。

但他一想到因癲癇病發，落江死去的母親時，他又大大的反對兩人的談話，自己乃是娘所親生，怎會與楊維英有牽連？想到娘，不禁悽然落下兩滴虎淚。

他心中暗「嘿」一聲，挫牙切齒地忖念道：「大概你們發現我在躡踪你們，故意串雙簧，想誑小爺！哼！老鬼，你說！你找到誰就能查出我的身世？」

答案又有了，楊維英追促地追問癲狂劍士道：「柳兄請說，誰能證明龔然是我那孩子？」

癲狂劍士未語先嘆口氣說道：「看來希望渺茫，據我那小兄弟說，他娘已因癲癇病發作，跌墜巫山峽下去了。」

楊維英愕然驚問：「他娘！」

癲狂劍士點點頭說：「是的，勾命書生的如夫人。」

楊維英失望地嘆口氣說：「死了還談她作甚麼！便是不死，想來也不可能在她頭上得到點什麼消息，因為，她總是勾命書生身邊的人。」

癲狂劍士大搖其頭道：「不然，問題就出在這名如夫人身上，據我那小兄弟說，他娘十分痛愛他，自他記得事情的那天起就得了癲癇病，神智時清時渾，便是在神智清楚的時候，週身也是慵懶無力。」

「唔！」楊維好像聽出些端倪來了，點頭輕哼一聲，促癲狂劍士再往下說。柳絮長長的噓嘆一聲說道：「問題就出在勾命書生那位如夫神智時渾時清上面。」

楊維英虎眉一展，突然有所發現，反問癲狂劍士柳絮：「功力到你我同勾命書生這種地步，如要在一個人身上做點手腳，那人神智會不會時清時渾？」

癲狂劍士恰恰一笑說道：「楊大俠同勾命書生功登化境，那就別提了，便是以我老癲來說，要人癲癇失常，只須輕輕在那人『樞機』、『靈台』、『五嶽』、『天聰』等四穴上拂幾指，那人每隔三個月就會發一次癲癇病，在神智清爽的時候，也會慵懶無力，跟一般害癲癇病的人毫無二致。」

龔然聽得週身齊震，楊維英早已衝口接說道：「有了，現在我們姑且大膽的假設那孩子是勾命書生十五年前，自寒會擄來交給他如夫人撫養，而那位如夫人既知孩子的底蘊，又明白龔飛雲對孩子的用心，由於她太疼愛孩子，惡厭勾命書生，暗中存下了等孩子長大，將江湖告訴孩子的私心，而心如蛇蝎的勾命書生洞悉其用心，在孩子懂事之時，暗下毒手，將她點成癲癇。」

狂劍士濃眉一聳，長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怪不得我那小兄弟說，自他被強帶入落星宮學藝那天起，就未再見到他母親一眼，那樣說來，勾命書生是處心積慮的要報害三十五年前岳陽樓上一劍之仇，最絕的莫過於他培植你自己的孩子，要他將來親手向你尋仇。難怪他千方百計的要將孩子同那位如夫人隔離開，現在仔細一想，那就漏洞百出：第一，勾命書生的如夫人，揣情度理，其武功，當不會低於時下一般武林高手，然而以一名高手來說，如果武功不先被人廢掉，自不會病魔纏身。第二，以勾命書生這種功參造化的身手來說，容或自己的如夫人真個罹下癲癇病，只須舉手之勞，在她身上拂穴推敲一下，再給她服點藥物，這種病保管能手到病除。第三，落星宮上上下下人手百數十名，素常伺候這位如夫人的婢女僕婦必然不少，怎說對一名失去武功的病人，在她癲癇病發作之時，眼睜睜的望着她投下巫峽而不加阻攔，這事頗令人費解。」

楊維英點頭同意，說道：「柳兄推論的三點非常合理，眼前，我們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名當年隨勾命書生上飛龍嶺寒莊縱火之人，或者能找到點有力的證據，證明我們設想的正確可信。」

龔然聽得血脈憤張，幾次想挺身而出，但他想到茲事關乎自己的身世，現下，是非不明，萬一弄錯，豈不遺憾一生，想來想去，眼前，只有暫時按住激動的情緒，置身事外，冷眼旁觀，暗中默察癲狂劍士同老和尚的行動，看他們用甚麼方法證實自己確實是勾命書生從飛龍堡擄來的那名童子？

他此刻的心情複雜到了極點，想着這些問題，越想越煩，如果說，自己被證實是楊維英的兒子，對於那位曾撫自己長大成人，並教自己武功的勾命書生將何以善處？殺他！恨他？還是放過他？十幾年來，自己對他十分仁孝，然而，他竟是自己毀家的大仇人。

仔細思索下面兩人的談話不無道理，所說的果真是實情，那位發癲癇墜癇山峽的如夫人畢素霞將會是最不幸的一位。

畢素霞的犧牲太大了，她是一位無辜的犧牲者。若然，下面兩個人的

談話無法證實，進一步反而證明他們所說的話純屬子虛，那樣，他們的用心太已卑鄙了。如果情形發展到了這一步，顯而易見，顛狂劍士那老鬼背叛了他，毀棄了前在武當山兩人訂下的「忘年」盟約。

楊維英當然也難辭其咎，虛有其表，往日的俠名是浪得來的。

雖然彷彿無計，飛龍堡與落星宮兩方面均可能獲得自己身世的謎底，然而，問題只在下面的兩人如何做？雖然是一點頭緒都沒有，但此刻方寸亂，也不知做甚麼好呢？

本來，他應該立刻返回落星宮。去助勾命書生行血療傷，但在這種情形下，沒有去的必要了，眼前只有作壁上觀，冷眼看老顛如何幫飛龍堡楊維英揭開自己的身世之謎。

突然崖下面的兩人，談話得了結論，老顛總括一句話說：「堡主，兄弟想來，那位如夫人可能沒真個跌墜下巫山峽。」

楊維英緩緩地說：「貧僧也在想：可能那位畢姑娘尚在人世。」老顛說：「只要找到她，不愁十五年前貴堡毀於無名野火的那樁無頭公案得不到解答？」

楊維英皓然說道：「好！咱們現在就從畢姑娘身上着手，走吧！」

兩名老人一言商定，立刻採取行動，一前一後離開了小峯，他們沒往峯前的落星宮方向走，逕奔峯後一片危崖絕壑間奔去，那是座雲霧瀰漫的險谷。這座險谷，勾命書生當年將之劃為禁地，雖然從未越雷池一步。

勾命書生的解釋是：「那片不毛之地，可能住着另一些世外奇人，而此世外奇人極不準被俗人侵擾，彼此互為尊重，也免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所以，嚴禁落星宮的人進去。

然而，這片神秘而又未經外人踏入過一步的險谷，眼看就要為此三大高手侵入，他們兩前一後的越過了數重險壁，正要準備飛向對面一道六丈寬的絕壑，然後向那座神秘之谷縱落時，突然，對面的神女峯上，發生了一樁不可思議的事。

神女峯顛，高挑了五盞通紅的風燈。風燈的出現，使得即將要越絕壑的兩名世外高人駐足，雙雙驚噫失聲。

緊躡兩人身後的聶然猛想起勾命書生的話了，那五盞風燈，可能就是那名神秘谷中的世外奇人。從顛狂劍士同飛龍堡主那種驚詫的神態看，兩人，對這五盞燈的此時出現巫山神女峯似感意外，他們，既像是識得這些燈的來歷，吃驚的意思好像是說：他（指燈）或者是某一名早年曾經叱咤風雲的武林高手還在人世？又像是驚於這些風燈究竟代表一種甚麼訊號？

如是後者的含意，那麼，兩人對五燈的來歷根本就一點都不知道。

兩位高人停下來先交換了個眼色，繼而低低的交談了起來。可惜他們談些甚麼，聶然因為距離過遠，連半句都沒有聽到。兩人何等功力？聶然自然不敢太過逼近，太接近他們就很難掩蔽自己的行藏，這種絕世高手，稍一不慎，行踪就難逃過他們的法眼，是以他只能遠遠的盯着他們。

兩人似乎稍稍將意見交換了一下，顛狂劍士指指神女峯上那五盞紅燈，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楊維英將頭一點，兩人飛身躍過絕壑，沒有向那座幽谷落去，竟然直撲那五盞紅燈。

聶然那還怠慢？飛步疾趕，縱過斷壑，突然，一個好奇的念頭自心底爬升了起來。他不須忙着追躡兩人向神女峯撲去，何不先去看看被落星宮劃為禁地的神秘谷。轉念間，先頭兩人身形如電，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但聶然明白，他們去了何處？

他先停在絕壑上默察那座被劃為禁地的秘谷形勢，那是座前臨「飛鳳」，後倚「神女」兩大奇峯所夾峙的幽谷，谷底隱在一層薄薄的雲霧中，像似面蒙輕紗的少女，神秘，婀娜，使人鈎起多少遐思。

聶然沿着一堵矮松搖曳的絕壁掠身而下，小心翼翼的落向秘谷。然而，當他攀着絕壁落下不及二十丈，仍未落到谷底時，怪事接踵而生：秘谷中，陡然一亮，一如巫山峯頂，挑出了七盞風燈。

此七盞風燈非是紅色，金光灼灼，霍然是七盞「金」燈。「金」光透過薄霧，直射神女峯顛的「紅」燈。一金一赤，兩種不同顏色的燈光交相輝映，幻出一種神秘的色彩，在高縣的銀月下，別有一番韻緻。

然而，怪異的事何止是金色風燈的出現，神女峯上的紅燈立時熄滅。金色風燈宛如被一條線穿繫着，也像有人在神女峯上執着線頭緩緩的收索，七盞金燈冉冉飄空而上，飛向神女峯。

龍然看得呆了，雖然，金燈的光十分強，然而，秘谷是何等景像，仍難一目了然。隱約可見秘谷一片青翠，依稀有亭院屋宇。

正當他呆楞驚詫，愕然發怔之際，神女峯驟然金鐘三響。龍然自幼在飛鳳峯上長大，十五年來，幾曾聽到過神女峯敲過鐘？

金色風燈的冉冉飛升同神女峯頂的金鐘三敲使龍然改變了主意，神女峯上，今晚可能有什麼盛會，而此盛會，是一次非凡的盛會。也許是某些武林間的世外高人在此聚會，這種盛會，百年難見。

龍然猛提一口氣，雙臂倏張，筆直的往神女峯頂飛掠而上。他奔行的速度快逾飛鳥，一眨眼趕上了那七盞冉冉而升的金色風燈。

龍然雙目凝足神光望去，原來那七盞金燈是七盞孔明燈，所以會自動飛升，只不知燈中燃着一種什麼東西，劈啪作响，發出強烈的金色光焰。七燈被人用黑色的絲線連了起來，連成七星形狀。

然而，他又看出了，連着七盞金色風燈之間的細線，的確被另一根柔細的金線牽着，那根線並非是被神女峯上的人牽曳着，相反的，柔線直垂向神秘谷中。

龍然看得十分有趣，他終究是名童心未泯的大孩子，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見的孔明燈，立將好奇的童稚心引發，覺着孔明燈怪有意思。

他心中在遐想，如果這七盞風燈沒有那根柔線連着多好，讓它們隨心所欲，任意飛盪，飛上半天多好！

此念一生，立刻付諸行動，伸手往絕壁間抓下一塊拳大崖石，一把入握，捏成十數塊，抖手無聲，用「無影勾命砂」的手法打出一粒。剛巧七盞金色風燈此刻飛得與他一般高，一石出手，無聲無息的將那根垂繫着的柔線割斷。

柔線一斷，風燈有若脫了韁的野馬，上升的速度驟然加快起來，風馳電掣的冲霄而去，正好與他飛行得一般快速。

龍然看得童心大作，樂不可支，突然，怪念又生，抖手取出七粒頑石，七盞金燈只稍爲幌動了一下，就各奔前程，四散飄飛，七星陣形立散。原來他這七粒碎石將連繫七盞間的細線割斷了。

嘿！了得，細線一斷，七盞燈各奔前程，有的東飄，有的西盪；有的被山風托着電速飛升，有的優哉悠哉的隨着幾朵浮雲飄向「飛鳳峯。」

龍然這一樂，樂得「得意忘形」起來，再一捏手中。尚剩下四粒頑石，怪念又生，一不做，二不休，除開隨着浮雲緩悠悠飄向「飛鳳峯」的三盞外，餘下四盞，吃他抖手一記絕招打中，立刻焰滅形消。

打滅四盞風燈，金色的光輝減弱了不少，他有些失悔起來，自己若然不打滅那四盞燈，甚至也不將那些線索弄斷，讓七燈冉冉盤空而上，不是挺有意思的嗎？可是，大錯已然鑄成，失悔又有何用？

他歎然的望着隨浮雲飄向飛鳳峯頂的三盞金燈出神，竟忘記了往神女峯上繼續飛登。然而，就當他一怔神的剎那，秘谷中突然响起了七聲蒼龍般的吟嘯，震的羣山迴鳴，隨着吟嘯聲起處，谷底飛起了七道金色人影，嘯聲中充滿多少怒意。

那七聲勁嘯太強勁了，只震得龍然耳鼓嗡嗡作响，當然，嘯聲將他從神馳幻覺中喚了回來，一眼望清下面湧起的七道金色人影，他方意識到一件事，自己已然闖下了椿滔天大禍。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然而，他是聰明極頂之人，從七名金色人影飛升的身法中，自己看出來了，七名金色人功力之强，比諸自己，不知要強上多少？倘若自己不避其鋒，讓七名盛怒而來的金色人追上，自己定然難逃一死。

龍然遂一矮身，藉着一列矮松遮蔽身形，閃身避入左面三步處一道石罅中。

石罅剛好容得下龍然的身子，最妙的是石罅上面有一棵生在絕壁上的古松，松枝垂掛而下，堪堪將石罅遮住，龍然存身其中，視線透過婆娑的月影，對掠升而上的七道金色人影一目了然。

相反的，由於石罅被松枝一遮，遮得了無遺痕，很難在匆匆一瞥之下看出其中藏着人。

龍然剛藏好身形，振袂之聲大作，「咈，咈」之聲起處，七道淡淡的金色人影風馳而過，越過龍然藏身的石罅，飛升上峯。

匆匆一瞥之下，龍然雖然沒有一眼看清七人的面像，但他神目如電，早看出是七名面目蒼古，白髮髯髯的老者，儘管七人面貌不盡相同，然而

七人相同的地方是每人身上穿着類式相同金色耀眼的長袍。

七名金袍老人身形一閃而過，雖然也隨着閃身而用了石歸，抬頭一望，七名老人身形若電，然勢哩哩的暴飛而上。從七人那種快速穩健的身形看，此七名老人無一是庸俗之輩。怵眼間，七名金人已掠升了二十丈，顯然猛又提口眞氣，直追而上。

神力峯在巫山十二峯中僅次於飛鳳峯，但兩者相差有限。彈指之間，七名金袍老人已踏上峯頂，當他們一腳踏上峯巔時，七雙光灼如電的眼睛含着怒焰往峯上搜去。

正於此時，從峯內另一面恰好翻上來另兩名老人，那兩名老人一僧一俗，正是前此發現五彩紅焰拔登而上的癲狂劍士同楊維英。

兩起人一對面，雙方表情各異；楊維英是以詫異的語聲喧聲佛號；癲狂劍士則哈哈一陣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七名老不死的東西！你們怎麼有好的興緻？難道也要來看看神女會襄王？」

七名老人中，一名獅面紅鼻虬髯的老人怒嘿一聲說：「柳梨，你且慢着癲，也慢着狂，我們星宿派七名老是否好欺負的嗎？」

雙方一見面就不對勁，楊維英感到十分詫異，合什一拜說：「彼此素昧平生，同是性情中人，十位稍微犯不着生這麼大的氣。」

癲狂劍士豈是易與之輩，人不惹他，他還要千方想法的找點零碎開下心，那名星宿派七老之一獅面老人這一張狂，大劍士正好對了心，狂笑一聲道：「『七劍會星河』？別人把你們星宿七劍捧上三十三天，哈哈，我老癲可沒那份豪情。」言下之意，他根本就沒把星宿七老放在眼裏。

星宿七老一個個怒形於色，其中那位身形矮胖，長了張蟹面的老人一吹鬍鬚，指指楊維英道：「老和尙，報名領死！」

以楊維英早年之名望，當世之中，還沒有人敢如此猖狂的說此大話，公然指名叫陣，要他報名領死！然而，這名蟹面老人就敢於如此叫陣，足見「星宿七老」氣焰之高，未把中原武林中人放在眼內。

祇因他們有共同心意，他們認爲眼下的中原武林，稱首論尊，他們星宿七劍當之無愧。然而，他們對中原武林本極陌生，對三十五前一劍揚名天下的楊維英自然更是向未謀過一面，當年的天下第一劍乃是儀表堂堂的七尺美男子，怎會料想得到眼前這位平實無奇的老和尙正是當年名傳遐邇爲武林共欽的大俠呢？更何況武林傳言失實，十五年前就一致的猜測說：「飛龍堡主楊維英已葬身火窟了。」

楊維英一點都不動氣，垂眉合什一禮淡然地說：「貧僧悟金。」

癲狂劍士不禁好笑，振嗓哈哈一聲震天狂笑說道：「有意思！有意思！太有意思了！」獅面老人雙肩微幌，但見冷虹一閃，掌中多了柄耀眼生花的古劍。冷月之下，更顯劍上寒氣森森，砭人肌膚。

獅面老人一亮劍，其餘六名老人點足倒射，飄退三丈，作壁上觀。獅面老人雖搶先亮劍，但他沒有立即亮出劍式，抱劍行禮道：「老朽不揣愚昧，想討教大師兩招絕學。」顯而易見，獅面老人的風度脾性要比蟹面老人强些。

獅面老人叫下陣，癲狂劍士幌身暴退，好整以暇的背抄着雙手，用一種欣賞絕品珍物的神態望着楊維英。他私心在想：「三十幾年不見，楊堡主精進不知到什麼程度了。」

然而，天底下的事，十之八九都不盡如人意，早年威名赫赫的一代大俠楊維英，有人指着鼻子叫陣，他應該採取什麼態度？說來令人不信，只見楊維英仍是合什一躬高喧佛號道：「出家之人早已勘破爭名圖瀾之心，何況貧僧早年曾在佛祖面前立過重誓，此生不再用劍，也不殺人。」

楊維英的話大大的引起了癲狂劍士的反感，老癲心中暗罵：「哼！好淸高！你既然立下重誓，此生不再殺人，爲什麼許昌城外狹路相逢，又賞勾命書生一掌呢？」

獅面老人有些作難，皺皺濃眉，沉吟良久，反問道：「老朽有個成規，凡是劍出了鞘，不同人走個三招五式，劍，永遠無法入鞘。」

楊維英慧目一亮，面容肅穆地道：「貧僧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方可動手同人過招。」

獅面老人問：「什麼樣的情況？」楊維英說：「受到攻擊，生命危險，爲了自衛方能還手。」

獅面老人有些作難起來，搖搖頭說：「不行，這樣又違背了老朽第二個成規了。」他嚥口唾沫接下去說：「老朽自加盟『星河七劍』以來，向

未先人出過手。」

兩下都難了，一個是不願先出招，一個又是沒有生命危險，不是爲了自衛絕不還手，眼看這場架打不成了，可是另一面江湖規矩便得楊維英作了難。

因爲，敵對的雙方，有一方一經叫下陣，其他的一方就必須應戰才對，要不當時應戰，也應向對方另約時間地點，而楊維英因爲受誓言所限，竟然不能應戰，這就使眼前的情形十分尷尬，欲罷不能。

楊維英向癲狂劍士側臉示意，那意思是要他出面爲自己頂一下槓，因爲，禍是他惹下的，自己也好下台。癲狂劍士脖子一仰，衆個仰面看天，對楊維英求援的眼色不理不睬，這就使得楊維英火急而特急了起來。

突然，情況急轉直下，一個清脆的聲音如擲金石般的起自峯沿下面道：「大師別急，讓小可先接這位老丈幾招。」衆人循聲望去，發話之人乃是龍翱然。

原來龍翱然早已飛升到了峯頂，他本不願此時此地現身，是以伏身峯緣外面，雙眼自草叢中望着上面。他看不慣星宿七劍那種咄咄逼人，目無天下餘子的凌人盛氣，是以挺身而出，存心要鬥鬥星宿七劍。

誰知，他一現身，場中之人，各起不同反應：楊維英是慈眉然蹙，驚愕嘆，他對龍翱然此時的出現太感意外，眼色中不無責備之色，責他不該不知厲害的挺身而出；老癲則是默然的叫了聲：「小兄弟。」

他對龍翱然突如其來的現身太興奮了，特別是龍翱然一口氣將樑子架了過來，這份豪情，使得他面上還添了不少光榮。

星宿七劍更感驚奇，十四隻眼目如電，滿是憤火，恨不得將龍翱然燒成灰燼，他們明白了，從龍翱然上峯的部位看，幾盞金色風燈是龍翱然做的手脚，七劍一樣的心思，將龍翱然恨入骨髓。因爲，以星宿七劍之能，出手追緝一名仇人，而此仇人竟爾溜出手去，他們認爲是畢生的奇恥大辱。

獅面老人半側面一個轉正，面孔冷冷地揚劍一指，問龍翱然：「咱們的星宿七盞燈是你打熄的？」龍翱然點點頭，昂然答道：「正是本少俠出手打的。」

此語一出，癲狂劍士呆了，臉上現出了驚恐之色，也現出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肅穆。

老癲三十年前因爲逃避桃花三嬌的糾纏而遠走八荒，機緣湊巧，他碰上「七劍會星河」那場鬧戲，當時，星宿七劍與後藏天龍三十六劍約會於阿爾金山絕頂的星河，就是在他們到達星河之時扯起了這七盞金燈，當時，天龍三十六劍中有名最年青的劍手大概是童心未泯，突然袖底一翻，抖手打出一把天龍神針，將其中一盞金燈射落。

嘿！這一下，星宿七名老鬼怒了，指名索戰，要那名年青的天龍高手出來應戰。

那名天龍高手大概自恃劍術不弱，而且又當血氣方剛之年，傲然站了出來，誰知星宿七劍一擁而上，只見七劍並舉，那名年青天龍劍手立死星河劍陣，慘遭分屍。當時，只看得癲狂劍士毛髮直豎。

當時的癲狂劍士很想抱打不平，出手爲那名慘遭分屍的天龍高手復仇，然而轉念一想，天龍派人多勢衆，此仇定然報得回去。

誰知三十五名天龍高手一哄而上，雙方一場混戰，「七劍星河」半個時辰不到，天龍派三十五名劍手在星宿七劍聯手砍殺之下，全軍覆沒，沒有一名生還的。癲狂劍士看得連眼睛都紅了，義憤塡膺，然眼一掃觀戰的十數名八荒高手，他的用意是察言觀色，以便攘臂一呼，聯合十數名好手爲天龍派報仇。然而，那些高手懾於星宿七劍的威名，誰敢捋虎鬚？一個一個悄然無聲的溜開，一眨眼，溜了個精光。癲狂劍士孤掌難鳴，恨恨的也離開了星河。

打從那次之後，「七劍會星河」名震八荒，提起星宿七老，八荒諸雄中，沒有一個不股顫膽慄的？

星宿七老與星宿七劍算得上是舊識了，正因爲是舊識，所以星宿七老斷定老癲絕不會明知故犯，故意犯自己的忌諱，將金燈打落，故所以兩下一上來搭上腔，星宿七老的目標一下就指上楊維英，才有那名獅面老人一開口就說楊維英死定。原來他們早先的猜想是：星宿七燈是楊維英射落的。

照理，七劍應該一齊出手對付楊維英才對，然而，今非昔比，在阿爾金山極頂的星宿七老可以那麼一哄而上，然而，此刻不行了，爲什麼？一

則是星宿七劍亦已名揚四海，不能再像往日那樣沒有風度；二來是七劍此番進入中原是爲爭霸武林而來，談到爭霸中原，那就得一切按規矩行事，絕不可胡來，故此以獅面老人亮劍，其餘六劍風度非常好的退立一側。

而今，突然冒出個冒失鬼來自承四盞金燈是他射落的，證諸當日星河那名天龍年青劍手慘死的情形，你說怎不令老顱變臉變色，何止才是爲小兄弟捏上一把汗，簡直是認定小兄弟已經在生死邊緣上打轉了。

顚狂劍士來不及向楊維英打招呼，早已反手拔劍，點足橫挪，劍身合一的逼近龖煞身側，仗劍虎視眈眈的爲龖煞掠陣。

從他這副緊張的神態看，對方不出手則已，要出手，他就捨命相陪。

楊維英雖然吃驚，然而，他受誓言所限，能有所表示嗎？他瞪着一雙慧目，慧光閃爍，訝眤着獅面老人手中泛着寒光的古劍。

龖煞坦然答出金燈是他打的後，也緩緩的將背上的劍拔了出來，向楊維英抱劍躬身微微施禮，方轉向顚狂劍士寒喧道：「老哥哥，咱們總算又碰頭了！」

獅面老人已冷笑一聲，指着龖煞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小子你今晚已死定，有什麼沒有了結的後事快點交待吧！」

龖煞人不由已地轉望楊維英一眼，坦然地答：「本小俠孑然一身，別無牽掛，咱們機會相等，鹿死誰手尙還難說呢？」

楊維英雖是跳出紅塵外的高僧，然而，對龖煞那一禮能無動於衷嗎？他暗作決定，在必要時，雖不妄傷敵人，也要出手搶救此子。

「好！好！」獅面老人漫應着，厲目中殺機隱現，望着龖煞手中端定的勾命毒劍又問：「你是勾命書生的什麼人？」

龖煞這下作了難，叫他如何作答？遲疑了一下，漫不經意地說道：「本少俠可能與落星宮有點關係，也可能毫無干葛，然而，本俠一向的態度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你最好別顧忌本少俠的師承門派，咱放手的幹好啦！」

龔煞失足墮崖，爲了兒子，楊維英捨身相救。

「好！難得！」獅面老人沉沉一哼，怒叫道：「還等什麼？」

龖煞一聲嘿，長虹一閃，劍走八極，向敵人週身上下刺出了八劍。獅面老人並沒回手，幌錯步，讓開了八道凌厲劍影。

龖煞一聲長嘯，振腕抖劍，招出「勾魂索命」，撒出一片劍網，向獅面老人罩去。獅面老人隨手抖劍，身軀半旋，橫劃一劍，巧妙無倫的將罩向全身的

劍網劃了道裂口。

龔煞見自己的劍招被敵人隨手一劍化解掉，心中暗驚，慌忙撤招，幌肩疾退三步，準備一退再進。

癲狂劍士雙目凝視，仗劍為小兄弟掠陣，只要龔煞稍有危險，他準會拼着落人話柄，也要出手搶救小兄弟。然而，對方那名蟹面矮胖老者會由他恣意的任所欲為嗎？蟹面老者幾乎是以他同進退虎視眈眈的仗劍覷定他。

龔煞一退，狼面老人風捲殘荷，身形微旋，掠身跟進，劍把一立，抖出萬點劍雨，點點刺向龔煞。

這一招名為「星河倒瀉」，乃是一式絕招，不但是劍式凌厲，便是劍尖上湧出的潛力亦如冰河之倒瀉，迫得龔煞透不過氣來。

龔煞那敢硬接此招？橫起一劍封住門戶，同時點足一個倒翻，想退出敵人一記雷霆萬鈞的重擊。

「留神！」癲狂劍士脫口驚呼，同時之間，橫裏一劍架去。他劍方動，腦後亦已金風震耳，老癲想都不想的就知是那名蟹面老人向他抽冷子的進劍。

老癲一咬牙，左掌一抬，迎着獅面老人一掌推去，遞出去的劍硬生生的收了回來，往身後一引，一式「秦皇負劍」，噹的一聲，硬接了蟹面老人的一招。

然而，蟹面老人的功力好像猶強他半籌，震得他虎口生裂着痛。推出去的一掌，有若石沉大海，沒了下文，匆匆一瞥，嘿！蟹面老人早已橫衝而過，老癲這一掌成了馬後砲。幾乎是同時之間，楊維英失聲大叫道：「不好！」但見一個淡淡的影子搶投而下，直撲峯沿。

原來龔煞飛身倒縱想避開敵人劍鋒，但因用力過猛，找不到落腳的地方，一脚登空，整個人向右下疾墮而下。

就在他驚魂乍驚之際，突然之間，衣袖依稀被人帶了一下，那一帶之勢力量奇猛，反將他往上一摔，下落的身子猛在上升，竟然換了位置，落在距原先失足的右側方三丈。

那個淡淡的影子正是一代大俠楊維英，雖然，他臨危出手，將一兒踏空，眼看跌下去和要變成齏粉的龔煞自鬼門關前拋飛上來，而他自己，反倒真的失足往絕峯頂墜落了下去。

龔煞正好落在星宿七劍的一名枯瘦老人同一名紫臉魁梧老人之間，兩名老鬼嘿嘿兩聲冷笑，四掌齊出，猛劈向龔煞。處於此種情景下，龔煞連兩掌都接不下來，遑論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同時接兩大絕頂高手的四掌。

但是，他沒想到該不該接敵人此四掌，紛亂的心思為另一個問題所佔據：假如楊維英真是自己的生身父親，他為了救自己而墜下神女峯，若然有三長兩短，這份罪孽叫自己怎麼背負？

他不遑想想如何接掌？也不管有沒有危險，在四掌將要近身的千鈞一髮之際，雙足點處，身形如箭，「颼」的一聲又朝峯沿邊射落。

此時此地，他實在顧不了老癲的死活，但於他快要撲跌下峯的剎那，他還是盡了一己的努力，出聲招呼同蟹面老人交上手的癲狂劍士。

他要老癲趕快扭身奔逃，他明白憑老癲一人絕難同星宿七劍週旋，何況神女峯頂的「神女廟」前面，黑黝黝的還站了一大堆生面孔，那些人，不用說，一個個當非庸手，怕不是被星宿七劍網羅的當今武林各派的高手。

柳絮似乎全副精力集中在應付蟹面老人的厲劍上，對龔煞的招呼抑不知是聽到了無法理會，還是根本就沒有聽進耳內半句去？連龔煞跌下峯去也無動於衷。

就今天射落星宿七劍的四盞金燈而論，龔煞的太狂，星宿七老是非待之而後心甘，他們怎會讓龔煞就此輕輕鬆鬆的離去！獅面老人怪嘯一聲，登時六條金色人影飄閃間相繼飛射下神女峯。

那名蟹面老人自亦不甘落後，「呼」的一聲劃動一劍逼開老癲，足根一旋，倒射落峯。

柳絮何等身手？對場內變化的每一個細微動作瞭若指掌，只不過他遭逢上一等一的強敵，無法分心。此刻，還大夥兒全投射下峯，他明白星河七劍落峯的用意，他們是非致龔煞死命不可。也能眼睜睜的望着七劍追上小兄弟，讓他們七劍為他分屍嗎？」

自然不行，他此生此世，好像命中早已注定要奴侍龔煞一生，這把老

骨頭已暗中決定爲小兄弟埋葬。老顛大叫一聲，弓腰點足，相繼躍下峯去。

絕壁上，七條淡淡的金色人影一線相連，像七點金色鬼火在壁間騰跳而下，一眨眼已到了半峯。

正於此時，那座秘谷中風起雲湧，濃霧騰騰升起，一刹那，將七點金火吞入霧海中。

且說踪星宿七劍瀉落的老顛，一脚翻下峯緣下落沒有七丈，腰間突然吃人一把扯住，登時嚇了個臉青色變，心火這一怒，簡直怒上了腦門，回腕抽劍，正想反手一劍往身後遞去，耳際突然起了個清晰的喝聲道：「柳兄莽撞不得！」

他知道那是誰的聲音，說不出心中有多麼高興，自己被人攫住，不用說，顯然自然也獲救了。

電光火石之間，他硬生生的將劍收住，力墜千斤，將身形穩住扭頭一望，果然沒錯，那攫腰攫他之人霍然是維維英，傍着他身側單足點立絕壁上的正是顯然，三人一音不發，互打眼色，望着星丸般往下深落的七名老鬼。

直到七老投入濃霧深處，消失了身形，三人方挺身擰腰往上縱去，他們再次翻上神女峯。

神女峯上那位立在神女廟前的高手仍是一動不動，整整齊齊的肅容靜立着，好似受人檢閱的衛隊，一個個悍色滿面。

三個人舉目將那些人掃望了一眼，三張臉上有了不同的表情，顯然對這些人極是陌生，半個都不認識，是以一臉的茫然之色。

楊維英慈目一垂，合掌誦佛，惟獨大劍士水泡眼橫掃諸人之後一臉的怒容，連嘆幾聲，說道：「各位哈哈！全是武林知名之士，今天什麼風將各位吹來，全到齊啦！」

他又將目光往回移動，每望其中一人一眼，就緩緩說出他們的名號。

排站在第一名的是位長眉和尚，顛狂劍士冷冷地說道：「少林寺戒持院的首座長老天慎大師……」

第二名是位寬額突睛，面目蒼古的紫臉道人，老顛冷嘲道：「武當山主理藏眞閣的乾清道人也肯折節下交，甘願作起星宿七劍的馬前卒來了。」

乾清道人凸睛一轉，冷颼颼的哼了一聲，說道：「狂徒，你少得意！本座正好將你擊返武當，了却你氣死我盛虛師叔同盜去本門鐵令符那樁公案。」老顛狂笑道：「好的！今天自然使你稱心如意。」

往下接着數出一大堆赫赫有名的人物，不是武林中的知名之士，便是在八荒據有一師的魔梟，諸如陝南的金鈎斷魂相文餘，坐江東黑道第一把交椅的太湖神龍李鐵魂，魯西的胭脂虎黃小玉，燕北的鷹爪鎮燕山賈天棋，這些都是一時之雄。其餘出身七大宗派門下，而經常在江湖上行脚頗有名氣的高手也有十多名。

除這兩起人外，餘下全是當年七劍會星河時曾作壁上觀的那些廢料，雖說當時他們懾於星宿七老的淫威，一個個悄沒聲息的溜掉，然而，單就他們敢於在八荒中獨樹一幟而論，足見他們並非是藉藉無名之輩，這些人中，像隴右雙變，天山一梟，康藏交界處小雪山的雪山猿婆褚三姑，赤水河的八頭水怪風化雨，滇南蒙自的一眼覷天戚象峯，嶺南的玉面人妖花四姑，東海黑水灘的鐵掌屠夫査劍。

這些人，隨便站出一名來跺跺脚，無不地動山搖，震動半個天；然而，這些人公然願意屈就星宿七老之下，足見七名老鬼手底下有幾下果。

七名老鬼不單是手底硬軋，攏絡人的手法也是一流。這些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認識老顛然而半數以上不認識維維英，當然他們之中，沒有一人識得這位新近崛起的高手顯然。

顯然是何等聰明之人。明白顛狂劍士的用心，表面上老顛在冷譏熱嘲的數說這些助紂爲虐的武林敗類，暗地裏他是在點醒自己，要自己逐一將這些人記下來。

每當老顛數說一人名，顯然就將那人看了又看，將那人的生形貌相姓名綽號牢記於心。

強如楊維英這種高人，自然明白顛狂劍士的用心，他沒有阻止老顛，由他數說那些武林敗類。照理，他應該暗示老顛，或者加以阻止，他應該知道老顛這樣做難保不激怒諸魔煞神？果眞將這人全激怒，衆怒難犯，如

果他們掃數聯手對付三人，強如維維英這種蓋世高手，恐怕也無法分神照顧黯然。

當然，憑你的絕世身手，擊退這些魔頭雖然吃力，然而，並非是不可能的事，問題在他會在佛祖神像前面立了不輕易出手傷人的重誓。如果這些惡魔不攻擊他，他集中全力於老顛同黯然，那時，受誓言所限，自己只得袖手不理，眼睜睜的看着兩人傷在衆魔手底下好？還是自甘違背誓言，出手搶救兩人，或是攻擊羣魔好？

老顛在數說羣魔，他腦中千轉，暗籌對策。儘管他在心中打旋兒，可是，他慈眉雙垂，面上一無表情，這就使得羣魔莫測高深。認識他的人雙目炯炯的瞄着他，默察他面上的神情，不認識他的人偏臉問別人：「喂！你認識那名不死不活的老和尚嗎？」

「楊維英當年岳陽樓一劍削斷勾命書生雙腿的天下第一劍。」

「是他？」

「唔！就是他。」

半數以上的魔頭注意力爲楊維英所吸引，根本就沒留意顛狂劍士在嚼些什麼舌根！彈指之間，老顛將這些魔頭數說完了，羣魔沒有一人動氣，這完全得力於楊維英的鎮懾同他當年的威名震住這些敗類。

及至老顛數說完畢，羣魔方想起來應該有所表示了，然而就於此時，楊維英驀目陡然暴睜，兩隻眼眶中閃灼懾人，射出兩縷威光，宛如兩柄蘭劍，當他望向誰的時候，誰的眼睛就像被蘭劍重重的刺戳了兩劍，使得被他掃視的魔頭眼眶中的凶餒斂盡，緩然俯頸，俛首垂立。

他所掃望過的魔頭，沒有人的眼中有凶光，都是俛首垂目，靜立不動。

掃至最後一人，楊維英的額角已微有汗跡，面色漸漸蒼白，黯然看在眼裏，大吃了一驚。

顛狂劍士見多識廣，他知道楊維英在將已身上的神功運聚於雙目，硬將體內的眞力化成雙光自眼中逼射出去，憑自己的目光強將敵人懾住，這是一種前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屈服敵人於無形的至高境界。要非是功力已達登峯造極而進入神化境界的內功高手，絕難展露這種大法。在佛家說，這是「懾劍伏魔大法」，施展這種大法最是耗神，一個弄不好，如果耗神過度，自己會陷入萬劫不復之身。

老顛看出來了，楊維英妄施大法鎮懾羣魔，然而，他因耗力過度，自已亦已瀕臨危險邊沿，老顛猛朝黯然使個眼色，黯然慌忙橫挪三步移近楊維英，往他身後一站，趁衆魔俛首垂頸之時，猛吸口眞氣，力貫眞臂，一掌往楊維英背上貼了過去。

楊維英慈目盡光猛收，雙目一閉，猛提口眞氣，默默將黯然掌上傳來的眞力導入紫府飛快的行走了一週天，眞力立刻又已恢過來。

額上的汗跡隱去，面色又轉紅潤，側望着黯然，然後，朗然發話道：「我佛慈悲，普渡十惡，各位施主請聽貧僧一言：自古沉緬於名利，而又罔顧天道之人，能得善終者幾兮！各位何不看開點，回頭是岸，尚不嫌晚。」

羣魔一個個不動聲色，漸自將頭抬了起來，眨眨眼，望向楊維英，每人眼睛中充滿了惶惑，那眼神的意思像是在說：「啊！」這老和尚的眼睛多銳利啊！」

楊維英見羣魔無動於衷，心中惋然喧聲佛號，向老顛一擺手道：「柳施主，我們該走啦！」

顛狂劍士恭諾一聲，舒掌一把去扯黯然，突然，耳邊響起一聲斷喝說道：「姓柳的！現在，該了結咱們之間的樑子了。」

喝聲起處，灰影倏閃，竟然是那名排第二名的武當高手乾清道人將會狂劍士的去路阻住。

乾清道人面上紫氣騰騰，老顛水泡眼一擠，掃視他一眼，下頷微抬，冷聲地說：「想阻我老顛的路？你自問比虛虛如何？」

那意思是根本未將乾清放在眼內。

然而，柳絮忽略了一點，乾清既能在羣魔中名排第二，自然差不到那裏去。

乾清避開正題，反問老顛：「你自問又比我們『紅燈五劍』如何？」

「紅燈五劍」？三人剛才看見過那五盞紅色風燈，這麼說來，此名乾清道人定然是名列紅燈五劍。

羣魔中，那五人名列「紅燈五劍」？老癲水泡眼一擠有了主意，雖目朝天，傲然冷笑道：「武林中沒有『紅燈五劍』這一號。」

一言收效劾，老癲話一落，冷哼連聲起，人影橫飛，颼颼縱出四個魔頭，加上乾清道人，五人將癲狂劍士同然翻圍在當中。

然覷朗目凝注，踏出的四人中，計有排站首名的少林天慎大師，餘下三人是坐江東第一把黑道交椅的太湖神龍李鐵魂，隴右雙煞的醜煞江清海，最後一名是滇南的獨眼龍戚象峯。

嘿！人如其名，真不愧列身紅燈五劍，哼聲、人影、劍嘯，五柄長劍指定被圍的兩人。出劍的手法的確是名家氣度，既快且准。

老癲大奇，心中慘怙，別的不說，醜鬼江青海，一眼瞧天這兩名魔頭他知道的十分清楚，早年，當他逃避桃花三嬌糾纏時曾與這兩名魔頭較量過，當時，他們手底的活兒僅差他一大截距離。

當然，三數十年的時間不算短，他們可能進步了，可是，他老癲這些年也沒白獃啊！

至於天慎和尚，差天痴有好幾籌，而少林掌門天痴，更是難望自己的項背，而今，天慎名列「紅燈五劍」，難不成五劍是這麼幾塊廢料充數的？

不對！「紅燈五劍」敢於亮字於巫山神女峯，定有所恃，非是像他所猜的那麼簡單。

老癲，的確是鬼才，水泡眼一擠，又有了計較，哈哈，用單刀直入的方式一刀插入「紅燈五劍」的心臟深處試探道：「我說怪不得，原來多年不見，朋友們劍下都得了那七名老鬼的好處了！」

一探見效，那名在八荒中素有「草包」之譽的醜鬼當時中計，傲然一笑道：「錯了！爺們的劍術非是得自七位「金袍護法」的指撥……。」

草包既醜又膿包，他好像不說兩句就顯不出自己的能來似的，他這一充能就充出了漏洞。

這椿漏子包涵了三件事：第一，「紅燈五劍」的劍術非是得自「星宿七老」的指撥，換句話說，指撥五人劍術的另有其人。第二，七名老鬼只算「護法」，顯見護法之上另有頭兒，那主腦人物是誰？「紅燈五劍」的劍術會不會是名頭兒親授的？第三，即有「護法」之稱，那麼事情亦已擺明，包括那位頭兒同七名老鬼在內的一干梟魔，不是在暗中興風作浪想搞個什麼「會」？」便是創什麼「派」？

可惜草包的話突然中斷，原來其餘四劍不約而同向他拋了個制止的眼色，難怪他要縮住嘴，然而在癲狂劍士來說，草包簡單的一句話，他已收獲不少了。

就純然而論，他想及了另一件事，這件事對他有切身關係：落星宮的可能知道這個即將組成的幫派，因為，下面的秘谷顯然是七名老鬼落腳的地方，秘谷與落星宮僅咫尺之隔，試想以勾命書生那等凶殘之人來說，臥榻之旁豈能容人酣睡？

既然有人在秘谷存身，那麼雙方定然早有默契，勾命書生絕對知道此秘密幫派。

更說得明白些，今天這些魔頭在神女廟前集會，勾命書生不能說不知道？而最精的是自己適逢其會，將七盞金燈打散，七名老鬼誓必非要找自己不可，這一追去，自然，他們會直上落星宮去興問罪，而眼前自己的身世雖則撲朔迷離，然而在未與落星宮正式絕裂前，在名義上，自己仍是勾命書生的兒子。勾命書生養傷落星宮，七名老鬼闖進宮去，誰能擀擋？」

無暇多想，伸手懷內一掏，手中多了把「無影勾命砂」，乘紅燈五劍同老癲對罵不備，突起發難，暴喝一聲「打」，毒砂應聲出手，砂影漫空，右手長劍「嘶」的一聲迴撲那名弁領突襲的乾清道人。

醜煞口中大喝一聲道：「要鐵劍令符怎不找本俠？」

紅燈五劍雖然身手非凡，然而無影勾命砂是武林一絕，他們，自然不敢硬來，五人連忙倒飛撤退。

那柄追魂勾命劍上，藍汪汪的淬虹冷森森光刺到，威勢、功力、劍勢，無一不臻上乘？乾清道長心有顧忌，本已被毒砂逼得後躍三丈，再吃劍毒一逼，醜煞又先聲奪人的將他逼得多退了兩丈。

癲狂劍士哈哈大笑道：「好紅燈五劍！不過爾爾。」言中之意，在暗譏他們是浪得虛名之輩。

紅燈五劍一退，楊維英聳肩一場，場中如許高手就沒有一人看出來他使了什麼不領身法！早已搶擋在煞醜身前，向乾清道人從容地說道：「不

錯，貴門的鐵劍令符在這位小施主身上，貧僧擔保，就在左近這些天他會送上武當親自交給乾元道長。」

乾清仍想說什麼，雙睛觸及楊維英的慧目，機伶伶打個冷戰，將到嘴邊的話咽了下去，紅燈五劍一個個被鎮住，呆呆若木雞的僵在當場。

龔然見脫身有機，躬身一揖道：「敬謝關護，晚輩先走一步。」他立直身子向癲狂劍士打個招呼，揚長而去。數十名魔星沒有一人出手阻攔他。

龔然下了神女峯，踏着細梅月影直奔向飛鳳峯。花了將近一個時辰，自後峯繞到飛鳳峯的前山，迎着朦朧曉色投向半峯間十數座小峯環抱的翠谷。

翠谷口有一塊青石碑，碑上鐫刻着三個斗大的金字——「落星谷」。谷口一道奇石小山夾路，繞過石山，谷中一片蓮池，荷露清芬，蓮池的彼岸是座建築堂皇的巍巍宮殿入口，不用說，此宮準是「落星宮」。

龔然踏着晨霞繞過五畝蓮池走向巨宮，宮門口持刀的青衣大漢朝他躬躬身子，龔然沒加理會，灑灑手逕往宮內走去。

一路上提心吊膽，他擔心碰上那七名老鬼，抑或是落星宮此刻亦已被七名老鬼鬧了個地覆天翻。然而，他白就心了，落星宮連草都沒被風吹動過一根，顯然七名老鬼沒有上落星宮來滋事。全宮上上下下一片靜寂，不用說，他們還在做春秋大夢。

龔然輕手輕脚的進了落星宮，怕吵醒別人，繞道後花園，直奔自己的書房。

從宮門繞向後花園必須經過前宮的大廳，往左一拐，出了道月牙門，自勾命書生坐宮的靜室後窗下過去。他取道左面的原因在右面是勾命書生的寢宮，如果自寢宮後繞過去，會不會驚動勾命書生，雖說是走左邊，然而，他仍是輕手躡足，一點都不敢大意。

誰知尙未繞至宮後，後窗中透出一個慵懶的低喟，這聲喟，使得龔然心弦猛震。

那是一聲功力馳散的無力怒喟，也正是龔然十餘年來不知聽過多少次了，勾命書生在盛怒之下，發出的哼聲。

一大早，勾命書生在靜室中跟誰嘔氣了？

勾命書生的喟聲一頓，用冷峭而激動的語調問人：「幾位看到的情形一點都沒有錯！」

是一名似曾聽過的蒼老聲音說：「教主，老朽門人雖老了眼却沒花呢，何況我們是當事人，怎會看錯？」

勾命書生似是拳頭一捏，憤憤地說：「假如那孽障眞個與姓楊的走一道……」

勾命書生的語聲拖了長尾，那名蒼老的聲音逼問道：「怎麼樣？」

勾命書生果決地說：「格殺無論，何況他還觸犯了七位的禁忌。」

哦！龔然聽出來了，靜室中與勾命書生對面而坐的正是那七名老鬼。從雙方談話的和諧空氣聽來，勾命書生的確與七名老鬼有點瓜葛。

同時，龔然也聽得心中狂跳，有道是「虎毒不食兒」，照理，自己是勾命書生的獨生子，勾命書生應該設詞搪塞呵護，不該如此輕率的聽信別人的話？讓別人處死自己的孩子，照眼前的情形看來，龔然明白了，自己與勾命書生的關係的確微妙，自己可能不是勾命書生的兒子。

他怔怔然地站在後宮牆下，不知不覺間，流下了兩顆晶瑩的虎淚。

他想到勾命書生斷然的絕情傳話要人處死他，縱然自己不是他的嫡親的兒子，就算是自幼從飛龍堡中擄來，然而，十餘年的父子親情，難道就沒有一點留戀嗎？他本是心性淳厚之人，想到勾命書生斷然絕情，不知不覺的流淚了。

說實在的，依龔然的脾氣，現在，便是勾命書生承認不是他父親，相反的，他會親手毀了飛龍堡，殺死了他的全家，相信在此情形下，面對強仇，他也絕不可能忍得下心去殺勾命書生。

龔然眞的傷心了，傷心得伏在宮牆上，黯然然望着宮牆後花園中那些在晨曦中吐蕊的嬌花，痴痴地凝淚心想心事，連靜室中的七名老鬼什麼時候離去？他們又談了些什麼？他一點都未在意。

不知過了多久，肩上，突然搭來一隻纖手，跟着一陣香風襲體，龔然從痴神哀傷中清了過來，剛想轉頭去看，又是一陣香風撲鼻，一條香巾早已到了他臉上，輕輕的為他揩拭臉上的淚痕，一個嬌柔的聲音低低安慰他道：「弟弟，什麼事傷心啊？你什麼時候回來？怎麼姐姐連一點消息都不

知道。」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事到傷心處。今天，龍然是有生以來最傷心的一次，想着即將要離開自己寄託了整個童年情感的落星宮，離開這位對自己愛護備至的紫至少女——勾命仙子龍珊玉。想着即將離開他有十餘年父子親情的勾命書生，而今而後，可能會反臉成仇，教他如何不傷心？

龍然此刻意識到兩件事：第一，自己不是龍飛雲的兒子，多在落星宮中就一刻就多有一分危險；第二，勾命仙子龍珊玉尙不知道剛才靜室中發生的事，顯然她是剛起床到花園中來散步。

他爲人極聰明，眉頭一轉，有了主意，側臉望向勾命命仙子，輕輕一笑道：「謝謝姐姐，小弟剛回來，我是想着剛回來，連姐姐都沒有見上的面，爹他老人家又差我出去，不知不覺的哭啦！」

他這假謊扯得十分圓，龍珊玉聽得心中甜甜的，纖手挽住龍然的鐵臂道眞情激動的抿嘴一笑說道：「現在：不是見到了姐姐了嗎？來！姐姐送你一程，叫他邊走邊談，告訴姐姐，爹差你去辦什麼事！」

龍珊玉非常相信他扯的謊，你不見龍然肩上的長劍還掛着嗎？不但是劍在肩上，週身還風塵僕僕呢。

姐弟倆手拉手的走向大廳，龍然胆顫心驚，一顆心幾乎要自腔口內跳了出來，他擔心一頭撞上勾命書生。然而，大廳靜蕩蕩的悄無人語，寢宮關得緊緊的。

龍然鬆了口氣，兩人互望了一眼，輕手輕脚的出了大廳。大廳外面是花園，宮門在望了，然而宮門口倚門迎風站了名長裙曳地的宮裝少婦，身段十分婀娜，秀髮在晨風中吹拂着，如削的雙肩，益發顯出有一種誘人的風韻。

龍然心中低低在念：「是誰啊！我怎沒見過此人？」可惜那人秀面望向宮外的荷池，想來此人非常秀美。

他心中在低問自己，勾命仙子突然一帶龍然，將步子止住，瑤鼻一皺，低哼一聲。

龍然大奇，低聲問：「那人是誰？」龍珊玉氣憤憤地說：「是誰？哼！你連爹又替我們找了位姨娘都不知道？」

龍然對勾命書生收房侍妾倒無關緊要，問題是那名侍妾既是新收，豈一大早立在宮門口，倚門待盼，不問可知，她等待的人自然是勾命書生，若然自己這一衝出去，與勾命書生對上面，那情形太尷尬了！那時，何以善處？何況他心中亦已千眞萬確的相信，自己絕不是勾命書生的兒子。

當着龍珊玉的面，自己不能給龍飛雲難堪，而且，在瘋狂劍士同楊雛英沒法證明他眞實的身份之前，龍然眞無法斷然與龍雲飛絕裂。

他有些爲難了，自己怎能出去！突然，事情有了轉機，龍珊玉向宮門的背影輕哼一口，嬌軀一扭，將龍然帶了個猛轉，返身又往大廳往回走。

龍然正中下懷，跟着勾命仙子信步匆匆的穿過宮門，他知道她拉着自己是往後宮門走去。走沒幾步，龍珊玉嬌哼一聲，俏目一轉，瞟龍然一眼，問：「弟弟，你可知道爹新收的那房姨娘是誰？」

龍然被問得一楞，沒有作聲，龍珊玉嬌哼一聲說道：「你還記得嗎，我們在南陽分手，你將我的睡穴點上了叫車伕別停，姐姐醒來時發現你不在車中，而大車還揚蹄飛奔，我命車伕停下來，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就心着爹的傷勢，只好往前飛追，哼，誰知我一口氣追到來，仍未趕上爹的車子，你猜爹去了那裏？」

龍然不假思索地答：「江陵。」

「嗯！對了！他老人家自江陵回來帶了她……」

「她是誰？」龍然一怔。

龍珊玉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勾命玉女，牛玲瑜。」

龍然驚得失聲叫了起來：「是她！」

龍珊玉白他一眼道：「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龍然說：「此女心毒似蛇蝎，南陽城外連傷丐幫三十幾命。」

龍然抖出牛玲瑜的殘毒爲人作風，龍珊玉並不感到意外，她只是輕輕的惋嘆一聲說：「爹在雙腿成殘之後，性情大變，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復仇，對世事萬物有時看法失之偏頗，如今，再加上多了這位毒心蛇女，將來，父親的爲人，恐怕會有一次大的轉變。」

他這裏所指的「轉變」是屬於「壞」的一方面。龍然默不作聲的聽着，沒有接龍珊玉的腔，他正在爲另一件事所苦惱。他擔心那位野心勃勃

的勾命符主牛嘯天，如今同落星宮扯上婚姻關係，兩人如果狼狽爲奸，爲悪武林，將來，還不知要將莽莽神州攪成什麼樣子？

龔珊玉又接下去說：「我擔心另一件事——」

龔然微驚，慌忙接口問道：「什麼事？」

勾命仙子說：「我擔心此女是爲盜技來的。」

龔然一愣，龔珊玉亦已接下去說道：「牛嘯天得了『勾命指』叢翰沉在點蒼山脚洱海中的勾命劍，如衆週知，那柄劍上有『勾命指訣』，如今，牛嘯天懷着勾命指訣去練『勾命指』，他妹妹則以色相誘，來盜爹練成的『勾命指。』」

「勾命指！勾命指！」兩個勾命指把龔然説糊塗了，他停下來皺眉望着勾命仙子，眼中滿是詢問之色。

勾命仙子抿嘴輕笑，掩口道：「你看，姐姐多糊塗，『勾命指』來，『勾命指』去，連姐姐都糊塗啦！其實，姐姐少說了兩個字，『勾命指』應該有『陰』『陽』之分，叢翰當年的是『勾命陽指』而爹在修蓋宮殿時自土中掘出來那塊碑文上記載的是『陰』指。」

龔然恍然大悟，他明白了勾命指有「陰陽」，也明白了勾命書生的「勾命陰指」的來龍去脈。

龔珊玉說至此處長長的嘆口氣，一帶龔然，柔聲輕說：「走吧！」

兩人穿過花園，也穿過了龔然住了十餘年的書房，眼看着自己過門而不入，如今一別，不知什麼時候方能回來？他望着書房黯然神傷的瞥了兩眼，一陣心酸，幾乎忍不住，虎淚奪眶而出。

他連忙將頭低了下去，任由龔珊玉着往後宮門走去，倒是龔珊玉好像有陣預感，想起了什麼，過了書房，猛將龔然帶住，柔聲低問：「哦！弟弟，你離家太久了，回來又要出去，要不要進去看看？」

龔然實在忍不住了，虎目一酸，兩顆淚珠果眞滾落，慌忙將頭低了下去，將頭連搖，沙啞着聲音說道：「不用了！」

龔珊玉慌忙自腋下抽出手絹爲龔然擦淚，柔聲安慰道：「弟弟，你看你又哭了！」

龔然怕啓龔珊玉的疑竇，連忙吸口眞氣，將淚收住，將話題一轉，反問道：「姐姐剛才爲什麼嘆息？」

龔珊玉愕然，啊了一聲，搖搖頭道：「沒有什麼？我是想到你將來的福氣可大着呢！」

龔然大詫，睜大雙眼不解的望着龔珊玉，龔珊玉噗嗤一笑道：「恭喜弟弟！」

他更不解了，突然問：「幹嗎恭喜我！」

龔珊玉說：「你將來能無敵天下，我怎不要恭喜你了？」

越說越使人不解，龔然眉皺得深深的，龔珊玉往下反問龔然道：「你可知道爹上次北上中原去幹什麼？」

龔然搖頭，龍珊玉說：「找勾命符主去奪當年翰叢的那柄劍。」

龔然想起來了，接問：「是不是爲了『勾命陽指訣』？」

龔珊玉又是一聲悵嘆道：「可惜途中碰上楊維英，爹受了掌傷，以至半途而廢，要不然的話，爹奪着指訣，聽爹說，再花一年工夫，將陰陽雙指練成，就可無敵天下了。」

龔然恍然大悟，原來龔珊玉恭喜自己是這麼回事，將來，自己在武功上能無敵天下，因爲，勾命書生牛天嘯攀了姻親，得獲叢翰的勾命指訣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龔雲飛有了陰陽二指訣，自然應該培植後人，龔然當然能天下無敵。

可是，龔然將來能不能練？只有龔然自己心裏明白，他心中苦笑了一聲，反問龔珊玉：「小弟能無敵天下，姐姐何嘗不也能天下無敵嗎？」

龔珊玉又復長長的一嘆道：「弟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姐姐因爲是『陰』身，所以只能習『陰指』，而你屬『陽』身，先天的氣足些，能陰陽二指兼習，聽爹說，那塊碑上載列着數百年前勾命道人的記述，一人兼習陰陽二種指訣，陰陽合璧，到了功力火候純青之時，就可無敵天下了。」

龔然聽得搖頭，心中忖念道：「這些又關我什麼事？反正我連『陰』指都學不到，還談什麼陰陽二指！」

不過有一點他委實耽心，如果那位野心勃勃的牛嘯天同龔雲飛成了無敵天下的高手，那時，恐怕眞個無人制得住他們，天下武林恐將成爲一片

血海。

談話間，兩人走出了後宮，後宮外無路上下，必須要爬一座陡壁，越過數重險惡的荒峯，方能走出飛鳳峯。

龍珊玉陪着龍然越過了那座荒峯，走到一條可落足的荒徑，沿着荒徑轉至前峯通往落星谷的大路，兩人互道珍重，洒淚分別。

龍然一步一回頭的走出了老遠，突然，龍珊玉直着嗓子在後面大叫道：「弟弟，等一等！」

龍然停止轉身，龍珊玉飛奔跑了上來，氣喘吁吁地說：「姐姐幾乎忘啦！喏！拿去！反正爹將來要傳給你的。」

她自懷中掏出一張香妃箋，上面密密麻麻的寫了滿滿一張紙的蒼頭小字。龍然不解地問：「那是什麼？」

龍然玉說：「『勾命指』的『陰』指訣，爹在教我的時候，我抄了一份，另外，姐姐還將心得也摘要的寫了一點。」

龍然頗感意外，他沒有伸手去接，他推諉道：「沒得爹的允許，私相授受，將來，爹知道了怪罪下來責備姐姐，小弟於心不安。」

龍珊玉嬌笑道：「我的傻弟弟，你眞傻得可以，爹知道了會怪罪嗎？你是爹的獨生子，這門絕藝不傳給你傳給誰？」

不容龍然分說，她一把將那張箋紙塞進龍然懷內扭頭往回就走。

「姐！姐！」龍然揮着那張香箋，可是，龍珊玉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匆匆離去。

龍然將箋紙往懷內揣去，他懶得看一眼，收拾起紛亂的情緒，往峯下走去。

暫時，他不願離開巫山，他想到老顛說的話大有道理，曾將自己撫育到六歲，自己認爲是生身母親，神智時淸時渾的婦人可能沒有死，極可能被勾命書生禁制在什麼地方？只要找到她，自己的身世不難大白。

他緩緩地前行，心中在想：「此刻，龍珊玉早該回到宮門前了，可能已經同勾命書生碰上了。」

一念及此，突然間，右面一道湍激的飛泉下面傳來陣嬌滴滴的柔媚聲音說道：「飛雲，你看，早晨的朝陽映着飛泉濺起的水珠，多美啊！長虹！天生的長虹。」

龍然心中一震，此女不正是不久之前在落星宮倚門待盼的牛玲瑜嗎？她怎麼到了此地，聽口氣勾命書生龍飛雲跟他在一塊，兩人好像正在欣賞山景。

「哈！哈！小寶貝！」正是勾命書生的聲音，語音之中，充分顯露着中氣不足。

「唔！別動手動脚的，讓下人們看見多羞煞人。」牛瑜玲嬌聲嬌氣的撒嬌。

「嘖」的一聲，似乎是勾命書生在牛玲瑜臉蛋上甜甜的香了一下，涎着臉說：「管他呢？讓他們看看又有什麼關係？喂！小寶貝，我想起來啦咱倆什麼時候喝歡酒？」

龍然輕手輕脚的藉着一塊岩石掩住身形，往前擠進了些，閃身擠着眼睛一瞄，嘿！飛泉下面是似水淸見底的寒潭，龍飛雲坐在潭邊一塊靑石上，那名美得足可滴粉搓酥的牛瑜玲坐在他懷內，說：「急什麼！等我的傷勢養好了，還愁沒有那麼一天嗎？」

龍然頓時面上發燒，忙將目光收回來，靠在岩石上吸口氣，正想不理他們往下走去，突然間，牛瑜玲的一句又鈎住了他的思緒，使他捨不得離去。

只聽牛瑜玲說：「剛才，那七名老鬼來找你做什麼？」

龍飛雲語氣一沉說道：「因爲小兒惹了他們，他們來興師問罪。」

「你怎麼打發他們走路的？」

勾命書生說：「既安撫又威嚇，他們還不趕快挾着尾巴滾蛋。」

勾命玉女牛瑜玲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說：「怎麼安撫他們？又怎麼嚇他們？」

勾命書生得意地哈哈大笑道：「我答應他們對那小子格殺無論，並且微微的透露了點，我們要加入他們的組織，哈！哈！他們是知道早年我同他們頭兒的交情的啊！雖然我們早已不來往，但能說是連餘情都沒有一點嗎？」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前文提要】靈鷲四姝在少林寺出現，大出衆人意料之外。玄慈方丈爲了免貽外人口實，在戒律院盤問虛竹數月來情形。虛竹將下山後被葉二娘擄去，解開無崖子棋局等經過原原本本說出。

天下英雄羣集少林寺

虛竹說罷，在佛像前連連膜拜，道：「弟子無知無識，守戒不嚴，一遇外魔，便卽把持不定，連犯葷戒、酒戒、殺戒、色戒，背棄本門，學練旁門外道的武功，又招致這四位姑娘入寺，敗壞本寺清譽，罪大惡極，罰不勝罰，求懇方丈慈悲。」他越想越是難過，不由得痛哭失聲。

梅劍和菊劍同時哼的一聲，要想說話，勸他不必再做和尚了。玄慚、玄淨二僧手指一伸，隔衣袖扣住了二女脈門，二女無可奈何，話到口邊復又縮回，却向兩個老僧狠狠白了一眼，心中暗罵：「死和尚，臭賊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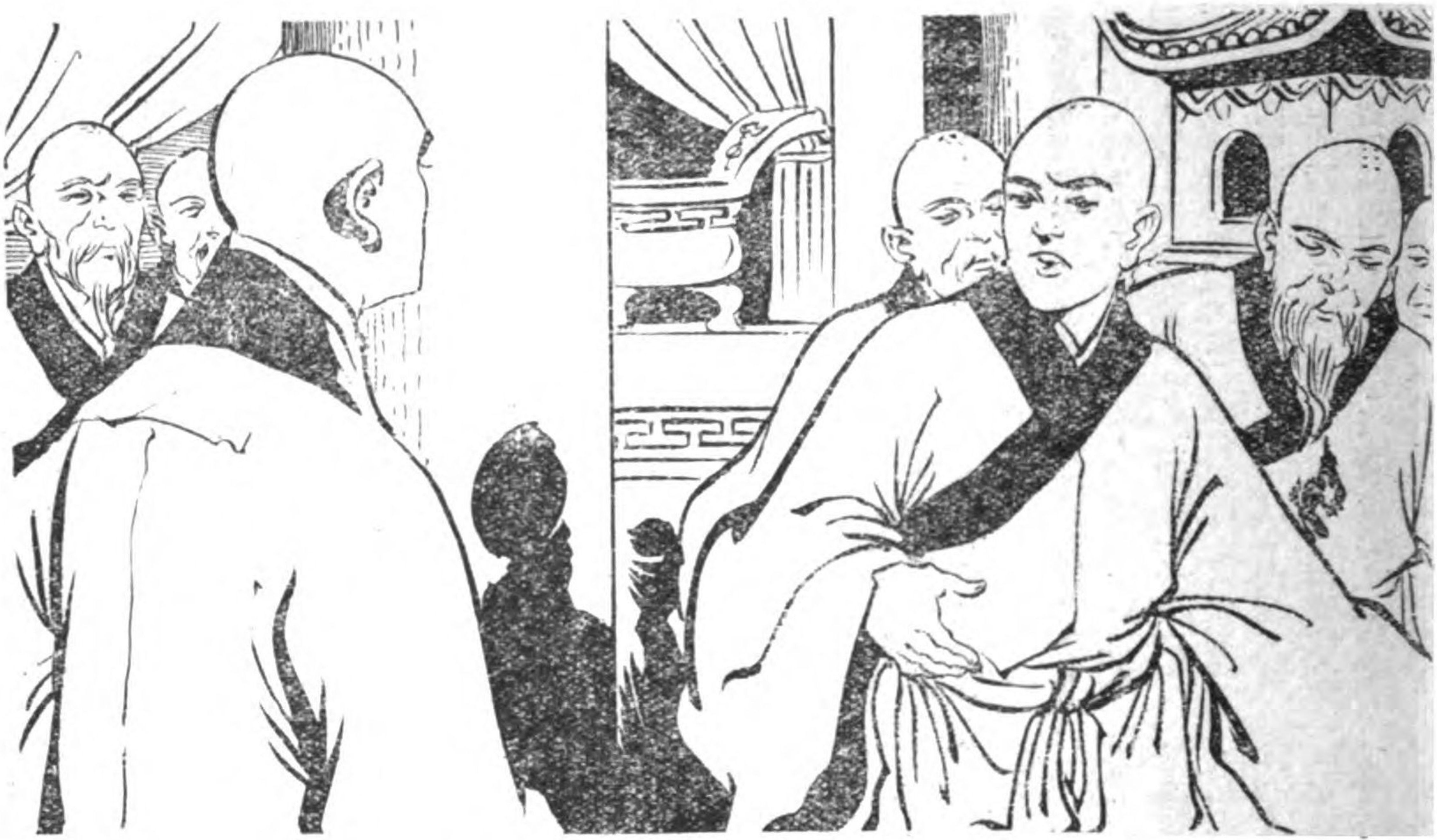
玄慈沉吟良久，道：「衆位師兄師弟，虛竹此番遭遇，實在大異尋常，事關本寺千年來的法譽，本座一人也不便擅自作主，要請衆位共同斟酌。」玄生性子最是急躁，大聲說道：「啓稟方丈，虛竹過失雖大，功勞也是不小。若不是他在危急之際出手鎮壓住那個番僧，本寺在武林之中，焉有立足餘地？那番僧叫咱們各自散了，去託庇於淸涼、普渡諸寺，這等奇恥大辱，全仗虛竹一人救免。依小僧之見，命他在達摩院中精研武技，懺悔前非，此後不得出寺，不得過問外務，也就是了。」要知進達摩院研技，乃是少林僧侶一項尊崇之極的職司，若不是武功到了極高的境界，決計無此資格，玄字輩三十餘高僧中，得進達摩院的也只八人而已，玄生自己便尚未得進。他倡議虛竹進達摩院，非但不是懲罰，反而是大大的獎賞了。

戒律院首座玄寂說道：「依他武功造詣，這達摩院原也去得。但他所學者乃旁門武功，少林寺達摩院中，可否容得這種旁門高手？玄生師弟，可曾細思過此節沒有？」此言一出，羣僧低頭沉思，均覺玄生之議，頗爲不妥。

玄生道：「依師兄之見，那便如何？」玄寂道：「嗯，這個嘛，我，我也打不定主意，虛竹有功當獎，有過當罰。這四位姑娘來到本寺，喬裝爲僧，並非出於虛竹授意，咱們坦誠向鳩摩智、神光諸位說明眞相，也就是了。他們相信也罷，不相信也罷，咱們無愧於心，也不必理會旁人妄自猜測，那倒不在話下。但虛竹背棄本門，另學旁門武功，少林寺中，只怕再也容不了他。」

他這麼說，意思顯然是要驅逐虛竹出寺，這「破門出教」，乃是佛教最重的懲罰。羣僧一聽，都是相顧駭然。玄寂又道：「虛竹仗着武功，連犯諸般戒律，本當廢去他的功夫，這才逐出山門。但他原練的本門武功，早已爲人化去，他自下身上所負功夫，並非學自本門，咱們自也無權加以廢去。」虛竹聽到戒律院首坐要將他逐出廟去，垂淚說道：「衆位瞧在菩薩面上慈悲慈悲，讓弟子有一條改過自新之路。不論何種責罰，弟子都甘心領受，就是別將弟子趕出寺去。」

一衆老僧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都是拿不定主意，耳聽虛竹如此說法，確是悔悟之意甚誠，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謂「苦海無邊



少林衆高僧商討虛竹功過及處置之法。

，回頭是岸」，佛門廣大，普度衆生，對於窮兇極惡，執迷不悟之人，尚且要千方百計的點化於他，何況於這個迷途知返、自幼出家的本寺弟子，豈可絕了他向善之路？少林寺屬於禪宗，向來講究「頓悟」，本不如律宗、淨土等宗斤斤於嚴守戒律。若無外人，衆僧念着他的功勞，決不致破門將他逐出，但眼前之事，不但牽涉到鳩摩智、哲羅星等番邦胡僧，而中土的淸涼、普度等諸大寺，也各有高僧在座，若對虛竹責罰不嚴，天下勢必都道少林派護短，但重門戶，不論是非，只講武功，不管戒律。這等說法流傳於外，却也是將少林寺的淸譽毀了。

便在此時，一位老僧在兩名弟子攙扶之下，從後殿緩步走了出來，正是玄渡。他被鳩摩智指力所傷，回入僧房休息，關心大殿上雙方相爭結局，派遣弟子輪流回報，待聽到鳩摩智已暫時退開，羣僧質訊虛竹，大有見罪之意，當即扶傷又到大雄寶殿，說道：「方丈，我這條老命，是虛竹救的。我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玄渡年紀長，武功又高，玄慈方丈對他向來十分尊敬，忙道：「師兄請坐下說話，慢慢的說，別牽動了傷處。」玄渡道：「救我一命，不算甚麼。可是本來眼前有六件大事，尚未辦妥，若留虛竹在寺，大有助益，倘是將他逐了出去，那……那……那可難了。」

玄寂道：「師兄所說六件大事，第一件想是指鳩摩智未退；第二件，當是指波羅星偷盜本寺武經；那第三件，是丐幫的新幫主王星天欲爲武林盟主了。其餘三件，師兄何指？」玄渡長嘆一聲，道：「玄悲、玄苦、玄痛、玄難四位師弟的性命。」他一提到四僧的名字，衆僧一齊合什唸道：「阿彌陀佛！」要知玄苦死於喬峯之手、玄痛、玄難爲丁春秋所害，只因對頭太強，大仇迄未得報，而殺害玄悲大師的兇手究竟是誰也還不知。大家只知玄悲是胸口中了「金剛杵」而死，那「金剛杵」乃少林七十二門絕技之一，正是玄悲苦練了數十年的功夫。以前均以爲乃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治彼身」而下的毒手，但後來親眼見到慕容復，一來矢口不認；二來看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俠義君子，不似是暗害玄悲的小人。兼之適才看到鳩摩智的身手，他旣能使般若掌、摩訶指等少林功夫，則這一招「金剛杵」是他所擊固有可能，就算另有旁人，也不爲奇。

玄慈說道：「老衲職爲本寺方丈，於此六件大事，無一事能善爲料理，實是汗顏無地。可是虛竹手上功夫，全是逍遙派的武學，難道……難道難道少林寺的大事……」。

玄慈說到這裏，言語已難以爲繼，但羣僧都心明白他的意思：虛竹武功雖高，卻全是別派旁門的功夫，卽使他能出頭將這六件大事都料理了，有識之事也均知道是少林派因人成事，不免爲少林派門戶之羞！就算大家掩飾得好，旁人不知，但這些有道高僧，豈能作此自欺欺人的行徑？

衆高僧默不作聲，隔了半晌，玄渡道：「依方丈之見，卻是如何？」玄慈道：「阿彌陀佛！我輩接承列祖列宗的衣鉢，今日遭逢大大的難關，依老衲之見，須當依正道行事，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倘若大夥盡心竭力，得保少林令譽，那是佛祖的慈悲，列祖列宗的遺蔭，設若魔盛道衰，老衲與衆位師兄弟以命護教，以身殉寺，卻也是問心無愧，對得起列祖列宗。少林寺千年來造福天下不淺，善緣深厚，就算一時受挫，也決不致一敗塗地，永無興復之日。」

這番話說得平平和和，卻是正氣凜然，羣僧一齊躬身說道：「方丈高見。願遵法旨。」玄慈向玄寂道：「師弟，請你執行本寺戒律。」玄寂：「是！」轉頭向知客僧侶道：「有請大輪明王與衆位高僧。」知客僧侶躬身答應！分頭去請。玄渡、玄生等暗暗嘆息，雖有維護虛竹之意，但方丈所言，乃是以大義爲重，不能以一時的權宜利害，毀了本寺的戒律。各人都已十分明白，若是赦免虛竹的罪過，那是雖勝亦敗，但如秉公執法，則雖敗猶榮。方丈已說到「以命護教，以身殉寺」的話，那是破釜沉舟，不存任何僥倖之想，虛竹如何受罰，反而不是怎麼重要之事了。竹虛也知此事已難挽回，哭泣求告，都是枉然，想：「人人都以本寺清譽爲重，便是自作自受，決不可在外人之前露出畏懼乞憐之態，教人小覷了少林寺的和尚。」

過不多時，鳩摩智、神光、哲羅星等一干人都來到大殿。跟着鐘聲響起，慧字輩、虛字輩、智字輩羣僧又列隊而入，站立兩地。

玄慈合什說道：「大輪明王、列位師兄。少林寺虛字輩弟子虛竹，身犯葷戒、酒戒、殺戒、色戒，四大戒律，私學旁門別派武功，擅自出任旁門掌門人。少林寺戒律院首座玄寂，便卽依律懲處，不得寬貸。」鳩摩智和神光等僧，一聽玄慈竟如此說，倒也大出意料之外。衆僧見到梅蘭竹菊四女喬裝爲僧，只道虛竹胆大妄爲，私自在寺中窩藏少女，所犯者不過色戒而已，豈知方丈所宣布的罪狀，卻是遠過於此。普渡寺的道清大師中年出家，人情世故十分通達，兼之性情慈祥，素喜與人爲善。說道：「方丈師兄，這四位姑娘眉鎖腰直，頸細背挺，顯是守身如玉的處女；適才向大輪明王出手，使的又是童貞功的劍功，咱們學武之人一望而知。這位虛竹小佛兄行爲不檢，容或有之，『色戒』二字，卻是言重了。」

玄慈道：「多謝師兄點明，虛竹所犯色戒，非指此四女而言。虛竹投入別派，作了大雪山飄渺峯靈鷲宮的主人，此四女是靈鷲宮舊主的侍婢，私入本寺，意在侍奉新主，虛竹並不得知。少林寺疏於防範，好生慚愧，倒不以此見罪於他。」童姥武功雖高，但從不履足中土，只是和海外西域諸洞諸島的旁門異士打交道，因此「靈鷲宮」之名，羣僧都不得知。只有鳩摩智在吐蕃國曾聽人說起過，卻也不明底細。道清大師說道：「既是如此，外人自是不便多所置喙了。」鳩摩智、哲羅星和神光上人等對少林寺本是不懷善意，但見玄慈一秉至公，毫不護短，虛竹所犯戒律，外人本來不知，他卻當衆宣示，心下也不禁欽佩。

玄寂走上一步，朗聲問道：「虛竹，方丈所指罪孽，你都承認麼？有何辯解？」虛竹道：「弟子承認，罪重孽大，無可辯解，甘領太師叔責罰。」羣僧心下悚然，眼望玄寂，聽他宣布如何處罰。

玄寂朗聲說道：「虛竹擅犯葷、酒、色、殺四大戒律，罰當衆重打一百棍。虛竹，你心服麼？」虛竹聽說只打一百下棍子，雖然責罰非輕，卻也挨受得起，忙道：「多謝太師叔慈悲，虛竹心服。」玄寂又道：「你未得掌門方丈和受業師父許可，擅學旁門武藝，罰你廢去全身少林派武功，自今而後，不得再爲少林派弟子。你心服麼？」虛竹心中一酸，情知此事已無可挽救，道：「弟子該死，太師叔罰得甚是公正。」

別派羣僧適才都見他和鳩摩智激鬥，親眼見到他以「韋陀掌」和「羅漢拳」的少林派武功大顯神威，誰都不知虛竹眞正的武功，其實已經不是少林一派。鳩摩智自稱一身兼通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實則所通者只不過是表面的招式而已，眞正的少林派內功，他卻所知極少。虛竹和他相鬥時，所使的小無相功他自然是懂的，但北溟眞力、天山六陽手、天山折梅手等高深武功，他卻也以爲是少林派功夫。這時聽玄寂說要廢去他的少林派武功，不由得心中大喜，心想：「你們自毀

長坡，失了[illegible]心腹之患，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覺賢、道清等高僧，心中卻是連呼：「可惜，可惜！」

玄寂又道：「你既爲逍遙派掌門人，爲飄渺峯靈鷲宮主人，便當出致還俗，不能再作佛氏弟子，從今而後，你不再是少林寺的僧侶了。如此處置，你心服麼？」虛竹無爹無娘，童嬰入寺，自幼在少林長大，於佛法要旨雖然領悟不多，但少林寺是他在這世上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地，一旦被逐出寺，不由得悲從中來，淚如雨下，伏地而哭，哽咽道：「少林自方丈大師以次，諸位太師伯叔，諸位師伯叔和恩師人人對弟子恩義深重，弟子不肖，有負眾位教誨。」

道清大師忍不住又來討情，說道：「方丈師兄，依老衲看來，這位小佛兄迷途知返，大有悔改之意，何不給他一條自新之路？」玄寂道：「師兄指點得是。但佛門廣大，何處不可容身？虛竹，咱們請你破門出寺，卻非對你心存惡念，斷你皈依三寶之路。天下盡多寶剎，何止千千萬萬。神光上人昔年未在少林出家，今日住持清涼，爲佛門大放異彩，正是大好榜樣。倘若你有皈依我佛之念，還俗後仍可再求剃度。盼你另投名寺，拜高僧爲師，發宏誓願，清淨身世，早證正覺。」他說到後來，言語慈和懇切，甚有殷勤勸誡之意。虛竹更是悲切，行禮道：「太師叔教誨，弟子不敢忘記。」

玄寂又道：「慧輪聽者。」慧輪走上幾步，合什跪下。玄寂道：「慧輪，你身爲虛竹的業師，平日惰於教誨，三業六根，未能詳予指點，致成今日之禍。罰你受杖三十棍，入戒律院面壁懺悔三年。你可心服麼？」慧輪顫聲道：「弟子心服。」虛竹說道：「太師叔，弟子願代師父領受三十棍杖責。」玄寂點了點頭，道：「既是如此，虛竹共受杖責一百三十棍。掌刑弟子，取棍侍候。此刻虛竹尚爲少林僧人，加刑不得寬縱。出寺之後，虛竹即爲別派掌門，與本寺再無瓜葛，本派上下，須加禮敬。」四名掌刑弟子領命而出，不久回入大殿，手中各執了一條檀木齊眉棍。

玄寂正要傳令用刑，突然一名僧人忽忽入殿，手中持了一大叠名帖，雙手高舉，交給玄慈，說道：「啓稟方丈，河湖羣雄拜山。」玄慈一看手中名帖，只見一共有三十餘張，列名的都是北方一帶成名的英雄豪傑，其中有不少曾參與聚賢莊英雄之會的，這些英豪突然於此刻提到，卻不知爲了何事。只聽得寺門外語聲不絕，羣豪已到門口，玄慈說道：「玄生師弟，請出門迎接。」又道：「列位師兄，嘉賓降臨，本派清理門戶之事，只好暫緩一步，以免待慢了遠客。」當即站起身來，走到大殿簷下。過不多時，便見高高矮矮的河湖羣雄，在玄生及知客僧侶的陪同下，來到大雄寶殿之前。

玄慈、玄寂、玄生等雖是勤修佛法的高僧，但究竟是武學好手，遇到武林中的同道，都有惺惺相惜的親近之意，這時突見這許多成名的英豪到來，雖然正當清理門戶，心頭十分沉重，但也不由得精神爲之一振。少林羣僧在外行道，所結交的方外朋友甚多，所來的英豪之中，頗有好幾位是玄字輩、慧字輩僧侶的至交，各人執手相見，歡然道故。迎入殿中，[illegible]等人引見了。神光、龍猛等成名素著，羣豪若非舊識，也是仰慕已久。玄慈正欲問起來意，知客僧又進來稟報，說山東、淮南有數十位武林人物前來拜山。

玄慚出去迎進殿來。一條黑漢子大聲說道：「丐幫王幫主邀咱來瞧熱鬧，他自己還沒到麼？」一個陰聲細氣的聲音說道：「張兄你急什麼？既然來了，要瞧熱鬧還少得了你一份麼？當然咱們小腳色先上場，正角兒慢慢再出台。」玄慈朗聲說道：「諸位不約而同的降臨敝寺，少林寺至感榮幸，招待不到，還請原諒則個。」羣豪都道：「好說，好說，方丈不必客氣。」這時和少林僧交好的豪客，早已將來寺原委說知，原來各人接到丐幫幫主王星天的英雄帖，說道少林派和丐幫向來並峙中原，不相統屬，王星天新任丐幫幫主，意欲立一位中原的武林盟主，並定下一些規章，以便同道一齊遵守，定六月十五日親赴少林寺，與玄慈方丈商酌。各人一面說，一面便出示英雄帖。帖上的言語雖頗謙遜，但語中之意，顯然是說武林盟主，捨我其誰了。王星天來到少林，用意也甚明白，要憑一己武功擊敗少林羣僧，壓下少林派數百年享譽武林的威風。帖中並未邀請羣雄到少林寺觀戰，但武林人物個個喜動不喜靜，對於丐幫與少林互爭雄長的大事，那一個不想來參觀一番？是以不約而同紛紛到來。

過不多時，兩湖、江南各路英雄到了，川陝的英雄到了，兩廣的英雄也到了。羣雄南北相隔數千里，卻都於一日之中，絡繹到來，顯然丐幫準備已久，早在一兩月前便已發出英雄帖。玄慈

和諸老僧口中不言，心下卻頗感憤怒，又是擔憂，丐幫此舉可說大大無禮，僅在數日之前，王星天有書信到來，說到要選立武林盟主之事，並說日內將親來拜山，恭聆玄慈方丈教益，信中既未說明拜山日期，更未提到邀請天下英雄。那知突然之間，羣賢畢集，少林寺竟被鬧個措手不及。丐幫發動既久，少林派雖在江湖上廣通聲氣，居然事先絕無所聞，尚未比試，已然先落下風。丐幫此舉，更是勝券已握的模樣，所以不言明邀請羣雄，只不過不便代少林寺作主人，但大撒英雄帖，卻是不邀而邀。

羣僧又想：「丐幫不邀咱們赴他總舵，面子上是對咱們禮敬，親自移步，實則是要令咱們不克有所準備。」玄生性子急躁，登時便向他好友河北神彈子諸葛中發話：「好啊，諸葛老兒，你得到訊息，也不梢個信來給我，咱們三十年的交情，就此一筆勾銷。」諸葛中老臉脹紅，連連解釋：「我……我是三天前才接帖子，一碗飯也沒吃完，連日連夜的趕來，途中累死了兩匹好馬，唯恐錯過日子，不能給你這臭賊禿助一臂之力。怎……怎麼反怪起我來！」玄生哼了一聲，道：「你倒是一片好心了！」諸葛中道：「怎麼不是好心？你少林派武功再高，老哥哥來吶喊助威，總不見得是壞心啊！」玄生這才心下釋然，一問其他英豪，路遠的接帖早，路近的接帖遲，但個個都是馬不停蹄的趕路，方能及時趕到。倒不是這許多朋友沒一個事先向少林寺送信，而是丐幫籌劃周詳，算準了各人到達少林寺的日程，令他們無法早一日趕到。少林羣僧想到此節，都覺丐幫謀定而後動，幫主幫衆未到，已然先聲奪人，只怕尚有不少厲害後着。

這一日正是六月十五，天氣炎熱。少林羣僧先是應付神光上人和哲羅星等一衆高僧，跟着與鳩摩智相鬥、審詢虛竹，已是耗費了不少精神，突然間四面八方的各路英雄豪傑一齊趕到，寺中僧人雖多，只以事出倉卒，不免有點手忙腳亂。幸好知客院的首座玄淨大師是位經理長才，而寺產素豐，物料厚積，羣僧在玄淨分派之下，接待羣豪，卻也禮數不缺。

玄慈等迎接賓客，無暇屏人商議，只有各自心中嘀咕。忽然知客僧報道：「大理國鎮南王段殿下駕到。」玄慈心中一喜，忙率衆迎了出去。那日玄悲大師身中「金剛杵」身亡，大家都疑心是姑蘇慕容氏下的毒手，少林寺邀集天下英雄，籌商對付之策。玄慈修下書信，命慧真、慧觀兩僧前赴大理，請段氏參與其事。大理國皇帝派遣御弟段正淳率領范驊、華赫良、巴天石、董思歸等人，前來少林。不料喬峯大鬧聚賢莊，英雄大會還沒開，便打了個落花流水，羣雄都說喬峯才是中原武林的大對頭，將敵視「南慕容」之心，轉而去針對「北喬峯」了。

宋國與契丹爲世仇，大理國卻僻處南疆，和契丹素無瓜葛。中原羣雄所以和喬峯死戰，主因在於認定他乃是「契丹孽種」。段氏雖是漢人，但已自成一國，雅不願與遼國爲敵，是以不參與羣雄與喬峯之爭，後來爲段延慶所迫，命在呼吸之間，幸得喬峯相救，對喬峯反而大大的感恩了。段正淳中原之事已了，本當即回大理，但不久便得大理國遣來使者傳訊，他獨生愛子段譽爲鳩摩智所擄，已赴中原。段正淳既驚且憂，四處打聽兒子的下落，再加與舊情人秦紅綿、阮星竹先後相見，此人風流成性，不免有點樂不思蜀起來，因此數月來一直在中原逗。留這日聽到訊息，丐幫新任幫主王星天要和少林派爭奪武林盟主，他想其時少林寺中一定熱鬧之極，定可訪到一些兒子的消息，當下便匆匆趕到。阮星竹一直隨伴在側，一來不願和情郎分離，二來要探尋女兒阿紫，聽說少林寺不許女流入寺，當下改穿男裝，跟隨段正淳前來。

玄慈將段正淳等迎入殿中，與羣雄引見，第一個引見的便是吐蕃大輪明王鳩摩智。段正淳立時變色，抱拳道：「犬子段譽得蒙明王垂青，攜之東來，一路之上，想必多聆教誨，大有進益，段某感激不盡，這裏謝過。」鳩摩智微笑道：「不敢！」隨即正色搖頭，說道：「可惜啊可惜！」段正淳父子關心，心中砰的一跳，只道段譽遭了什麼不測，忙道：「明王此言何意？」他雖飽經變故，但日夜牽掛愛子的安危，所謂關心則亂，不由得聲音也顫了。

鳩摩智道：「小僧在天龍寶剎，得見枯榮大師，天因方丈以及令兄，個個神定氣閒，莊嚴安詳，眞乃是有道之士。鎮南王威名震於天下，卻何以舐犢情深，大有兒女之態？」段正淳定了定心情，尋思：「譽兒若已身遭不測，驚慌也已無益，倒教這番僧給小覷了。」便道：「愛惜兒女，人之常情。世人若不生兒育女，呵之護之，人種便即滅絕。吾輩俗人，如何能與明王這等四大皆空

，甚麼有德的高僧相比？」鳩摩智微微一笑，說道：「小僧初見令郎，覩他頭角崢嶸，必將光大段門，爲大理國日後的有道明君，實爲天南數十萬蒼生之福。」段正淳道：「不敢！」心想：「這賊禿好不可惡，仍是這般說話不著邊際，令我心急如焚。」

鳩摩智長嘆一聲，道：「唉，眞可惜，這位段君福澤却不厚。」他見段正淳又是臉上變色，這才微微一笑說道：「他來到中原，只到一位美貌姑娘，從此追隨於石榴裙邊，什麼雄心壯志，一古腦兒的消磨淨盡。那位姑娘到東，他便跟到東，那位姑娘到西，他便跟到西。任誰看來，都道他是一個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輕薄子弟，那不是可惜之至麼？」

只聽得嘻嘻一聲，一人笑了出來，猶如是女子的聲音。衆人向聲音來處瞧去，却是個面目猥瑣的中年漢子。原來此人便是阮星竹，她是阿朱之母，有生俱來有一副喬裝改扮的能耐，此刻扮成男子，形容舉止，無一不像，決不似編鸞四姝那般一下子便給人瞧破眞相，只是她聲音嬌嫩，却不及阿朱那般學男人說話也是唯妙唯肖。她見衆人目光向自己射來，便即粗聲粗氣的道：「段家小皇子家學淵源，將門虎子，了不起，了不起。」

段正淳到處留情之名，播於江湖，羣雄聽她說段譽和王玉燕乃是「家學淵源，將門虎子」，都不禁相顧莞爾。段正淳也是哈哈一笑，放寬了心，向鳩摩智道：「這個不肖孩子……」鳩摩智道：「並非不肖，肖得很啊，肖得緊！」段正淳知他是諷自己的風流放蕩，也不以爲忤，繼道：「不知他此刻到了何方，明王若知他的下落，便請示知。」

鳩摩智搖頭道：「段公子勘不破情關，整日作憔悴相思。小僧見到他之時，已是形銷骨立，面黃肌瘦，此刻是死是活，那也是難說得很了。」段正淳猛地想起，兒子在大理之時，愛上個鄉下姑娘木婉淸，陰錯陽差，這木姑娘竟是自己的私生女兒，此事令他心神大受挫折，倘若他現下心中所戀的仍是這個同父異母的妹子，那可大事不妙了。

段正淳正自怔忡不安，忽然一個靑年僧人上前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說道：「王爺不必掛心，我那段三弟精神煥發，身子極好。」段正淳還了一禮，心下甚奇，見他形貌打扮，只是少林寺中的一個小輩僧人，却不知如何稱段譽爲「三弟」起來，問道：「小師傅最近見過我那孩兒麼？」那靑年僧人便是虛竹，他正要述說與段譽在靈鷲宮中相遇，突然段譽的聲音在殿外響起：「爹爹，孩兒在此，你老人家身子安好！」聲音甫歇，一個人影迅捷無倫的閃進殿來，撲在段正淳的懷裏，正是段譽。他內力深厚，耳音奇佳，剛進寺門便聽到父親與虛竹的對答，當下迫不及待，展開「凌波微步」，搶了進來。

父子倆擁在一起，都是說不出的喜歡。段正淳看兒子時，見他雖然頗有風霜之色，比之在大理時已黑了許多，但神采奕奕，決不是如鳩摩智所說的什麼「形銷骨立，面黃肌瘦」。段譽回過頭來，向虛竹道：「二哥，你又做和尚了？」虛竹在佛像前跪了半天，誠心懺悔已往之非，但一見段譽，立時便想起那個「夢中姑娘」來，不由得面紅耳赤，神色甚是忸怩，又那裏敢開口向打他聽？

鳩摩智一見段譽到來，心想此人對王玉燕痴情無比，他既在此處現身，王玉燕必在左近，否則少林寺中便有天大的事端，也決難引得這個獃公子來到少室山上，而王玉燕對她表哥一往情深，也決會計不會和慕容復分手，當即從丹田中提起一口氣，說道：「慕容公子，既到少室山來，還不進寺禮佛麼？」羣雄都是一呆，心想：「原來慕容公子也到了。怎地我瞧不到半點朕兆，這番他却已知道了？」殊不知鳩摩智全憑猜測，並非眞的聽見慕容復的聲音。

不料寺門外聲息全無，過了半晌，遙遙山間的回音傳了轉來：「慕容公子，既到少室山來，還不進寺禮佛麼？」鳩摩智心中一凜，尋思：「這番可猜錯了，原來慕容復沒到少室山，否則聽到我的說話，決無不答之理！」當下仰天打了個哈哈，正想說幾句話掩飾，忽聽得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說道：「慕容公子和丁老怪惡鬥方酣，待殺了丁老怪，再來少林寺敬禮如來。」段正淳、段譽父子一聽，臉上微微變色，聽這聲音，正是「惡貫滿盈」段延慶，他父子倆都曾落在這個第一大惡人的手中，險些喪命。此番再在少林寺相逢，鬥是決計鬥他不過，就算不死，也必在天下英雄之前丟盡了顏面。

段正淳心下惴惴不安，籌思應付之策，若說脫身而避，那是最爲滑逃，一般的英名掃地，只有聽其自然，隨機應變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何蔚水和樊飛雲共赴泰山的天然谷，但在半途，被玉環島上高手所執，正在拷問間，樊飛雲趕到，得知蔚水在玉環島上的事，不禁呆若木鷄，無話可說——

第十五回　一往情深　巨浪覆囚船

樊飛雲呆了半晌，他心知這個情是難求的了，但是眼見何蔚水如此模樣，他心如刀割，又不能不强爲何蔚水求情！

他吸了一口氣，道：「二姑，三姑，事情早已成過去，你們將何姑娘放了吧。」

他的這種求情法，可以稱得上軟弱無力之極！

那兩個女子「哈哈」一笑，道：「乖姪兒，你這是什麼話？你爺爺爲了這臭丫頭，不知將我們罵了多少十百次，你却來爲她說情來了。」

樊飛雲道：「二姑，三姑，你們只當沒有遇到她，可不就行了麼？」

那兩個女子道：「可是我們却遇到她了！」

何蔚水的心中，大是焦急，樊飛雲也是一籌莫展，只是笑道：「兩位姑姑，我離開玉環島那麼多年，爺爺一定很想念我吧。」

那兩個女子互望了一眼，道：「自然。」

樊飛雲嘆了一口氣，道：「本來呢，在島上一點樂趣也沒有，我在望日宮中，雖然等於被軟禁一樣，但見到的人，聽到的事還比島上多得多，如今又出了望日宮，我是不想回去的了——」

他才講到這裏，綠衣女子倏地伸手，向他的肩頭抓了過來。

可是樊飛雲却也十分靈巧，綠衣女子才一出手，他的身子早已向後退去，綠衣女子出手雖快，但也抓了一個空，樊飛雲叫道：「你們若是硬來，我死也不回去見爺爺！」

那兩個女子面有難色，道：「雲姪，你這不是叫我們爲難麼？」

樊雲飛望着何蔚水，面上現出十分難捨的神情來。但是，他終於嘆了一口氣，道：「你們要不爲難，那也可以，只要答應我一件事，我便乖乖地跟你們回去，絕不出什麼花樣。」

那兩個女子忙道：「要放過這臭丫頭，那却是沒有商量之事。」

樊飛雲道：「若是這件事沒有商量，那我寧死也絕不會回玉環島去的。你們想想，爺爺若不知道你們曾遇到過我還好，若是他知道你們曾遇到過我，却又不帶我回去，那又會怎樣？」

樊雲飛這兩句話一出口，那兩個中年婦女，也不禁立時面上變色！

須知道樊飛雲最得玉環尊者的鍾愛，樊飛雲失踪之後，玉環尊者在洪剛的敘述之中，認出是望日宮中的人所做的手脚，曾幾次三番派人來望日宮中要人，但望日上人却一口否認。

玉環尊者爲了這件事，這兩年來，一直鬱鬱寡歡，曾聲言只要誰能使樊飛雲和他祖孫相會，那便是他最大的恩人！

這些日子來，玉環島上頻有高手前來中原，一半是爲了找何蔚水，一半也是爲了樊飛雲！

所以，當兩人先見到何蔚水，又見到了樊飛雲之際，心中實是高興之極，以爲這次回玉環島，那自是第一件大功了！

可是出乎她們兩人的意料之外，樊飛雲和何蔚水兩人，早已相識，而且樊飛雲對何蔚水還十分鍾情，以死相脅，來替何蔚水求情！

兩人心中，這時不禁爲難之極！

她們心知樊飛雲並不是在虛言恫嚇，因爲若是被玉環尊者知道她們曾遇到過樊飛雲，而不將之帶回玉環島上的話，那後果實是不堪設想！

兩人呆了半晌，才道：「雲姪，你既然如此說法，我們可以放這臭丫頭。」

樊飛雲剛才心中也十分緊强，他唯恐兩人，硬硬心腸，就是不肯放人，那自己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只得看着她們將人帶走了。

這時，他聽得兩人，居然答應，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言喻，他一聲歡呼，道：「何姑娘，你沒有事了，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他連講了兩聲「快走吧」，第一下，是催何蔚水快走，以免又生變化。可是當他講到第二下時，他便想到，何蔚水這一走，自己和她，不知何年何日，方得相見，心中不禁大是黯然，所以連語言也爲之哽塞，幾乎說不下去！

何蔚水此際，心中對樊飛雲，也不禁感激莫名，她知道樊飛雲本來就最不顧回玉環島去的，而如今識了自己，想和自己在一起，自然是更加不

願再回到玉環島上去居住的了。

可是，他卻居然爲了自己，本身背着如此的犧牲！由此可知他對自己的一片真心了！

何蔚水心中一陣激動，淚花翻騰，一時之間，竟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樊飛雲這時，正痴痴地望着何蔚水，他一見何蔚水這等情景，也知道自己的一片心意，對方已完全知道了，他不禁十分快慰。

正在兩人相對無言之際，藍衣婦人已道：「雲姪，我們雖答應放人，但是有一件事，卻是不能不辦，而且是非辦不可！」

樊飛雲吃了一驚，道：「又有什麼事？」

藍衣婦人道：「這臭丫頭在玉環島上奪走的物事，卻是不能不還！」

何蔚水忙叫道：「樊公子──」

她這裏才叫了三個字，那兩個婦人一聽，面上陡地變色，喝道：「你叫他什麼？」

何蔚水道：「我叫他──」

她仍是一句話未會講完，那兩個婦人又已轉過頭去，喝樊飛雲道：「雲姪，你竟將自己的姓氏，講給她聽了麼？」

只見樊飛雲的面色白了，像是闖了什麼天大的大禍一樣，呆了半晌，才結結巴巴道：「我……初見她時……也不知道她和玉環島還有這樣的淵源，所以便說了姓名，心想她不知我是誰，講……也無妨的。」

樊飛雲越說，面色便越是蒼白，宛若奇禍將降一樣，害怕之極！

何蔚水以前，雖也覺得玉環尊者嚴守自己姓氏的秘密，這一點十分可疑，但是卻也未會想到關係如此之重大，要不然，她也絕不會在剛才，喊出「樊公子」這三個字來了！

這時，她心知本來好端端的事情，又已起了不利自己的變化了！

只聽得那綠衣女子道：「雲姪，這可怪不得我們了，你該知道爺爺定下的規矩！」

樊飛雲尖聲叫道：「不，我要去見爺爺求情。」

綠衣婦人道：「我們的姓氏，絕不能給仇家得知，如今她已知道，說不定會洩露出去，若給仇家知道了，這個禍可闖得太大了！」

何蔚水此際，心頭忐忑亂跳，她本來還只當樊飛雲不信任自己，如今才知道不是，樊飛雲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她卻要被滅口了！

何蔚水心想，玉環島上的人，個個武功極高，居然這麼多年來，隱名埋姓，是爲了怕仇家知道他們的下落，這事情實也太奇了些。

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她當然沒有心思再去猜測玉環尊者所害怕的仇家是誰了。

她只聽得樊飛雲道：「二姑，三姑，如果何姑娘成了我們一家的自己人，那不是不怕了麼？」

樊飛雲這一句話出口，他蒼白之極的雙頰之上，竟紅了起來。

何蔚水一怔，心想樊飛雲這樣說法，那又是什麼意思？

她正在猶豫間，藍衣婦人已道：「雲姪，你可別打如意算盤了，你想想，你爺爺肯讓你娶這樣的一個野丫頭爲妻麼？」

何蔚水一聽，頓時也紅雲滿頰，她這才知道樊飛雲的意思，而事情在她出口叫了一聲「樊公子」之後，竟會演變到這種程度，那實是她在片刻之前，所絕對難以夢想得到的！

何蔚水不等樊飛雲回答，便又叫道：「樊公子，你……你你……」

她連說了三個「你」字，竟不知如何說下去才好。

樊飛雲大步地來到了何蔚水的面前，道：「二姑，你先將她放開，再退開些，我有幾句話要和何姑娘說，不想被別人聽見。」

綠衣女子面色一沉，道：「不行！」

卻不料樊飛雲手腕一翻，只聽得「颼」地一聲，他手中竟已多了一柄寒光森森的匕首，道：「若是不行，我如今就一死了之！」

樊飛雲不但這兩句話，說得斬釘截鐵，而且面上的神色，更是堅決之極！

那兩個女子吃了一驚，連忙將何蔚水鬆了開來，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一面講，一面向後連連退了開去。

她們在退開了四五十丈後，才又倏地分開，分兩面站定，防範何蔚水突然逃走。

樊飛雲直到她們兩人退開站定，才嘆了一口氣，低聲叫道：「何姑娘

！」

何蔚水知道樊飛雲心中已有了娶自己為妻的打算，給他一叫，面上更是紅得如同塗了胭脂一樣，低着頭，一聲不出。

樊飛雲情深款款地望着何蔚水，仍是低聲道：「何姑娘，你眞是一個冰晶玉潔的好姑娘，你在小酒店中大醉，我扶你出來，在林子之中，你沉睡不醒，我——」

樊飛雲講到這裏，何蔚水便已大吃了一驚，道：「你，你，你，怎麼樣。」

樊飛雲忙道：「何姑娘，你放心，我是絕不敢冒犯你的，我只不過對着你痴痴地望着，心中暗自決定，一定要娶你為妻……」

何蔚水的面上更紅，道：「荒唐，荒唐，你別再說下去了！」

樊飛雲苦笑了一下，道：「何姑娘，如今是不說也不行的了。」

何蔚水道：「為什麼？」

樊飛雲道：「你已知道了我們的姓氏，這是我們多少年來，竭力嚴守秘密的一件大事，若是給別人知道了，便是天大的禍事，照說，你性命一定難保，非被殺了滅口不可，這件事因為關係太大，連我求情也是沒有用處的！」

何蔚水聽了，只有發呆的份兒。樊飛雲又道：「何姑娘，眼前唯一的辦法，便是你和我一齊同去玉環島去，懇求爺爺准我們兩人成婚，在玉環島中居住，那麼你成了我們一家人，或者還可以免去一死！」

何蔚水心亂如麻，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樊飛雲又嘆了一口氣，道：「何姑娘，我知道你不喜歡我，我也配不上你——」

他話未曾講完，何蔚水已長嘆一聲，道：「樊公子，你別說下去了，你所說的話都不對，只是……我們相見得……太遲了些！」

樊飛雲聽了發怔，道：「那……麼，你是不答應我的辦法了？」

何蔚水本來是極有主意的人，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她卻也難以決斷，她只是苦笑，樊飛雲左右望去，見他兩個姑姑，已有不耐煩的神色。

樊飛雲忙又道：「何姑娘，不管事情如何，你且先答應和我一起同玉環島去，在半途之中，再作打算如何？你這是絕不能不答應的了！」

何蔚水聽了，只得點了點頭，道：「好，我們先這樣辦吧。」

樊飛雲嘆了一口氣，轉過頭去，叫道：「二姑，三姑，你們來。」兩人應聲而至，樊飛雲道：「何姑娘已答應和我齊赴玉環島，到了玉環島上，如何處置何姑娘，由爺爺決定，我只是感激兩位姑姑的大德，不知兩位姑姑可肯答應？」

兩人一聽，心想樊飛雲對何蔚水一往情深，已是誰都可以看得出來的事情了。自己這時若是硬要做壞人，說不定樊飛雲做出了什麼傻事來，那就後悔莫及了。

反正到了玉環島之後，一切全由玉環尊者處置，好醜全和自己無關，自己何苦一定要做壞人？

而且，如今距海邊已然不遠，一出了海，更沒有什麼逃走的機會！這個順水人情，如何不賣？

兩人俱是一樣心思，齊聲道：「雲姪，到了島上，可得你自己去哀求老爺子了！」

樊飛雲道：「這個自然，我對兩位姑姑，已是感激不盡的了！」

那兩個婦人，竟不再向何蔚水提及那兩冊異數神經和那一部魔陰火之事。可知會不會洩露他們姓氏一事，實是比任何事情來得重要！

兩人身形一分，仍是一邊一個，提定了何蔚水，樊飛雲忙叫道：「兩位姑姑！」

兩人道：「我們只是防她半路逃走，絕不會害她的，你只管放心好了！」

樊飛雲本來已決定担着天大的干係，在半途之上將何蔚水放走的。何蔚水也早已看出樊飛雲心中已有了這樣的決定。

可是他們聰明，人家卻也不笨。那兩個婦人一上來便防範得如此嚴密，令得他們只是心中叫苦，卻又沒有辦法可想。

一行四人，向海邊疾奔而去，照他們四人的腳程算來，至多一日一夜，便可以到達海邊了，而在這一日一夜之中，樊二姑和樊三姑大可押着

眠不休，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可以說一點機會也沒有。

到了第二天傍晚時分，他們四人已經可以望到大海了，夕陽餘暉，映在海面之上，竄起萬道金光，壯麗無儔。

一到了海邊，樊二姑和樊三姑兩人，便首先鬆了一口氣。因為到了海上，何蔚水逃走的機會更少，而只要將兩人帶到玉環島，她們的責任便算完畢，有功而無罪了！

但是樊飛雲和何蔚水兩人的心情，又恰好和她們相反。樊飛雲的心中，還十分矛盾，因為若是何蔚水不能在半途上逃脫，那就只有和她一起到玉環島去，他能夠長伴佳人，那自是人生一大快事。可是，樊飛雲卻又知道，何蔚水即使不致於討厭自己，也是必然不肯和自己長住在玉環島上的。與其在玉環島上，眼看佳人愁眉不展，那倒還不如何蔚水能在半路之上逃去了。

何蔚水眼看已到海邊，心中的焦切，更是難以形容，她幾次想冒險硬來，但卻都被樊飛雲使眼色止住。而何蔚水也知道，如果硬來的話，逃走的機會，可以說微乎其微，所以不曾造次。

當天晚上，月華初升，他們一行四人，已經來到了海邊上。

只見樊二姑自懷中取出了一支信香來，點火燃着，那信香冒起了一股其濃無比的綠烟來，筆也似直，向半空中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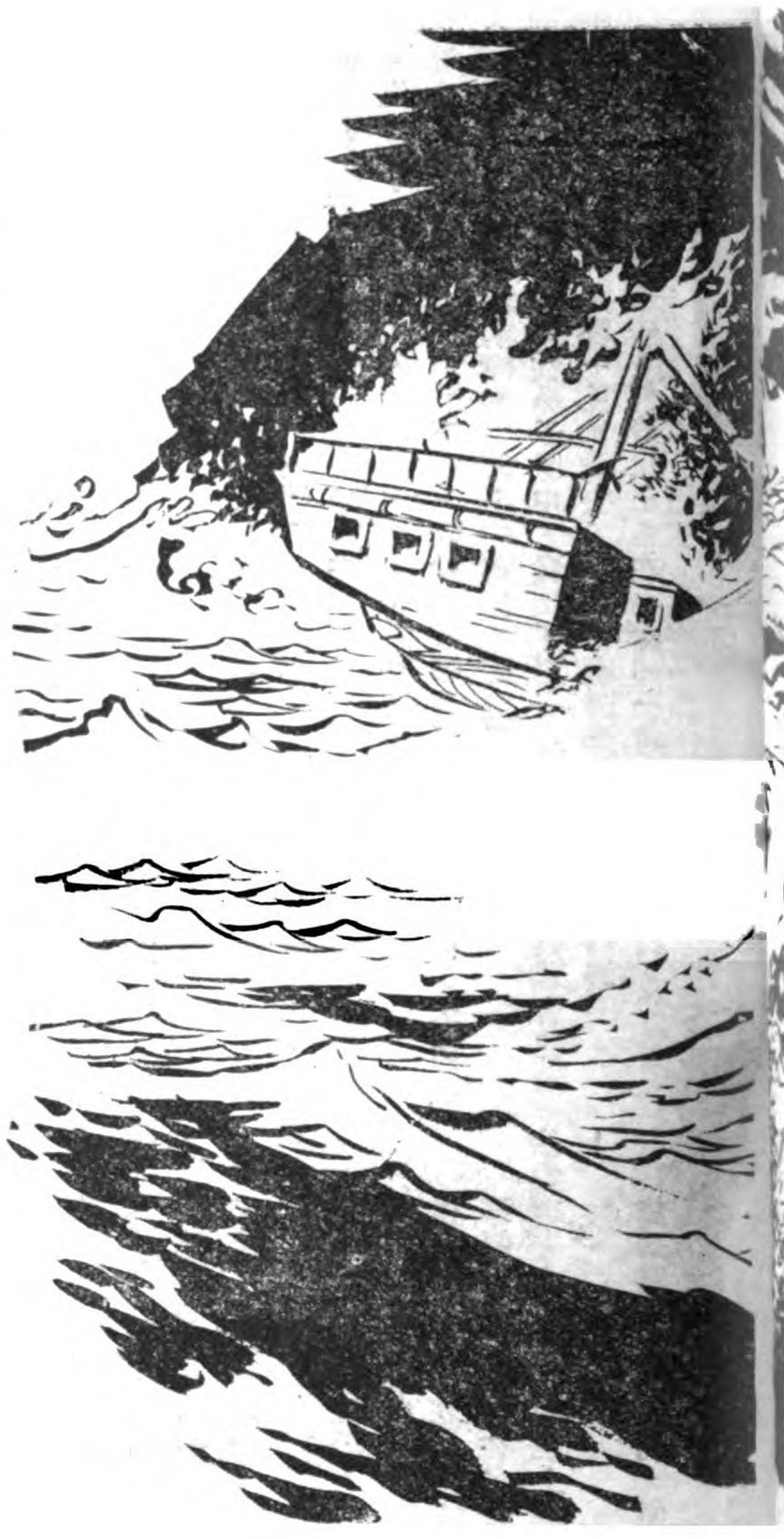
不到半個時辰，已看到遠遠地有一艘大船，向前破浪而至。

何蔚水老遠地看到了那艘大船的影子，心中便暗叫了一聲苦！

因為那艘大船，樣子奇特，她一眼便看出，那是玉環島上的船隻。那艘大船的來勢極快，轉眼之間，便可以到達岸邊，船一到，自然上船出海，那麼自己還有什麼逃走的機會？

她面色蒼白，站在岸邊，一動也不動。

玉環島的大船，被巨浪擊沉在大海之中。



樊飛雲望了她片刻，嘆了一口氣，來到了她的身邊，低聲叫道：「何姑娘！」

何蔚水呆若木鷄，一聲不出。樊飛雲道：「何姑娘，我知道你心中難過，我也沒有別的話可說了，我只是……只是希望你相信，我心中也絕不快樂。」

何蔚水一聽樊飛雲如此說法，心中又不禁大爲震動，她心想，樊飛雲對自己，倒眞的可以說得上是一片眞心！

如果自己不是相識洪剛在先，能和他共在玉環島上過日子的話，倒也不失爲神仙眷屬，當然，若是那樣的話，父親的大仇自也不能報了。

她心亂如蔴，呆了半晌，才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我相信。」

樊飛雲在講了那句話後，等待何蔚水的回答，神情十分緊張，直到何蔚水說出了「我相信」三個字，他才吁了一口氣，道：「何姑娘，那我心中就安樂了，我們雖上了船——」

他講到這裏，陡地將聲音壓得更低，道：「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你水性好，上了船之後，他們的防範必然疏忽，我還可以助你逃走的。」

何蔚水望着乘風破浪而至，越來越近的那艘大船，也低聲道：「樊公子，你既然不願回玉環島去，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大可一起逃走的。」

樊飛雲聽了，驚喜交集，好一會說不出話來，只是怔怔地望着何蔚水。

何蔚水心知樊飛雲定然是會錯了自己的意思，忙道：「我的意思是，我們逃離之後，你也可以海濶天空，到處閱歷了。」

何蔚水的這幾句話，分明是在說，即使逃得脫的話，也是各走各路，互不相干！

樊雲飛的神情，在剎時之間，又變得十分沮喪，道：「我明白了。」

何蔚水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忙又道：「樊公子，我對你……實是十分抱歉。」

樊雲飛道：「那大可不必——」

他這一句話未曾講完，只聽得不遠處，「叭」地一聲巨响，原來那艘大船，早已到了岸，已經拋下了巨錨，將船身定住。

船首之上，約有三二十大漢，一起躬身，向樊飛雲等三人行禮。

樊二姑足尖一點，飛身上船，喝道：「你們速將大船之上，所有小艇，一齊毀去！」

樊二姑這個命令，不禁令得掌船的人呆了一呆。因爲大船之上，總有十來艘小艇的，那是爲了萬一有什麼意外的時候，可以逃生，可是如今樊二姑却下令將這些小艇毀去！

大凡慣在海上生活的人，都十分迷信，當時人人都是愕然，像是有什麼不祥之兆一樣。

但是却也沒有人敢以不聽樊二姑的命令，各自答應一聲，片刻之間，

十來艘小艇，便被砸成粉碎，拋入了海中！

何蔚水自然知道，樊二姑此舉，全然是爲了對付自己，怕自己在半途逃走的，由此可知，到了大船上，她們的防範，未必疏忽！

樊三姑站在何蔚水的身後，冷冷地道：「該上船去了，你是黑鯊何天浪之女，慣在海上討生活，該知道大海無情的這句話，若是你在海上想出花樣，那實是自尋死路之舉！」

何蔚水聽得「大海無情」四字，不禁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樊三姑又道：「到了玉環島上，老爺子愛孫情切，或許會答應雲姪的請求，也說不定。你是一個絕頂聰明之人，可不要自誤了！」

何蔚水低着頭，向前走着，一句話也不說，不一會便上了船，樊飛雲緊跟在後面，樊三姑仍押着何蔚水，一直到了一個小艙之中，樊三姑伸指在艙壁之上一彈，「錚」然有聲，竟然是一個鐵艙！

樊三姑冷笑道：「船行沒有幾天，何姑娘你就暫時在這個艙中，委曲一下吧。」

何蔚水不禁面上變色，道：「艙門可是還要上鎖麼？」樊三姑道：「你可以說多此一問。」

何蔚水忙道：「那怎麼行？若是海上有什麼意外，我卻不是難以逃生。」

樊三姑語音冰冷，道：「若是海上有了什麼意外，滿船之中，誰能逃生？」

她一面說，一面身子向後退來，「砰」地一聲，將艙門關上。

那小艙只不過八尺見方，只有門上有一個小小的窗子，還裝着鐵枝，樊三姑一退出來，便見樊飛雲呆呆地站在門前。

她沉聲道：「雲姪，你有你的大艙，呆站在這裏作什麼？」

樊飛雲搖了搖頭，道：「三姑，我就在這裏陪何姑娘，直到到了玉環島。」他在講這兩句話的時候，面上的神情，極之堅決！

樊三姑望了他半晌，從鼻子眼中，發出了兩下冷笑之聲，不再理會他，逕自走了開去。樊飛雲一見她離去，便連忙湊到那小窗前，向內看去。

只見小艙中十分昏暗，何蔚水正坐在小艙的一角，一動也不動。

樊雲飛叫道：「何姑娘，何姑娘，我在艙外陪你，你不必難過，」

何蔚水抬起頭來，雖在昏暗之中，也可以看出她的面色，白得可怕，她並不向樊雲飛看來，只是低聲道：「我們是沒有逃走的希望了！」

樊飛雲一低頭，向那鎖門的鎖看去，只見鐵條有兒臂粗細，用力扭了一扭，一動也不動，他也無可奈何，只得道：「何姑娘，如今只好等到了島上再說了。」

何蔚水心中難過之極，她明知樊飛雲是一片好心，可是在她自己，心情如此惡劣的情形之下，他也不想去回答樊雲飛。

樊飛雲說了許多話，何蔚水只是不出聲，他嘆了幾聲，在門口坐了下來。

這時候，大船早已揚帆出海了。

樊飛雲抬頭一看，只見樊二姑就坐在他前面不遠的甲板上，顯然是在監視着他。他向旁望去，月光照在海面之上，銀光蕩漾，美麗之極，大船船頭，浪花四濺，去勢極快，看來天氣十分好，一路之上，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的了。

樊飛雲心頭悶鬱，倚門而坐，不一會，竟朦朧地睡了過去。

他自己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之間，被一種難以形容的巨響所驚醒。

樊飛雲陡地吃了一驚，只聽得在那種巨響之中，還夾雜着衆人的呼喝聲，以及他二姑、三姑高聲呼叫「雲姪」之聲。

樊飛雲心知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非常的變故，他連忙睜開眼來，眼前卻一片漆黑，他又站起身來，怎知身子卻站不穩，陡地向旁一側，幾乎跌倒。

他伸手扶住了艙門，突然之間，又是「轟」地一聲響，在黑暗之中，只見像是有無數怪物，口噴白沫，向前湧了過來一樣。

但是樊飛雲卻立即知道，那不是什麼怪物，而是一個巨浪！

那個巨浪恰好撞在大船的左舷之上，撞散了開來，海水帶着勁疾之極的力道，一起向大船之上洒了過來，來勢之快，實是使人絕無躲避的可能！

樊飛雲在剎時之間，便已全身濕透！

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倒是無暇去顧及自己的身子是乾是濕了！

因為，他已經完全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在他醉睡之前，如此美麗，如此平靜的大海，現在已變了！

大海已變得洶湧翻騰，一個接一個的巨浪，可以吞噬任何在海面上飄浮的東西！

樊飛雲一伸手，抹去了臉上的海水，對着那小艙的艙門大叫道：「何姑娘！何姑娘！」

在巨浪的呼嘯中，他的聲音，聽來顯得十分之微弱，但是他還可以聽得出，在小艙之內，何蔚水也在急叫：「快放我出來。」

樊飛雲吸了一口氣，道：「你不要急，我去——」

他這一句話未曾講完，背頂一緊，已被人抓住。樊飛雲連忙回過頭來，只見身後正是樊二姑，樊二姑頭髮披散，神色慌張，叫道：「雲侄，大海突起巨浪，快回轉來，遲了可來不及了。」

樊飛雲大叫道：「二姑，快救何姑娘！」

樊二姑拉了樊飛雲就走，道：「誰還管她，你快跟我來！」

樊飛雲如何肯捨却何蔚水，身子向後一坐，道：「你去吧，我來開門。」

樊二姑用力一拉，樊飛雲那裏敵得過她的力道，被她拉得一個踉蹌，向前跌了出去。也就在這時，又是一個巨浪打了上來。

剛才那一個巨浪，是打在左舷之上，聲勢已然如此之大，這次，那個巨浪，卻是齊齊正正打在船上。

一時之間，只聽得轟然巨響過處，甲板上所有的東西，盡皆四下飛濺了開去。滿天浪花爆散，一時間，什麼都看不見了。

樊飛雲只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自己的腰際，重重地撞了一下，幾乎昏了過去，而樊二姑抓住他的手，也已經鬆了開去。船身搖擺，樊飛雲的身子，猛地向旁跌了出去。

樊飛雲心知，這一跌，若是跌到了大海之中的話，那是一定沒有命的了？

他一面身不由主地向旁跌去，一面雙手亂舞，希望抓到一樣什麼東西來穩住身形，可是卻什麼也抓不到，他正在焦急之間，突然覺出自己撞倒了一個人，他連忙一翻手間，恰好和那人的手兒相握。

這時候，海水像是傾翻一樣潑了下來，他也根本沒有辦法回頭相詢那是什麼人。

直到那一個巨浪過去，船身突然下沉，四面海水壁立，船上卻又沒有浪花之際，他才看清，自己竟已跌進了那個小艙之中，他所抓住的正是何蔚水！

兩人互望着，一時之間，猶如在做夢一樣！

樊飛雲心知，那一定是剛才那一個巨浪的力量，將小艙的門撞開，而他自己，也恰好跌進了小艙之中！

何蔚水吐出了口中的海水，大叫道：「快，我們快抱住木板，跳下海去，在船上太危險了！」兩人手拉着手，衝出了小艙。

他們才一衝出，已看到四面八方，如同峭壁也似的海水，正向下壓來，何蔚水一抄手，抱住了一大塊甲板，樊飛雲忙也將那塊木板緊緊抱住。

樊飛雲還想講什麼話的，可是他一抱住了木板，海水便已迎頭壓到！

刹時之間，兩人只覺得什麼也看不見，耳際只是轟轟轟亂響，身子陡上陡下，也不知大船的命運如何，更不知身在何處。

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才又覺得身子輕了一輕，耳際轟轟發發之聲大作，總算已可以喘一口氣。兩人心知已升出了海面，一齊睜開眼來。

只見海面之上，仍是狂濤洶湧，但已不如剛才那麼厲害了。

而那艘大船，這時卻已蹤影不見，不知到了何處，海面之上，除了他們兩人以外，也不見有第三個人。

他們兩人互望了一眼，只見又有巨浪湧了過來，兩人在浪中翻滾浮沉，因為他們所抱的那塊木板又厚又大，所以他們始終得以不沉。

一直到天亮，天色灰濛濛地，十分陰沉，兩人也實已筋疲力盡，浪頭才漸漸地小了下來，他們伏在木板上，喘了好幾口氣，何蔚水才有氣無力地道：「我們總算逃出來了。」

樊飛雲四面看去，天色是灰沉沉地，海水也顯得暗沉，目力所及，全是噴着白花的海水，哪裏有絲毫陸地？

—未完—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維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維也先生重新予以釐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册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册，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册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可也

滋髮素

植物油

用法簡
功效速

每日搽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原来黑色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各大公司葯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西班牙出品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皐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八〇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